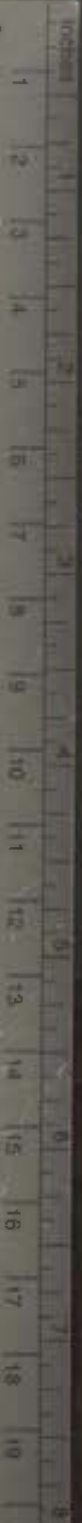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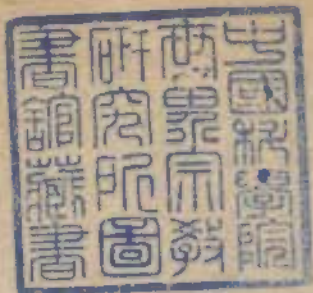
管子



Centimeter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管子卷第九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蘆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王

朱養純元一

參訂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霸形第二十二 陳霸言 之形容

內言五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

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

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

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

本長春評都

虛言虛事為

天各張華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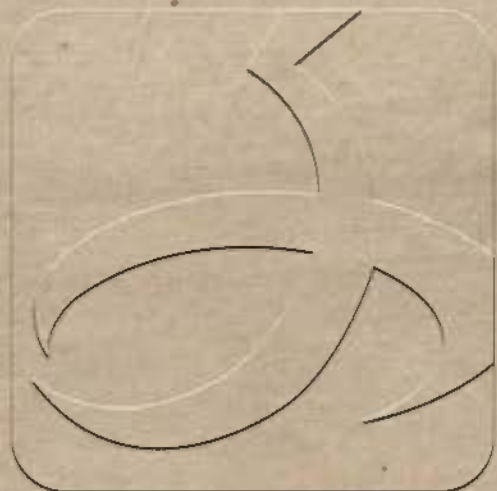
雄曠如出粉

自殘下高先

生為之耶

張衡評文極

簡古前後結





稱最嚴密而  
熟慮復處往  
律得趣  
朱長春評散  
散欽次如不  
開應中開應  
深秦之妙

沈萬新評行  
政化民之惡  
則本傷

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  
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為然。盍  
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何不陳當言。令寡人有所歸向。寡人之有仲  
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  
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言何  
傷而揚以自度。得至。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  
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  
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  
稅歛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

稱戰評厲  
古人重其事  
也

朱長春評散  
以行不救  
以是弄諸臣

時公輕其稅歛。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  
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  
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不敢專擅。自發  
廟。告先君。而後行。所謂以神道設教者也。於是命百官有司。削方墨筆。謂版牘也。凡此欲書其所定令也。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  
吏。因朝廟而定。使稅者百一。鍾。假令百石而取一鍾。孤幼不刑。  
澤梁時縱。放人人不設禁。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書謂錄其名籍  
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  
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



諸如... 語以... 如... 范... 見一... 略相當

體初胸稱疾。初猶摩也。目摩其胸。若有所痛患也。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今之縣鍾磬之椽。于元反。椽，所以嚴飾之。陳歌舞竿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荀虞之間，管子從至大鍾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

樂水心評危

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鍾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脫，出游也。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縣。伐，謂斫也。併，併除也。宮中虛無人，不令人掌守之。桓公曰：寡人以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國，將為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為是故慶之。臣聞之諸侯爭於疆者，勿

張棟訂法古 夫公多用此

管子 卷九 三 七 齊威反



朱養純評定  
居行令計書  
書

與分於疆。若救三國。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既失

國當定其居處也。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

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

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

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

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

縵。鳥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

諸侯。以縵。鳥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

楚人攻宋。鄭燒。燔。燬。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

楊慎評定  
雌雄有文  
文在宥字

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失男女之偶。居

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

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堤而壅塞之。故水不得東流。兩川蓋雌泮也。東山之西。水深滅

坳。坳。收。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

思人衆兵彊。能害已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於

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

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既以

臣為明賢。誰能為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馬

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

朱長春評詞  
如綺敘事之  
巧然要知可  
為著書不可  
為史二種  
自兩家一國  
體一詞體故  
孟堅贊史記  
曰其文直其  
事核



揚真評一篇  
之事智定于  
不救更定于  
不交桓幾中  
折于楚而仲  
持之所謂鴻  
圖者也

宋長春評全  
述前語默回  
文如此

宋長春評文  
奇事亦奇因  
其文武而文  
武用之所謂  
太上貴因陰  
陽轉移仲氏  
之所以臣伯  
也  
朱長春評名  
陵之師兩君  
無過也安所  
以又安所

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拂違也。若不報善。之。是違於道也。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燔。燬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堦。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以寶幣賂齊而齊自服。故曰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

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與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冬會。日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與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為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



又安詩宋鄭  
安有百代之

博平

楊慎評或云

發其夾寒或

云即夾字而

易其用筆間

如畫

張裕評是鴻

鷗南北往來

光景

朱長春評一

冷語應「作

結光泰史記

外無此體

取其雖百代而

無敢毀者也

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

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

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汝山

水所

從出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

南自伐秦而遂存晉於

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

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鍾磬而復

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朱長春評存三亡國在齊桓之始年未足誦天下

以力又未敢毒天下以兵又未有為結天下以心

計唯德始而乃後正不德可故偃甲遵晦而捐封

以義然義士猶非之揆初末而誅意一統政而無

專封爾有是乎佯疾不救敗而後起將我故與亡

之而假存之天下其誰不解體九合奚行鞭長不

及大武不遠五伯會盟之後諸侯屬也

也木盟之先各守其郊主其國鄉隣之不宮而被

髮之救惑也當其任為義非任為爭義天下服其

德爭天下疑其利已則不競而競于人一歎不振

矣故不救是也兵出萬全也謂不救以神人之禍

霸言第二十三

謂此言足

以成霸道

則地義

內言六

謂美教化

移風俗

化人易代

汝音岷

岷山江

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

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鍾磬而復

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朱長春評存三亡國在齊桓之始年未足誦天下

以力又未敢毒天下以兵又未有為結天下以心

計唯德始而乃後正不德可故偃甲遵晦而捐封

以義然義士猶非之揆初末而誅意一統政而無

專封爾有是乎佯疾不救敗而後起將我故與亡

之而假存之天下其誰不解體九合奚行鞭長不

及大武不遠五伯會盟之後諸侯屬也

也木盟之先各守其郊主其國鄉隣之不宮而被

髮之救惑也當其任為義非任為爭義天下服其

德爭天下疑其利已則不競而競于人一歎不振

矣故不救是也兵出萬全也謂不救以神人之禍

又自利各吾不敢信險穽安忍之尤何用日正而

不譎如其在如其仁夫管子士議之所借尊也將

及以尊之為柴之則此類是也

謂此言足

以成霸道

則地義

花齋藏板

花齋藏板

花齋藏板

花齋藏板

花齋藏板

花齋藏板

花齋藏板

花齋藏板

花齋藏板

花齋藏板

花齋藏板

花齋藏板

花齋藏板

花齋藏板

花齋藏板

花齋藏板

花齋藏板

花齋藏板

花齋藏板

花齋藏板

花齋藏板

花齋藏板



曾參評錯綜

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并亂所以暴王殘之。僂其罪。總其威權

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其王之凶暴者。則殘滅之。於國戮其首罪。卑其爵列。

維持其人。夫豐國之謂霸。但自豐其國者。霸也。兼正之國之謂王。

兼能正他國者王。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大能王天下者。必有獨見之明。羣物之所不違。若彼德與我共。彼道與我同。則不取而且

不夫爭天下者以威易暴王之常也。若以兵威易士。夫爭天下者以威易暴王之常也。彼危亂此固

暴王之常也。非君人者有道。有常道也。霸王者有時。其時

然後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我修而彼暴。可以取亂侮亡。故

曰資也。夫國之存也。鄰國有焉。維存而國小弱。必事鄰國以爲安。故曰鄰國有

馬 禍出評中 瑞劫卷紅 漸可以發 父之矣 張謀評有事 爲聖王之利 從百口然

國之亾也。鄰國有焉。因其亾而取之。鄰國有事。鄰國得焉。鄰國有征伐之事。因而收績。故鄰國得焉。鄰國有事。鄰國亡焉。或有征伐而多獲。遂亾鄰國。

天下有事。則聖王利也。必有非常之事。然亾鄰國。

國危則聖人知矣。懷獨見之明。故先知。夫先王所以王者。資鄰國之舉不當也。外事皆當。則我無因爲功。舉而不當。此鄰敵之所

以得意也。不當所以資我。故得意也。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諸侯懷德而歸。欲求無權其可得乎。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

所謂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所謂以蠶之。然後能用之。必始與之。有所誦。有所信。所謂以求伸也。然後能用天下之權。

夫兵幸於權。權幸於地。能用天下之權。故夫兵幸於權。權幸於地。革

管子 卷之七 七



場慎評下而王之鈞而臣之哀侯謂此可以寒心

趙用賢評以我明威之振經伐人者可合天下之權而恩之也

在於有權。權從在。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人惟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眾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鈞天下之眾。而臣之。既王有地。均分其祿。用此以引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均分地可以臣彼。地自利彼。於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於我何貪。此其大計也。明威之振。刑天下之人。還用天下之財。於我無所減也。合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合天下之權。皆今在

流結垣言以禮刑賞以恩人之行

德法徵

已。權總則德遂。德遂則親成也。親成遂德之行。猶以成德之行也。如此者。百遂親之。所謂親有德也。以姦佞之罪。刑天下之心。所謂懲一而勸百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明天下所欲。而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賞加一人。而天下勤。罰加一人。而天下畏。故夫先王取天下也。術非曰。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先王取天下也。術非則無以取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可以取天下。非天下也。故曰大德。然術之所歸。在於令物得利也。春。德無以權術。術以運布其德者。孟子曰。德慧術知。舍其元元。襲其詭說。舍人之所往。佩人之所跡。徂未有不死于詐。人未有不死于術也。國將不保。何以取天下。故曰。物利之謂也。以利物而我無分。利盡天下而人不爭。所云以欲從人。皆得。以人從欲。罔濟也。是以

六



湯與平自此  
至遠無不  
皆情大意不  
事而欲能  
情至之誠既  
去而動能制  
天下之勢

湯與平教誨  
皆聖人之有  
幾幾乎易也  
天下無後而  
可以取事故  
主伯同爭平  
此而出儲前  
味然之

通用賢評聖  
人將動先知  
其安危老愚  
人則至危之  
時方改其其  
可言之言

術曰德。德曰大。不  
大之德。終歸于術。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竝至者神  
聖也。神聖則多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明聖則  
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賞  
樂玩也。春通曰使國壽。皆夫一言而壽國。用其言故壽也  
不聽而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輕者  
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夫主不然輕與人政而  
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與人王重宮門之營而輕  
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  
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謂獨斷可以自營而即旋

故曰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

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之

近火方知熱。履冰乃知寒。故曰畏明也。聖人之憎惡

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知心。智之姦謀。故憎惡

外也。春演畏微。畏明。憎內。憎外。老氏之旨也。伯家引

其緒。經政。聖人獨藏其精。以治身。身治。故靜而正之

天下弗知也。而常善救物。善救人。精緒自人而觀。爾

聖人何分哉。尸居而龍見。從容而炊。累不出戶。而一

下知矣。是以名法之治。勞帝王之治。逸勤術知之用。  
一抱蜀之守。所由與神情異也。故曰畏曰。中庸之  
戒懼耶。易之乾惕耶。戒而發中。揚。聖人將動必知。愚  
而躍淵神哉。無為而無不為矣。聖人將動必知。愚  
人至危易辭。聖人之動必聞知。愚者至危。不知禍之  
也。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聖人能因時來輔成其事。



討之暴則無智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湯武之功

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懼其備

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而舉舉兵絕堅

而攻國其兵超絕而又堅利故能破大而制地大本

而小標標末也本大而末小則難崩春通大本小標

中國為天下相也而攻遠所全之地近故能攻遠而有

以大牽小以彊使弱以眾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

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明王為天

下正理春通正也修正理而動故能按彊助弱也

朱齊純評  
備守時得要  
領天

至長春評國  
非其國六下  
文體錯落  
花可法

圍暴止貪存亾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德義如此

故為天下所載諸侯之所與也與親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

下王之天下樂推以為王知蓋天下繼最一世其繼敗續亡能成天下之

功材振四海王之佐也千乘之國得其守諸侯可得

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失其守國非其國

也天下皆理已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令皆從霸者之令

已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險已獨易易平易不牢固謂無守禦

之備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亾國之徵也夫國大而政

小者國從其政小政賊國故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







趙用賢評捕  
專也君不能  
專命則國不  
聽也  
楊慎評捕  
也曲禮曰毋  
捕飯不可打  
而沙不可黏  
入心豈以哉  
在乎主者次  
國之

理也。凡此所謂兩權。夫令不高不行。不搏不聽。搏聚也。君  
命不高。不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化之而理。桀紂之人。非  
生而亂也。效之而亂。故理亂在土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  
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  
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  
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霸王之形。說霸王之形容。德義勝之  
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之。動作勝之。故王之。此有  
五勝。故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  
疆國之權。以其勢弱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此

周元會評王  
霸者有所藉

楊慎評心不  
至則為霸也

疆重。昔國之盈盛者也。然盛者有時而衰。盈者有時  
而息。故因其衰息之勢。大者小之。疆者弱之。重者輕  
之。疆國眾。合疆以攻弱。以圖霸。謂時疆國眾多。吾疆  
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謂時疆國既少。我則合眾  
者可以疆國眾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非言王疆  
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非施霸夫神聖視天  
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疆國  
眾。先舉者危。後舉者利。疆國眾。先舉必為疆國少。先  
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眾。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  
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心雖方直。未為其最。列不讓賢。



善牛為則會  
存臣主微至  
微又曰後言  
方心而已又  
不必言其在  
乎聖焉則前  
如明而非明  
誰可參究

何俊良說天  
地入在人善  
則

雖列爵位。賢不齒弟擇眾。雖稱為賢。無優劣齒。是貪  
不讓賢俊。賢不齒弟擇眾。又非選眾而舉也。是貪  
大物也。大物謂大寶之位。有此數者。是定。是以王之  
形大也。不可以小數待。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  
以爭天。其立之也。以整齊。其理之也。以平  
下也。其立之也。以整齊。其理之也。以平  
易。平而易之。立政出令。用人道。政令須。施爵祿。用地  
道。而無私。舉大事。用天道。心應天時。然後。是故先王  
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大過  
者。四封之內。以正使之。則人無怨。諸侯之會。以權致  
之。以權致之。則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則自服。遠

葉水心評文  
武兼三

贈用賢評制  
節諸事大同  
受其法令

而不聽者。以刑危之。與師以一而伐之。武也。守一不  
伐之。此服而舍之。文也。既服舍之。綏之。文武具滿德  
也。唯文武諸功。夫輕重疆弱之形。諸侯合則疆孤。則  
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疆最一伐。而天下  
共之。國必弱矣。疆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  
疆。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制度合。其失之也。以離疆。離  
則乖節者也。故失春通。夫國小大有謀。疆弱有形。服  
不附大也。下折節應。夫國小大有謀。疆弱有形。服  
近而疆遠。請用疆兵。威遠。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  
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蠻夷  
負海以為固。故曰負海。

管子  
卷九  
十三



沈鼎評之  
功名者飛作  
難達易故下  
曰相刑量力  
即時

中國之形也。折節事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違時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言無有。常先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者也。夫欲臣伐君。以臣伐君。若湯武之於桀紂也。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謂當兼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下事。動王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其用師必相形而知可。謂相其亂量力而知攻。攻得加於暴亂。相形而知可。凶之形。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取地。故善攻者。料眾以攻眾。量我眾寡。可敵彼眾。然後攻。餘做此。料食

朱氏純評得  
大原自有數

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眾攻眾眾存不攻。彼眾存則我不能以之故。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知其實。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夫搏國不在敦古。在於合今。時理世不在善攻。在於霸王不在成曲。在於全體。夫舉夫而國危。刑過而權倒。刑罰過理錯。謀易而禍反。禍必反求。計得而彊信。音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數信。夫爭彊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先此三爭。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則喜謀。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刑得則重。刑失則輕。令兵一進

管子  
卷九  
十四



正詳謀刑  
權三者關係  
國勢極重

一。退者。權也。權重則進。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權輕則退。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疆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君可弱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而利之。春通得者。陳失者。田。此鄰國之所不親也。兵攻所憎之國。而以。攻得為利。德義不施。鄰國必然。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疆。其威權既動。移而不親。實少為人所歸。如此但。擅破一國。疆在後世者。主。今。疆而已。不能至霸王也。擅破一國。疆在鄰國者。臣。既。專破一國。常守其疆。傳。擅破一國。疆在鄰國者。臣。既。之後世。如此者。王也。

一國不能守疆。令鄰國得之。如此者。亡也。  
春通范雎謂遠攻齊。夫差之爭中原。

問第二十四

謂為國所當察問者

內言七

趙用賢評此  
篇又法出於  
而不窮真天  
下之奇也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所問之事。必。爵授有德。則大臣。有能。然後得。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昔當其罪。故人。不交相訟。春通易。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宗廟。各得其正。則。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則君親令不。人知所宗。舉知人急。則眾不亂。春通知小人之依。念下。不怨。故。舉知人急。則眾不亂。民之咨。盡悉。痲。而善。

上下和。上帥其士。所為者。皆人。授事以能。則人上功。

有能。然後得。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昔當其罪。故人。不交相訟。春通易。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宗廟。各得其正。則。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則君親令不。人知所宗。舉知人急。則眾不亂。民之咨。盡悉。痲。而善。

不交相訟。春通易。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宗廟。各得其正。則。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則君親令不。人知所宗。舉知人急。則眾不亂。民之咨。盡悉。痲。而善。

各得其正。則。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則君親令不。人知所宗。舉知人急。則眾不亂。民之咨。盡悉。痲。而善。

人知所宗。舉知人急。則眾不亂。民之咨。盡悉。痲。而善。

舉知人急。則眾不亂。民之咨。盡悉。痲。而善。



收之。眾無急。安得行此道也。急謂困難也。舉困難之  
此句行此屬下。行此道也。事以示人則人不復行  
道。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國有常經。則

楊慎評大小  
一說求音者  
宜伐洪鍾定  
律者先辨一  
家

所歸。如此者。然後問事。事先大功。先問大功。則勞臣悅。政自小  
始。為政先小。從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未  
則給與之。死事孤。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其知  
則死王事之子孫。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其知  
數。則預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寡謂其妻。餘廩言  
有所準。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欲知其材之  
廩。粟粟。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欲知其材之  
之屬。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問何州里。欲知  
官。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其風俗所好尚。今吏  
亦何以明之矣。問吏所明。欲知其優賞厚薄。問刑論有常以行不

郭正域評何  
身數換文法  
可謂落平奇

可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罪既論決。國有常經  
改易者也。今乃久。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  
留其事。將如之何。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  
事之稽也。何待。官都謂摠攝諸司者也。五官既各有  
而不行。將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  
何待乎。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  
當有所。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棄人謂有過不  
廩餼。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齒投之。四裔者  
也。問知其族。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  
欲有所收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  
謂善營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人不能自存。問邑之  
良家。全活之。知其所養之數。欲有所復除也。問邑之  
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債而食。謂從富者出息。以供  
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

楊慎評問家  
即問養問族



即問收復  
幾于王

亦養和評以  
供就田七  
折一者

沈氏新評又  
及承吏無告  
外人可謂家  
尚無遺

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而別或從公族。當有所收恤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以貧故從昆弟以求養者。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與之從者各有幾家也。其稅者。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出離謂父母。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不使謂不用。等當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既不耕。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于外者幾何人。貧。

士之受責春通古於大夫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被

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居官

文書身任士職。輒以家官承吏。春通承吏吏也。無田

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承吏謂攝官無

官大夫者幾何人。羣臣自有位事。外人來游在大夫

之家者幾何人。外人謂鄉子弟力田為人率者幾何

人。既自力田。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

田弋獵者幾何人。既無上事。乃率子男女不整齊亂

鄉子弟者有乎。謂不以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



張暭評男女  
所出亦開國

何家別券謂分契也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伏利謂貨利隱蔽不見若銅銀山及溝瀆可決而灌漑者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人之為害者害何物績技物事也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技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操女工之事問國所門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不農作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率家馬言直有馬問家車者幾何乘。率家車言直有車問配以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師眾在百姓者幾成乘。

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

之。幾察也君必察知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

處藏。器物遇雨不藏必致腐敗故當有藏處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

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官吏國豪有急難可令之先後者當知其數相導前

後日先後。詩曰。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

得未為福也。必合於時義然後為福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

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其教人及選人者問以何事欲知其勤且

觀其材。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之職者問其官位

及執事并建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

宋長泰評國  
之大事曰戎  
故申嚴之亦  
長為運律于  
禮不待不錯  
綜示變古文

書然  
尚教同其矣



朱養和評教  
于個幾何字  
語錯落而法  
變幻首尾自  
成結構

沈鼎新評禮  
地親但親地

何俊良評萬  
人紀于市而  
人各營其所  
生

許正評曰盡  
地職則市不  
離地

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者遂封表以示之問知  
是何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阨關深防溝以益人  
物也。牆閉謂築牆有所遮閉雖通路而  
之地守者何所也。為防寇者絕塞之阨關空之處亦  
常絕之凡此守地者所以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  
省其功費故曰益地守。  
矣。

制地。春通地市開三令君所申布於三官關於執禁  
政也故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為首。此言故言曰法地  
以為政故曰君臣之禮。地有高下君  
地德為首。臣之禮也父子之親。高地  
下地上承父子之親也春通上勞心而食下勞力而  
養父有恒產子有世業是君臣父子覆育之道一出

于覆育萬人

百貨出於地人得以

官府之藏彊兵保

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

四極謂國之四鄰也自官

取之地

凡此皆因地而成

而市者天地之財具也

天

地之財不登山不入海於市

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

和謂交易也萬人

因市交易而得利

正是道也

言市正合民荒無苛

人盡地之職一保其國

欲理荒人無得苛虐但使盡

春通民荒無苛句言地

市之道盡雖各主異位毋使

讒人亂普而德營

九軍之親

自君以下其位既異

交亂普廢其德如此則九事之親自營也春通亂為  
旬屬讒人普而德營句言其德普及而人得營生則



三開新評閱  
民不離市而  
悔有以來遠  
入財利之門  
更不塞

九軍之人。關者諸侯之陬隧也。謂陬隅之道也。而外財之門

戶也。他國之財。因之而入。萬人之道行也。謂因此出。明道以重告

之。當明道路之令。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關。謂行商。征於市。謂行商。征於

市者勿征於關。謂坐車。虛車勿索。索虛車。益徒負勿

入。徒負貨。既寡。故勿令入其位。以來遠人。關征如此。可十六道同

齊國凡有十六道。皆置關。並同此令。身外事謹則聽其名。謂出入於關

既謹而從令。皆當聽其名之虛偽也。視其名。視其色。既知其名。又須是

其事稽其德。既知其色。又須是正。以觀其外。德。既知其

其外。以則無敦於權人。以困貌德。敦。猶厚也。校察如

本意純言五  
來開邊之通  
皆由不以順  
結即日無四  
極行法官則  
制度亦無用  
矣故問終之

以成其厚。校察行。則國厚。姦非因而不生。故曰以風  
貌德。春通言外事既謹。而各色事德各察之。以觀外。  
則權詐之人。無所行其敦。而須德者不足。困我也。蓋  
詰好者。必使須厚心險。無所行而國乃不惑。豈曰異  
言異服。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凡此掌行者之職。問

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邊人失信

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敦厚而和。可以構結四國。四

貌德春通四國邊竟。彼一此。至易生累。女能使同

心和德。唯厚和結之。以順其外。不至開邊患足矣。此  
謂貌德。故曰疆場之事。后鄉四極。既結四國。然後向

慎守其一。以備不虞。令守法之官。日行。又令守法之官。日度必明失經常

其巡行之時。必明其制度。無得失於經常。春通制地  
合。上問為一篇。以地市關三者。大而煩。故以君日申



而節之有不如制三官之罪也。飭之節以問之也。至邊則疆場慎守。有常禁矣。故直曰問於邊吏。此問政與上諸

問合應。

朱長春評。疊下六十問。轉折陸離。為滑稽戲耶。以為天下之至奇。亦天下之至無奇也。廢一於宮。廢一於室。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此其廢耶。非耶。將一宮耶。禪家三十二相。只一佛。五十三參。都見佛更。能現非佛否。

詳失第二十五

熯而悅反

管子卷第九終

管子卷第十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參評

盧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戒第二十六 戒桓公 丙言九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必有所濟。猶軸之轉。南至瑯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載斛石。南至瑯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

春游而南行。故司馬正令之為先。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木者。春通不木。春從不足於耕稼者。原省助之。春種

朱長春評戒多猶道而定之務故家于霸言而以戒名所謂道微中精要似發金區之秘武貴帝以來道



流遺文可入  
經言

姚信評駁洞  
澗考流澌澌

為本。秋穫為利。今田謂之游。原察也。農事不依。秋出  
 家諺。下工用木是也。謂之游。本務當原察之。  
 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秋謂西成。尚有不足者。當補之。夫師行而糧  
 食其民者謂之亾。師行無成功。空費糧食。如此者必亾。從樂而不反者  
 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亾之行於身。桓  
 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謂其法可寶也。管仲復於桓公曰無  
 翼而飛者聲也。出言門庭千里必飛。無根而固者情也。  
 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無方而富者生也。生全則  
 知其情也。故曰無根而固。無方而富也。莫知生所在。萬方輻  
 湊。生盡則鴻毛不振。故曰無方而富也。莫知生所在。故曰無方也。秦通搖性者情。復性者情。故無根而固  
 未生之前無。既生之後有。有與無不相離也。故無方  
 而富。惟無乃富耳。此下三段皆道之宗。養生修命之

張衡評公亦  
固情一句收  
上三句法人

元。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言當固物情謹聲殺。此

謂道之榮。謂此三者順道而光榮。春通丙固情復性

可尊而道乃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若順管仲復於

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萬事萬行非身不舉。故曰任重塗之畏者

莫如口。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故可畏也。期而遠者莫如年。期願實寡

故曰遠期也。春通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身也。惟口以

起羞。出好與我口也。無疆之恤亦無疆之休。年也。以

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

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  
 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

楊慎評此三  
句與無翼三  
句亦相  
合味之有榮  
華  
玉簡云仙有  
製製非獨以  
夫字法難  
也故至人固  
之又固仲豈  
有道秘而始  
以分極其餘



耶  
楊慎評生從  
無方句生來

朱長春評謂  
以靜之俗清  
安以久之徐  
生是靜然定  
生此句抱上

何良俊評換  
併上下財賤

管子

卷十

花齋藏板

也。非禮勿視聽。故曰當物春通生之養。養形也。變而

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所以養御正六氣之變。

所以循其變也。六氣即好惡喜怒哀樂。春通生之養。養形也。變而

道六氣。天之正氣。人之六氣。必以正順天。禁止聲色

之淫。其所以成邪行。凶乎體違言不存口。體無邪行。靜

然定生聖也。欲靜則生定。仁從中出。義從外作。心自

故曰中出。義因事斷。故曰外作。春通。仁故不以天下

為利。義故不以天下為名。若以天下為名。仁故不代

王。不以道輔君。而代義。故七十而致政。老而不致政

也。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物謂名。道德

便新目

當身故不以物惑

身苟有道德豈名利之物能惑哉

是故身在草茅

之中而無懾意

道德為量何懼之有

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

器神

儻才。何如此而後可以為天下王。所以謂德者不動

而疾。德必真通。故不相告而知。不出戶牖。不為而成

無為而。不召而至。是德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故天

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天常無為。故曰不動。然四

也。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君亦常無為。故曰不

成也。故萬物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故曰不動。然

四股耳目自心使。萬寡交多。親謂之知人。故能交寡

物莫不得其情也。

沈氏新評不  
動者無為之  
宗

管子

卷十

三

花齋藏板



郭正域評意  
作厚右儼

揚慎評交成  
者天下之慶  
忠信者交成  
之慶天下有  
賀得信友者  
不讀管或乎  
曾彥評七康  
以後按希似

孔穎達愚勞  
飢死而上逆  
施雖忠言何

而親寡事成功謂之知用。以其知用故能聞一言以

貫萬物。謂之知道。以其知道故能聞多言而不當不

如其寡也。故曰狗不以善吠為博學而不自反必有

邪心。博學而不反修於其身。孝弟者仁之祖也。仁從孝

忠信者交之慶也。有忠信之心故內不考孝弟

外不正忠信言不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亾其

身者也。四經謂詩書禮樂。既無孝弟忠信空使四桓

公明日弋在廩。廩所以盛米粟禽鳥或管仲隰甥朝

公望二子施弓脫鈇。鈇所以而迎之曰今夫鴻鵠春

井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

下乎。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之憂也。二子

為羽翼所桓公再言二子不對桓公曰孤既言矣二

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天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

患飢而上重斂焉人患死而上吾刑焉如此而又近

有色。親治而遠有德。疎賢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

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不飛雖羽翼無益不濟雖舟

日其將桓公蹙然遂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苦

若君何。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

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

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

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

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



楊士享詳相  
公多內管子  
至此則對及

張暉詳欲得  
男之教最難

岳正評三看  
所全實多

葉水心訂從  
敘選得來

管子

卷十

花齋藏本

上薄歛焉。則人不患飢矣。人患然而上寬刑焉。則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父母邪。四方之外歸君其猶流水乎。公輟射。援綏而乘。自御管仲為左隲。躬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里官。里官。謂里計也。齊國之法舉賢必自里。再尉始。故令里官進二子。將旌別而用之。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孤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謂陳其所言以薦祖廟。管仲隲躬再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君能如此。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此雖臣言。必君用之。於是管仲與桓公盟。

誓為令曰老弱勿刑參宥而後獎

老弱犯罪者無即刑之。必三寬宥而後

後斷罪。三宥。即周禮三宥。一曰不識。二曰過悞。三曰惇耄也。

關幾而不正市正而不布。

布。謂錢也。即其物。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

也。獮祭魚。然後入澤梁。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譬若

市人。草封澤。謂澤多草。刈積成封。可。用者。鹽者。也。其

自兩事。上不正。故歸若市。三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為

長。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傳施城。施城。楚城。名。謂附至

其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山戎有冬蔥。戎菽。今伐之

故其物布天下。果三匡天子。南九合諸侯。

管子

卷十

五

管子



樂養和評按  
無掠風影整  
須斜斜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外舍謂出宿於外不以鼎饋食言其饌不盛也中婦諸

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中婦之子內宮之號君將有行何不

出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

聞之中婦諸子召中婦諸子曰女馬聞吾有行也

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

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

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

馬言我未不與汝及此謀今汝言乃能至於此謂能知我謀也吾是以語女吾欲

致諸侯而不至為之奈何我欲諸侯之至而乃不至今欲令其至如何乎中

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為猶與也言妾身在深宮之中未嘗得出與人相持而接對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

審耶宮中既少織維之事又不得外人之布織言此者既昧於人事不當訪以軍謀蓋託不知以止

君之行也故言更當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

容我思其不審之事謂中婦諸子止君不行此合聖人之言也令君行之

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

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

公曰鮑叔之為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

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與千乘之國不雖然以其道彼必不受

趙用醫詩此  
言已不事人

未嘗得人布  
織猶君不下

小國故諸侯  
不至也意者

或有不審致  
諸侯之道耶

禮士享評無  
物不有而後



成爲大地無人不容而後成爲君相故糾察之官台衡之任不可以其人之賢而驟用之也以爲管仲仲不薦絕以古人至公無私

揚其評此與私致身等

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已猶太也言憎惡惡

人太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

隰朋可朋之爲人好上識而下問好上識謂好知遠大之事臣聞

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

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勝人亦生勝已之心故不服以善養人

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

知事必則朋乎若皆知之則事鍾於已將不勝任而敗朋能有所不知故可以移政春演

莊子曰有所不聞有所不見此言之本乎唐宗曰不

用知也能知且朋之爲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

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

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効乎持

也或有舉齊國之幣持與路旁之家五十室言其事

大而且易顯此皆自有主司能不干預而強知此所謂於國有所不知政合於天地之

無不容載故曰大仁哉其朋乎已公又問曰不幸

而失仲父也二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

曰君請矍已乎矍已謂有所驚懼而問未止也鮑叔牙之爲人也好

直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甯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

之爲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

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言四子皆有超絕之材無人能

如何知常有別義人心志一而繫一者無一不志勿之爲人殆真忘忘者



張榜評又知  
管子倫屬洞  
夏滿坦

揚與評謂  
清在仲口中  
趙用賢評言  
江黃近楚已  
歿後君必歸  
三國于楚使

楚知服已而  
不伐若不歸  
楚為齊私平  
楚必伐之不  
救則不可若  
救則還弱師  
旅而致亂矣  
桓士字評隨  
江去於楚管  
子身後之遠  
見恒春秋魯  
僖公十三年  
齊桓公二十  
八年也是年  
夏楚人滅黃  
其父齊侯使  
管仲平戎於  
周則管仲病

過其上。今吾併得臣。對曰鮑叔之為人好直而不能

以國誦。不能為國。以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

以國誦。審威之為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審威善於

積聚。不能知。孫在之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其所

既見信用。尚不能默。凡此四子。皆於臣聞之消息盈

虛與百姓。誦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

之為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

之生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歿。舌焉得生哉。言朋亦

早亡。不得久理齊政。故哀歎也。管仲曰。夫江黃之國

近於楚。為臣死乎。二國既近於楚。必臣於楚。豈為

君必歸之楚而寄之。以二國歸楚。若寄託然。則君不

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

始矣。楚既私二國。二國有難。齊必不救。一為不救。則

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嗷嗷。且暮欲齧我

殺而不使也。春通左傳曰。還我。今夫易牙子之不能

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東郭者狗。喻易牙

狗矣。殺。謂以木連狗。取聲為義。即國家也。言

言曰。東郭有狗。嗷嗷。且暮欲齧我。殺而不使也。今夫



時黃已先亡  
維江在耳

列總評果性  
必置腹

豎刁其身之不愛馬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  
又言曰西郭有狗嗷嗷且暮欲齧我猴而不使也今  
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  
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開方在衛當嗣君  
則所望不只千乘也其意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  
遂卒。卒十月。隰甥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開  
方。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  
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  
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

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  
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犇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  
戰于廩丘。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公立  
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地圖第十七

短語一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輾轅之險。謂路形若輾而

南有輾轅道是也。濫車之水。其水深淺名山通谷。經川。謂常

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苴草謂其

有所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

未長春評地  
圖參惠制分  
三篇皆權書  
該一節深一  
稍文亦一第  
情一第表相  
比合故應泰  
看



侮主享評明  
習能而人主  
又出以獨斷

困謂其地堯堯不可種藝必盡知之凡此皆兵主所當知地形  
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藏謂苞蘊在心然後可以行軍襲邑  
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眾寡士  
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形謂兵知  
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  
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明智能三者合故謂之參具故將出令發  
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征伐之國宿猶先也使羣臣大吏  
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事之成敗明王獨斷  
於心故其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不敢蔽賢能有私行  
臣不能議

趙思賢評君  
相互相成

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言相室或用私財俱軍所求若竇嬰李牧之為也春通私  
行屬蔽賢句如私財安得宰相皆素封家賈人子乎  
所謂供給蕭何守關中之謂也漢以得得楚以亡亡  
使百吏蕭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  
也繕器械選練士為教服設教令使士服習連什伍使其什伍各相  
鈞連有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春通插君相為  
參具是兵主之本而以徧知天下合入地圖  
朱長春評地圖即孟氏所謂地利也兵法先得地  
者勝又陰陽變化皆因地設奇神矣孟氏城城池  
官之太淺此但言地  
形亦淺其十三篇乎  
梅士享評此篇論主兵者既按地圖因及軍眾器  
械可謂知形者矣然彼已之長短未知則地圖雖



習熟。我猶未敢進。我軍之和輯未悉。則敵人雖有  
農。我猶未敢乘。故曰知形不如知能。能者彼已長  
短之謂也。知能不如知意。意者我軍和輯之謂也。  
然而將者。軍之本也。君者將之本也。周旋於君與  
將之間。以上達君意。下適將心者。相也。故必主相  
將。明知能三者具。而後可以成功。

參患第二十八

大疆亦有患。太弱亦有患。必參  
詳疆弱之中。自致於無患也。

短語二

宋長春評化  
患談兵處作  
言款珠屑玉  
贈家後人著  
蔡權家十三  
篇外漢士奉  
之帳秘矣  
楊慎評題目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  
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  
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辜。故上  
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者不變。道

參患及暢言  
其計耳。狃于  
強弱二患者  
心迷不可以  
計。一患在外  
有不能計心  
不狃而國無  
患乃可以計  
也。計在神明  
要心之二盡  
而教之一起  
乃可用也。文  
中其數不出  
于計一句。妙  
房解好器成  
夫其語妙入  
神

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凶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

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難。能士去凶。必構鄰

臣。朋黨則宜有內亂。羣臣朋黨。則狗變為虎。篡

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

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

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

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

則地必虧矣。無兵誅暴。必  
內侵。故地虧。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

國必亂矣。無刑禁邪。邪必  
上侵。故國亂。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



李泌評雜積  
蓋功兵不可  
馳用如此

至。驚。謂。耀。威。示。武。能。驚。敵。使。懼。如。三。至。當。一。軍。師。之。  
可。當。一。三。軍。當。一。戰。軍。之。三。用。可。成。一。戰。之。功。春。通。  
軍。之。用。三。軍。當。一。戰。略。計。師。兵。力。之。費。如。此。軍。興。之。  
需。幾。何。空。不。復。矣。善。師。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  
者。遠。勝。而。動。計。日。而。盡。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傾。國。一。戰。能。  
師。行。一。期。能。盡。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傾。國。一。戰。能。  
十。年。之。蓄。積。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傾。國。一。戰。能。  
今。交。刃。接。兵。而。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必。卒。喪。刃。  
折。貨。財。空。耗。雖。未。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  
被。敵。勝。先。已。自。勝。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  
而。費。之。則。攻。之。自。拔。者。也。主。人。食。子。殲。骸。攻。者。必。智。  
攻。先。已。自。拔。凡。此。皆。庸。主。之。師。非。善。計。者。春。通。善。勝。  
者。不。戰。善。攻。者。不。困。兵。交。而。後。利。敵。雖。敗。我。已。傷。矣。  
守。因。而。後。下。城。雖。拔。我。先。自。敵。矣。荆。棘。處。生。日。費。千。  
金。攻。堅。則。物。此。之。謂。也。故。曰。計。未。定。而。兵。則。戰。之。自。

切後良評計  
必先定謀兵  
望

海士字評管  
子論其散見  
於諸篇不徒  
七法功官兵  
法小匡已也  
漢書諸士十  
言兵事尚得  
勳言其思數

敗。攻。自。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  
毀。也。用。日。維。夢。其。數。不。出。於。計。小。征。謂。誅。暴。國。大。匡。謂。正。  
用。吉。日。襲。吉。夢。其。數。從。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  
何。而。生。皆。出。於。計。謀。也。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  
而。不。得。其。心。財。與。獨。行。者。同。實。不。得。其。心。則。叛。公。至。  
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伐。者。同。實。後。  
無。甲。甲。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  
衣。者。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  
後。者。同。實。徒。人。謂。無。兵。甲。者。伐。單。也。人。雖。衆。無。兵。甲。  
則。與。單。人。同。也。春。通。以。不。教。之。士。戰。所。謂。



憲其爭使覺  
警怪一時號  
為智囊為則  
管子之經緯  
大矣

未長本律法  
初六經未表  
論備皆官兵  
紹祖之厚子  
餘食之宗人

白徒鳥合。不知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遠  
兵與無兵同。至短兵不能應。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  
則坐而受死也。故曰器濫慙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  
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慙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  
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  
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  
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一器謂師之器其器既成敢往  
之夫文其則天下不敢生心與  
戰。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二器謂軍之器其  
器既成驚敵之夫  
也。又具則天下不。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眾。謂一  
謂一  
敢守城而禦也。國之器其器既成游務之夫又具則天下之眾懼而  
自散也。春通器即兵兵變為奇耳成兵成勝也。借一

向潛評動搖  
揚揚

者。義不還踵。句踐之蹈木。冒頓之鳴鏑。往大也。席再  
勝者先聲奪人。夫差之入郢。白起之燒陵。驚夫也。三  
勝者文德可來。左車之檄燕。陸生之招秦。所謂無戰  
游夫也。又桓公召陵之次。張儀六國之衡。所謂無戰  
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  
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眾者。知眾必散。故曰無  
聚眾。

梅士享評。兵刑原不相離。兵而小用之則。約市朝  
之戮。刑而大用之則。為原野之誅。夫與師動眾。所  
費既難量。而其勝又莫測。故計必先定而後載。凡  
器不可不功。士不可不教。將不可不宿能。主不可  
不豫慮。皆盡人事以備天討也。蓋戰而勝則除患。  
於他國。戰而不勝則患中於吾身。故曰參。忠言不  
可。不。參也。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凡兵之所以先事

請欲用兵所當先而爭為者請下事

聖人賢士不為

愛尊爵

有聖人賢士則以尊爵加之而不愛惜也

道術知能不為愛官職

有道術智能則以官職加之

巧伎勇力不為愛重祿聰明耳目不

為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

前行多修次

由前行多修故死後有名春通借夷齊之名引武王之勝

武王非於

甲子之朝而後有勝也其前政多善矣

由前政多善友甲子之朝

一戰大勝故小征千里徧知之

小征謂以諸侯之眾有所征古者諸侯大國有五百

里者今既舉眾而征已國與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

未悉評修  
則何是事

五間之間謂私候之假令築一堵之牆或十人聚作主者猶日五候之况戎事之大可以不徧知哉大征徧知天下大征謂以天下之眾有所征伐天子以天下為家故徧知天下也日一問之散金財用聰明也去動眾當令主者日一問候之其間候之也或散金財有所慕賞或用聰明度其不虞也春通散金財為間政以用聰明徧知天下審御機數七法篇與此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溝壘防御小耳目視聽遠兵不呼傲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傲則敵人戒春通卧

古語評入洞  
新書

不陣或春通妄行則羣卒困春通進春通慮勝而會強進則銳士挫春通逐利不止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軻軻軻軻也軻軻所攻既堅



張榜評所以  
戰楚實後卷

管子

卷十

花齋藏板

則勃而乘瑕則神。瑕謂虛脆也。所乘既攻堅則瑕者

難人。所攻雖堅能令脆者乘瑕則堅者瑕。所乘雖脆却

堅則以士卒堅強故也。乘瑕則敵失其守而我乘破竹。譬

是使敵環亦堅也。乘瑕則敵失其守而我乘破竹。譬

敵之堅亦瑕矣。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謂強卒攻堅

孫子三駟之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謂強卒攻堅

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力可以莫鐵。莫猶則刃游間也。

刃游理間。故天道不行。用兵者必順天道。若

故力不說。天道不行。用兵者必順天道。若

竭而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敵國人事既荒且器備

不足。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敵國人事既荒且器備

不行以半擊倍。敵國器備不可施行故軍爭者不

行於完城池。行謂先覘之也。欲以軍爭而者道者不

行於無君。規彼無君亦恐知而有備。秦通攻無君非

可故不行。完城池乘收不可故。故莫知其將至也。

不行無君。游其間別有術焉。故莫知其將至也。

先規以潛襲所至而不可圍。莫知其將去也。

以不知其將至。至而不可圍。莫知其將去也。

而近故不知其將去。而不可止。

去楚幕有鳥之止。去而不可止。

善守不敵人難眾不能止。去既不可止待績按待即

知攻。敵人難眾不能止。去既不可止待績按待即

策水心評語  
翻弁多所

沈鼎新評攻  
守二者須有  
權宜

趙用隆台從  
續屬口洞

管子

卷十

十五

花齋藏板

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

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

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

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



張曉評理分  
所以制官制

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朱長春評。制分于參惠。其言兵則內矣。此中權鈴術也。決勝於帷幄。折衝於朝廷。然乎。要所談亦多。武子中。危言。然而。造語精奇矣。短語政如短兵。非以正合。政以奇勝。

君臣上第三十

短語四

為人君者。修上官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

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

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言官外。則為越職。

岳正評不一

岳正評不一  
之令。表感所  
叢也

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

匡。則百姓之與聞。聞。謂隔碍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碍而不通也。

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水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

示不一也。故以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如之於百姓

而足以飾官化下者。明君也。象。法也。謂能本道而立法。能上盡言

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

其道。下敦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參表。則邪

者可知也。參表。謂立表。以參驗曲直。

吏。尚夫任事。吏。尚夫。謂檢束羣吏之人。尚夫。任教人

官也。若督郵之比也。



孔道遠守  
職由于誠則  
知君臣不可  
不冷

朱養純評人  
齊夫自諸良  
先自去罰教  
律所聞不淺

夫亦謂檢束  
百姓之官。教在百姓。論在不撓。謂百姓有不從教

以行。實在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戰。既信

臣合體。莫不至誠。故人可如此。則人齊夫之事。究矣。

以守城。出可以野戰也。如此。則人齊夫之事。究矣。

吏齊夫盡有警程。事律。論法辟。事律。論法辟。

衡權斗斛。文効不以私論。而以事為正。言據文而舉

効。謂論法刑已。下皆據事。如此。則吏齊夫之事。究矣。

以為正。不曲從其私也。如此。則吏齊夫之事。究矣。

人齊夫成教。吏齊夫成律。之後。則雖有敦慤忠信者。

不得善也。人齊夫之教。既成。則人皆。而戲豫怠傲者。

不得敗也。吏齊夫之律。既成。人皆懼法。不敢為非。雖

有豫怠。不敢為敗也。績按言。教律既成。善

孫據評常事  
非明法不

惡不能。如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為人君者。因其

損益。業。謂因人齊。乘其事。謂乘吏齊。而稽之以度。又以國

考此。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

也。善者。不敢橫慕。有過者。罰之以廢亾之辱。僇死之

刑。而民不疾也。過自應罰。故殺生不違。而民莫遺其

親者。或罰而殺之。或賞而生之。皆不違其理。則人知

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天有常象。懸象著明。地有常形。山澤通氣。人有常禮。尊君父。卑臣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子其儀不易。



張不評兼分  
呂其事道之  
常

大清不寫察

治

之道也。人君無官兼統衆分而職之。各有司存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代更也。謂更相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若以威所恃。故不相德是以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

周元會評  
德仰生語自

九轉新評

德

工。愿則上下體。上下各得其體也。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三族謂農商工也。言因上下有體。夫為人君者。廕德於人者也。君者以君者。以爲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臣者。仰君而生。爲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量其功之多少。制祿以食之。各得足。爲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受任者。指君會足。必設教。布政有均。民足於產。則國家豐矣。以勞受祿。則民不幸生。有勞者。必得祿。人則致死。以立功。不徵倖而偷生也。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明則民不惑於道。刑名職分明。則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德從君出。制令傳於相。相傳事。

管子

卷之十

十八

范齋藏版



業程於官官各以其事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

胥視也視令而動則所舉不妄

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君以言制下無言則下無所稟令故言最貴也

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臣則宜力事君故其力最可愛也言下力上

君言下於臣臣而臣主之道卑矣是故主畫之相守

力上於君也畫謂分別其所授事君既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

之畫其事相則守而行之也民役之官既畫之人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策籍

以相揆也符節印璽所以示其信也典法策籍所以示之制也凡此可以考其真偽定其是非

故曰以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

相揆也

何復良節百力所以貴愛

柯潛評今恐相揆者又相

而舉之謀知其德然後舉用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

勞不以職事為勞苦下之事也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

有司不任下及官中之事則君奪臣職故有司不任也為人臣者上共專

於上則人主失威臣當上供從君之命今乃專上之權故主失威春通共者侵分上柄

國如兩君專者擅奪上勢有重無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蒞民而

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

聰明者上之道也請用下之智能聰明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

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

故曰是故知善人君也知善則謀慮深遠身善人役

一體

傷頓評一善也知善即地

身善則善人而已矣善居



形器之間則  
有和知惠而  
不知化非虛  
靈其備之用  
也以之效忠  
靈則猶可

也。身善則材能可。君身善則不公矣。君身善則智淺  
任。故為人役也。故不公人也  
按。君任人而不自任。故知善而不人。君不公常惠於  
身善。若身善則自用。小而不公矣。人君不公常惠於  
賞而不忍於刑。故惠賞而不忍刑也是國無法也。治  
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績按此言  
弊。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績按  
君不身善之益。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  
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姦偽誅。視聽者衆也。績按  
君不言智解聰明。以此乃臣下之。是以為人君者坐  
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謂授諸生之官而任

曾參評管人  
當否便生瀾  
敗

之士也。績按諸生之職。職。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

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得人則福多官不

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不勝任則敗廣

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之明道不足以知之。是

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

姓治。治亂在士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

治者耳日之制也。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上身

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共要在上。是故君

子不求於民。立身正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及猶

張榜討木不  
正則不治  
為其源

管子  
德而已  
二十



禮與法既設  
法而會之說  
盡世主之情

矯偽也。上預下事則下及上之事謂之勝。下預上事則威權勝  
偽有餘而實不足也。下及上之事謂之勝。則威權勝也。君故為上而矯悖也為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

近之行。近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別上下之交。正世世之分。順理而不失之

謂道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

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

私者也。為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為人臣者援私以

為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臣之所以為公者乃是私也。名

曰不違公道使行公道而託其私焉。凌久而不知姦

心得無積乎。既以行私而不知則是姦心之積也。故言姦心。豈復無積乎。姦心之

積也。其大者有侵僞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內爭

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

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君意委曲隨於女。謂若食君意。委曲隨於女。謂若食其意。故曰婦人能食其

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傲於女之能以

規主情。假。因也。因女之能食主情也。婦人嬖寵傲於男之

知以援外權。婦人既得君之嬖寵。又因大臣之助。於是

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女能既隆。又挾大臣之助。兵亂故夫人被外。太子見危。

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

獨總評意  
侵勢大可危

楊慎評此言  
似見桓之夜

東  
楊士亭評此  
也與君中比

與君中比  
而則墜之矣  
與君中比  
與君中比



二百偶而尚  
君子古則

程倣政評據  
法奉命使能  
敬其整齊

朱衣和評天  
子爭慶入惟  
讓極道法

李汝評習古  
十

管子 卷十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眾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便矣。橫。謂紀察之官。得人罪者。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也。五官各有其橫。自五橫。主位。正。衡。衣服。繹。統。盡有法度。繹。統。古。亥。冕。字。則君體法而立矣。體。猶。依也。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為常。著。明而且久。積習而為常也。犯俗離教者。眾共姦之。眾以離教為姦。而罪之也。則為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

丈尺一縟制

所謂同律度量衡也。縟。古什字。准節律度量也。謂丈尺各有准限也。戈兵

一慶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

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

眾皆從順而有獨逆者。眾皆從正而有獨辟者。必為順正

者所伏也。姦偽之人無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

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

諸侯有善讓於天。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子而慶也。

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法以是故讓為主。

歲一言者。君也。謂正歲之朝。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

也。務四支之人。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廢人也是故。

管子 卷十

二十二 七



少養純評官  
唐八言官言  
相而歸到看  
刑獄矣出  
水

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  
論其德能而待之。謂百吏之官各論其德能大夫比

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為常具以給之。具論象官

績按此相總要者。相無常官所以官謀士量實義天

匡請所疑。士事也官各謀其職事也又當量實宜其

按此上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府謂百吏所

言相立府必有明法故曰明府之法瑞君所與臣立三階

為信者珪璧之屬也。又必合其瑞以考之也。立三階

之上南面而受要。君之路寢前有三階要謂百吏之法

瑞謂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太府者尤象魏所懸之法

也稽考其合否瑞或疑瑞字誤春通王制謂以歲之

成質于天子是以上有餘日。土唯受要故有餘日而官勝其任

各理其職。時令不淫而百姓肅給。言其敬唯此上有

法制下有分職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姓生也。道立人之生

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道猶言也。聖王善知

春通道由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

者萬物之要也為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姦

偽之心不敢殺也。不敢殺君夫道者虛設。道無形而善其

表評者能  
白流以重



是無以生財。謂其道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

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得道之真以理身猶餘

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道可為君一國王天下者其

道王之也。道可王天下夫王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

也。其道足以臨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君之所欲

今其所惡者能除諸民。君之所惡亦所欲者能得諸

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除諸民故姦偽省如治之於

金陶之於埴制在工也。廢置之由君若

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謂欲與人雖有車將殺之

嚴威不能振。謂欲殺人以致其理然而嚴威不能振

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闕也。或有聲無實或有實無聲

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善必得賞有過者

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宿猶停也罰得其過則威

罰之制無踰於民。因人所欲罰而罰則人歸親於上

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澤從上降潤有一尺則

下降苗上引猶君恩。是以官人不家事人不事獨立

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與人之官而不自官故

過之地臣下莫得而稽。人之事而不自事獨立於無

之如此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

管子

二十四

莊子 莊子 莊子

張嶷評註  
諸好壞方實

莊子評註  
三句是

莊子評註

郭正域評不  
留不宿故恩  
流而人就



湯武評典誤  
中語

沈惟垣評合  
聽所以一體

孔穎達評參  
萬六龍

沈惟新評經  
信傳善惡  
三千之治

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

別而聽之則各信其合而聽之則聖夫相輔可否相

濟芻蕘之言賢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

不能易故聖也

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

歸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設而不用無所用法故

先王善與民為一體與民為一體則是

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萬一人同一心然則民不便為

非矣為非則失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耳聽

極闕之堵牆窺而不見也而名為明官者君

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君能善川臣能善納則何

目不壅非信以繼信善以傳善君信而臣繼之是以

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

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夫任人以事者必

臣亦猶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

至謂知吾之短長及若量能而授官夫授人官者亦

擇事亦上以此而下以此事上擇其可下以此事上擇其可

皆與治焉君臣正則百姓無自為淫僻也

林秀齋



朱長春評交論君臣共治。而君又為臣生。治者也。篇中往往注。意歸重焉。有本之論。議亦甚乎。正頗。合道術。不為名法家。察數刻核苛言。書中政言之。可攬采者。文雖不甚古。而嚴勁典制。順不比濫。切。不入急。當在荀韓之上也。可謂一篇文字中。問一。二段。脈絡。稍不聯屬。戰國子書多如此者。梅士亭評此篇。言為君者。緣道法以為治。授任而責成者。君也。効職而共令者。臣也。望表而從。正者。民也。苟人君之道。扶不立。令法而行。私則為臣者。授私以為法。於是乎。內滯意於女寵。而外矯柄於大臣。內外朋黨。而國不示者。未之有也。夫治生於法。法出於道。道合於民心。民無私則入君無私則聖。故能合聽於民者。善治國者也。

管子卷第十終

管子卷第十一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白玉

蘆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一 恭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

羣居。以力相征。若野獸之處。以羣。而於是智者詐愚。

彊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

彊。虐而暴人止。智者即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正人

朱長春評吐口便術本



色亦是接聖  
入法將無為  
皇王解嘲乎

沈由新評揭  
出賞罰正為  
發道者定起

曾參評給上  
信下要後賞  
罰

朱長春評水  
波而上二語

管子 卷十一

之邪。而民師之。師智也。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賢人知道

術德行。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道術既

不從義而順理。理之極。則無姦僻之事。始見於人心。出故莫

則人無不道矣。績按反覆還也。言民有所趨向。則反

道。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人既反道。故以

處其背理之違。則為是非者。自廢矣。是非既分。故行

賞罰以當其功過也。績按處名物為是。違名物為非

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上下既設。人則生其貴

是故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貴賤成禮。君之

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無賞罰。則致賞則匱。致罰

則虐。罰而無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

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人從教。居治戰勝守固者也。

居處既治。戰則勝。守則固。績按言明不致賞罰。但夫

審教。可使民居。國則治。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也。

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費用。罰虐則下不信也。夫

則人無所措手。是故明君節食飲。弔傷之禮。飲食謂

足。故不信也。謂喪而物屬之者也。是故厲之以入政。入政

祭也。而物屬之者也。謂禮行也。是故厲之以入政。入政

範之。旌之以衣服。衣服所以富之。以國裏。所苞裹而

入政。旌之以衣服。表貴賤也。富之以國裏。裏謂財貨

也。貴之以王禁。禁者之可貴也。則民親君。可用也。民

用則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則至。君得名道。不道

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

禮苑疏

管子 卷十一 一



可以印道  
揚煥評威德  
合而民心之  
搖盡

朱養統評與  
功罪相當故  
不讓而相從

管子 卷十一  
然者也。言水波濁而上。既盡其勢。還復搖動歸下而止。此自然之勢。喻人懷德而來。畏威不去者也。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下歸之矣。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賢人烈士。盡功能於上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束。謂帛也。布。謂錢也。古者罰刑。或令出錢帛也。績。一畝之富。盡按此。即宅不種桑麻者。有里布之類。可知也。賢人爲之視。聽。故無不知。治斧鉞者。不敢讓刑。讓。猶拒也。當其罪不刑也。治軒冕者。不敢讓賞。賞。當其功。故不讓也。墳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實。義禮明也。墳。順貌。或刑賞之莫敢違逆。若子之從父。家之從長。如此者。禮義明故也。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

葉水心評  
則亦我不明  
救危

極誠評君亂  
臣賤適以予  
敵

管子 卷十一  
上下不交。賢人不來。則百姓不用。百姓不用。則下知所歸。故百姓不用。用。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無邦將何至哉。故曰德也。此。謂物。君德見侵。論侵則有功者危。論議侵理。則有功者危。不危何待。論侵則有功者危。功過不明。故有危。令侵則官危。行。故官危也。刑侵則百姓危。百姓危。則無幸受戮。故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冀幸之心矣。爲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騰。謂凌駕於君。亂至則虐。騰至則北。騰至。則摧。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四者。則上則故。猶是故。施舍優。猶以

管子

卷十一

七



本義和評五  
道正以防侵  
去危

濟亂則百姓悅

言施恩厚。含罪罰。二者優厚雖非選用法。猶能濟亂。故百姓悅之也。

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僞止

遂。要淫佚。別男女。則通

亂隔

要。謂遮止之也。言能止淫佚。別男女。則雖先通亂。必能隔阂也。

貴賤有義倫等

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心

隱。謂伏而不行。

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大君人

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

國之所。民所君

也。民者。已

有國君民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

言

惡君之制已

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

三務。謂

此亦君之過。務農人不務三。則餒餓

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

孔穎達評沐  
曰浴月百寶

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

其官遺其事。穆君之色。

穆。猶悅也。從其欲阿而勝之也。巧

言令色。委曲從君。至於動也。剛斬以勝之。其終或至於象殺。故曰阿而勝之也。

此臣人之大

罪也。君有過而不改。謂之創。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

君為創。君臣為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

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羣。臣羣

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謂給上四守者得則治。易則

亂。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明設。上四法。固而守之。昔者聖王本

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違非索辯

沈鴻新評上  
下相為用方  
無創亂之病



以根之謂有違非必尋索分然則躁作姦邪偽詐之

人不敢試也不敢為非此禮正民之道也制禮者用

也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

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

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愚也襲入也謂狡婦妖蟲

既從外資游說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為

之驅也所驅役之人前得貴寵今忽淪賤然賤者明

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便僻者不能謂君以得刑

罰亟近也既不能得君意大臣不能侵其勢君不能侵

楊慎評沈疑  
上下而收民

程敏政評狡  
婦前貴一種  
入最易感溺

沈疑評沈疑  
數加於

比黨者誅明也

君明故比

為人君者能遠讒詔廢比

黨淫悖行食之徒

行食

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許拘姦

厚國存身之道也為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

人和中央之人謂君之左右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

參左右之人在臣主之間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

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曰緩左

急故能以急為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曰急左右行

惠遠於下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問

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之亡

比黨者必  
之故大臣不  
能侵其勢

沈疑評沈疑  
急出其手則  
大何例持視  
期子天變之  
之如何如



肖而可威

賢賢謂之不肖實不自謂之賢故曰易賢不肖也

黨於下春通能

矣易之是

有能以民之財力上罔其主而可以為勞

於下

用人財力上以罔主即於下以為兼上下以環

其私也

其私

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材力上

爵制而不可

加則為人上者危矣

勞既凌君故爵制不能加也

也

制謂前財力之貢而有定制也中人既皆罔上誣

矣

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

之賞

奪君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

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

假說妖妄之言以惑眾如此者欲脅君也

不出者幽其君者也

鬱塞也君之令而不出行者將欲幽君也

四者一作

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神聖者王仁

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

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

質主也。能通於天道人情

寵貴之者可以為從謂臣也

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

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

言初始謀慮而憂患者乃行

也

謂君是以為人上者患而不勞也

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

人謂

百姓勞其身

以力役明

謂臣勳力役用以刑役心

法

世正謂曰君曰幽君之弱味極矣

未長春評生君曰老德

趙定宇評始於患不與其

事即下也而

不勞也規其

事不規其道即下勞而不



上心以爲刑  
是謂以刑後

何謂運通  
勢方始能知  
信以成德

管子

卷十一

卷十一

也。君則役心以出法制也。積按以人後上。自若臣言  
以力役明。自等類言。以刑後心。自一身言。刑。作形下  
同。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不。故進退也。而刑道沿起

滔。謂充也。起。謂去巡曲也。設法有。進退者。主制。君心  
當不故有合成也。起。區有切。走也。進退者。主制。進退

所以主。滔。起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君臣之道  
爲制。令。滔。起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王得制者

其事必有。圓者。運。通者。通。通則和。圓。謂君道也。圓而  
方。有。圓也。圓者。運。通者。通。通則和。不滯。必運而無礙

通者。必暢。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有常。故執而不令  
故和之也。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有常。故執而不令

則固。固而不。君以利和。君道和。臣以節信。臣則則上  
妄則信也。君以利和。君道和。臣以節信。臣則則上

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  
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聚

劉總評戒心  
動外語名遠

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戒慎之心。則容  
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必正然。知得諸已知

得諸民。從其理也。於已既不。失。於人必不。知失諸民  
妄。如此者。從理故也。知失諸民

退而修諸已。反其本也。有失於人。必修已。自  
所求於

已者多。故德行立。求已多者。必進德。所求於人者少  
修業。故德行立也。所求於人者少

故民輕給之。求。人者。少。必薄賦。故君人者。上注。臣人  
飲。故人。輕。於。給。也。故君人者。上注。臣人

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上注。謂注意於上天  
故紀。要。天。時。務。全。人

力。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下注。謂注意於下地。故  
發。典。地。利。足。於。財。用。也。故

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用  
所

沈鼎新評上  
注天下注地  
故能據法而  
匡振

管子

卷十一

七

七齋歲反



參詳評易  
使易塞正見  
去利處

輔佐皆得其宜。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幸於衣食之利。君明臣忠。則國理。國以養其形。而幸擊於衣食之利也。故原而易使。愚而易塞。塞。止也。易。春通。上束於國之政。刑下幸於已衣食。君子食於道之利。循法樂生。而無携心。故原而思。威無勢也。無所立。必小人食於力。分民。故日分民也。威無勢也。無所立。必勢。然後事無為也。無所生。後有所生。若此。則國平而有所立。事無為也。無所生。後有所生。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君子小人。既食於道力。邪惡之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義不審則無所食也。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

姚樞評食道  
奢力各有所歸

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春通。大國三軍。次二軍者。挾兵易。亂常多幸心。則上無危矣。國既明禮義。倫等不踰。雖不致有。幸亂心。齊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眾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草木時。然故民迂。則流之。人太迂。曲不民流通。則迂之。人後生。故民迂。則流之。行則流通之。民流通。則迂之。太流。則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迂。屈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民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謂備具。項時而



黃震評正四  
正官五官所  
以成體

王不難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肢謂手足也。六道謂上有四廢。下有二

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正謂君臣父子。五行之官也。五官不

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

君聘妻於異姓。設為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

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

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官中之事。而諸

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罔姦。昭公威

私也。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明立正嫡。設其貴寵

不傷禮。私愛驩。勢不竝倫。嫡子者。所以傳重也。故禮

趙用賢評言  
庶子為兄弟  
者雖有才右  
寵亦不足以

子之勢終不爵位雖尊禮無不行言嫡子爵位雖

與之竝倫也。爵位雖尊禮無不行復尊異。必須行

也。選為都倭。冑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

威也。所立之嫡。必選其都雅。倭好者。又以美衣服

之威。覆習之。章表旌幟。旌異之。凡此皆所以重嫡子

也。然則兄弟無間。却讒人不敢作矣。嫡威重。則兄

無所作。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以德。論勞而昭之

以法。參伍相德而周舉之。尊勢而明信之。其謂國相

兼勞法獲美。於此四者。參驗伍偶。相與俱得。其

事既周。然後舉周之。既用之。尊勢而明信之也。是以

下之人無諫死之誌。君明相賢。必從說如而聚立者

亦事適子也

管子

卷十一

九



所選班評舉  
德能而又  
相極為詳

未考評無  
故四亂生

楊悅評失  
失援不賞  
侯

張揚評此  
亂切中肯

選任之不當而如此則國平而民無隱矣隱者惡其  
所貴非其賢也如此則國平而民無隱矣隱者惡其  
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德舉有德者以就  
之人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列位不以無德  
為類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列位不以無德  
者起於上列使在而有功勞者之前故曰有德掩勞苟  
有德雖年未至而亦將用之不以年少為之傷也春  
通傷年如聖如此則上無圃而民不幸生矣有功能  
書之循資如此則上無圃而民不幸生矣必賞用  
之故人幸不以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內有  
苟生為幸也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內有  
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  
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眾亂也四者無別  
無別謂妻妾嫡庶等不分主失其體羣官勿黨以懷  
別也四者即上四亂也

在藏樹

其私則失族矣國亡則宗族隨國之幾臣春通幾臣  
操機術陰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為國之機  
與敵約謀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為國之機  
要結其所謀者閉而不泄以此相待失族於內失援臣下陰為  
人必懷疑而不相親矣故失其援矣失族於內失援臣下陰為  
於外此二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春  
相以直道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亂有兄弟通  
聽國事也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亂有兄弟通  
之亂有大臣之亂有申民之亂申民謂百有小人之  
亂五者一作則為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如紛言積  
然所以亂春通並后多寵而牽如桓之兄弟亂曰黨如紛  
如夫人五公子晉之里荀孤趙呂卻兄弟亂曰黨如紛  
偏黨偏則疆弱大臣亂曰稱述各稱述其已德之長  
相凌故亂也大臣亂曰稱述各稱述其已德之長

管子

卷一

十

七晉文反



通後世所云稱頌大臣功德，莽操之於中民亂曰。警。漢春秋田氏之於齊，晏子云：式歌且舞。中民亂曰：警。諄謂以智詐警小民，亂曰：財匿。財匿，故亂。財匿，生薄。財不供，則禮。警諄生，慢不重，淳質而智，謂。稱述黨偏。義息，故薄也。警諄生，慢不重，淳質而智，謂。稱述黨偏。如紛生變，此三者或生篡君，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黨，數之變息，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其務故內定，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其務也。則國豐矣。三者各稱其所，審天時。天時各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務。鏽文刻，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無事者皆令得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有所徵發，必職也。考其定數以命之也。

李泌評家風  
語殊鮮異

下十伍以徵，既得其定數，下其近其罪伏。春通罪伏，文以固其意。日期既近，尚有不供者，則加之鄉樹之。師以遂其學，每鄉必立之。官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士反行矣。舉而有材，能者則授之以官，既有年矣，則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眾風，春通風行，草。所以稽風眾也。吏若任以社稷之任，既稱其德，又度政易飾，民風難變。若任以社稷之任，其功則其材能不可不知矣。既知其能，順而考之，或使之莅眾，以立風化。其初能尤高者，或授之以社稷之任者也。若此，則士反於情矣。有能必任之，以職。

朱長春評是先秦荀韓閻一篇長議論  
文字管子大都宜稱言以刻新為奇



小稱第三十二

稱舉也。小舉其過。則當權而改之。

短語六

張榜評始始  
乎其觀也  
奕乎其舉也  
津津乎其液  
也。腫臙乎其  
解且釋也。理  
辭也哉。小稱  
乎  
趨用賢評以  
為不善。句言  
人之觀我其  
明豈可逃。還  
以為不善  
揚慎評以後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善耳。無患人不  
知已。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  
丹青與珠。各有可用之性。故雖在山泉而藏。是以我  
人猶知而取之。况在於人懷善而不知乎。是以我  
有過為而民毋過命。我身有過為。人必知而名。民之  
觀也察矣。不可遁逃。有過必知。故以為不善。故我有  
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  
歸問於家矣。人既毀譽。則已之善惡審矣。故不復問  
家。問家則左右佞媚者善掩其過。而飾

其非也。春通。鼓鐘聲聞  
但問外聲。不問宮鼓。  
操名從人。無不彊也。  
不弱也。君既行惡。即是持名。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  
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皆持其名而去。於人則  
棄其地而走也。故先王畏民。在於身者。孰為利。  
氣與目為利。氣也者。所以生全其形。目也者。所以獨  
通。氣者。神之運。目者。神之舍。氣與氣交通。目與目交  
視。同邪曲。直善惡之分。各以類相見也。故曰。氣一動  
志。眸子。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精而又神  
不掩。託而行善。則譽滿天下。故人重而名遂也。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  
託而美惡。下。故人重而名遂也。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

揚慎評與陰  
符機在目同  
秀發蓄氣充  
擊前動若春  
流。又白清濁  
何化似西聖  
之夜願

沈鼎新評同  
託而美惡。下。故人重而名遂也。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

其非也。春通。鼓鐘聲聞  
但問外聲。不問宮鼓。  
操名從人。無不彊也。  
不弱也。君既行惡。即是持名。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  
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皆持其名而去。於人則  
棄其地而走也。故先王畏民。在於身者。孰為利。  
氣與目為利。氣也者。所以生全其形。目也者。所以獨  
通。氣者。神之運。目者。神之舍。氣與氣交通。目與目交  
視。同邪曲。直善惡之分。各以類相見也。故曰。氣一動  
志。眸子。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精而又神  
不掩。託而行善。則譽滿天下。故人重而名遂也。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  
託而美惡。下。故人重而名遂也。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



安能名遂

楊慎評若認  
定此語喻聖  
之外被則理  
解耳所謂雖  
愛而猶難西  
施尚不可景  
况患面乎文  
意甚妙解外  
則得

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我託可惡我雖託氣濁而不用神所行皆可惡用  
此招來美名其可得乎績按別本註聖人託之而行善故可好我託之所行皆可惡又安能美名招來乎  
愛且不能為我能也託氣既濁雖令人愛猶毛嬙西  
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雖美  
而面有怨氣亦不能為可好喻我且惡面而盛怨氣  
聖人外見其惡亦不得美名喻  
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所往去於人者皆以惡事充  
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喻人君既內無聖德外甚矣百  
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惡人不善是以長者斷之短  
者績之滿者溢之虛者實之洩虛也長滿者人所忌故或斷之或虛之短虛

稱主孝評不  
善不歸人更  
難然悻仁故  
能彌患

張嶠評有來  
方有往喜

者。人之所好。故或績之。或實之也所謂無過不及也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  
罪也成湯罪已故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桀紂罪人故  
稱身之過者彊也稱身之過自是謙受益也治身之節者惠也懷  
之人。然後理身節故曰惠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不以不善之事  
者仁。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  
過而反之身則身懼過反於身則懼而修德也有善而歸之民則  
民喜民得善也往喜民善往則喜也來懼身過來則懼身也此明王  
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  
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



沈鼎新評語  
然人喻卿雲  
擗方亂髮纒

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

耳人以惡聲懼已耳聞懼氣以感目人以惡氣懼已目見而感則身

不敢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

擗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殼可得中也造

父有以感轡策故邀獸可及遠道可致殼謂射質樓皮者也感謂

深得其妙有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

應於心者也既感言妙絕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

內外盡善感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

相逆也逆迎也謂用此恭則不失於人矣遜以接人

嘗試多怨爭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苟為不遜身

乎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

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直用恭遜敬愛足以小以

治一人而不損也雖復一身用恭遜敬愛理嘗試往

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為

治亂有恭遜敬愛則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恭遜

身之粉澤也故在身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

則榮去身則辱也夷貉之人殘虐凶暴苟以審去之身雖

化而使之愛恭遜敬愛化之可使生愛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恭遜敬愛化之可令生惡

禮達評語  
目於貴



朱長春評有病以下又摻拾傳益定非一篇

張榜評此前管子之言也

此後後人追叙也然前後亦有微脉可思

梅士享評管子嘗遊開方於衛至死乃和公遠之

豈得得其道天子但詐城

作便世不忠有開方忠信管子耳至於易牙豎刁堂

巫和身殺子會益惡而無所用之素王也

獨誠

不能久故貴

桐潛評唯詐

管子

故之身者使之愛惡之是也同是此身有恭遜敬愛則愛無之則惡名者使之榮辱同是此身之名有恭遜敬愛則榮無之則辱也此其變名物也如天地言恭敬遜愛可以變化愛惡榮辱故先王曰道

如地各物之善惡如天地之生殺也道者貴作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變化也

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

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謁謂有所告之也雖然

君猶不能行也恐其不從故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

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

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

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丞嬰兒之

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

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官而妬豎刁自刑而

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

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

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務時為事久必發揚之也蓋虛

不長其姦情終當彰露也春通務為矯意勉務其所

為非其質矣外以務為內以蓋虛自古大奸小人其

之尤未有不由此塗亦未有不死見本性者也其

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性其至

於死必將改復本情未有能

管子

卷十一

十五

管子



劉冠評畢竟  
悅離四臣

終為意也。言三士之忠。皆偽忠耳。必將復其不忠。春  
 演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失而反其真也。其生不長。其  
 死必不終。偽而露其真也。反者情久極而歸性。露者  
 性久蓋而歸情。性與情同出而異實。天人交操。其半  
 我生之天為先。我行之天為後。先常不離人。後常欲  
 去人。一失一偽。一反一露。天之乘人而出。人機也。唯  
 至聖極惡。無出入其中。則曹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  
 操之香履。漢武之輪臺。不如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  
 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躁也。巫善令既  
 逐之。而公有煩苛之病起。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  
 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  
 有悖乎。四子既逐而有四。乃復四子者。處暮年。四子  
 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置公一室之中。而有一婦人

鄭正域評  
公自貽伊戚

齊震評不謹  
微杜漸以至  
此

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  
 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  
 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既有兵難。故國之道塗  
 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古者羣居。二十五家  
 書於策。謂用此七百食將不得矣。則其置社。謂以社數  
 之書社。降下於衛矣。故不給之食。公  
 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言其所死者無知則已。  
 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幘以裹  
 首而絕。幘。所覆也。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  
 也。葬以楊門之扇。謂用門扇。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



沈鼎新評又  
引鮑叔牙  
公不能用

張榜評餘情  
嫻嫻

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桓公管仲鮑叔  
牙寧武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為寡  
人壽乎。奉尊者酒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  
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寧戚毋忘飯  
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  
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未長春評。奇造情刻。管子書本行也。如是能。不則  
果想。亦如是直。不則贖。此小稱三舉。管子曰。其有  
意乎。焉言也。指遠文深。入儒錯道。都非法家之論  
修治兩可服之。第曰短語。其體可短。不可修。可小  
稱。不可  
大等。

梅士亭評。此篇言君有過。貴自稱而自治之。自稱  
則無覆。慝。自治則無宿愆。然其作始也。必簡其將  
畢也。必巨。故明王懼聲以感耳。懼氣以感目。謹其  
微也。桓公悅四諛臣。而不能終遠。可謂不能謹微  
者矣。故露尸出蟲。為天下笑。有如鮑叔牙之以能  
其直事。爭於君前也。何念之不謹也。此叙書者之  
意也。

四稱第十三 謂稱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  
道之臣。無道之臣。以戒桓公。

短語七

朱長春評元  
孫北併書中  
勢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昏愚。不通諸侯。四鄰之  
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  
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



辱令。言已能不皆盡之於君無所隱藏。桓公又問曰。

仲父。寡人幼弱昏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

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

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

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先故之臣。謂

也。今以忠誠收聚。而固其武臣。宜用其力。聖人在前。

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

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

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

鄰國以幣帛來聘。當取之以懷來。有德其此亦可謂

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

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

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

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為言君既美好。宜通官。又合於

須聞於惡事乎。以此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繡緣繡。吾

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

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子

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

梅士亨評論  
有道無道君  
臣意肯周匝  
而語詞莊聯  
文章又是一  
變

要尾



牙養純評鋪  
列洋暴昏後  
之習乳賣既  
陶漚丹井復  
復次口語語  
朝韻

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舍止也。謂止讒賊於其旁。與之近也。有

家不治。借人爲圖。言自不能理其家。借他人圖也。政令不善。墨墨若

夜。言其昏闇之甚也。辟若野獸。無所朝處。野獸各恣意爲生。不相統屬。故無朝

也。不修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狂惑者。失其性。

不分善。衆所怨。詛之也。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其鐘

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敖其婦女。唯與婦女爲敖。

從。獠獵畢弋。暴遇諸父。其所接遇諸父。惟以凶暴。馳騁無度。戲樂

笑語。式政既輕。刑罰則烈。言其法式之政既已輕。至於刑罰。惟益酷烈。內

削其民。以爲攻伐。反以削生。辟猶漏釜。豈能無竭。

則江海不能滿。故必有竭也。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

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

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

以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

委質爲臣。不賓事左右。賓。敬也。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

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良臣皆私其所有。必能於國家及其發。又曾徧之也。

之能。發揮於政事。循其祖德。辯其順逆。推育賢人。讒

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

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

張嶠評文問  
臣極周楊

曾子證自管  
頭說是大旨



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為

拂遠君為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

慈一作辭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

若有憂則臣服之服行也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

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

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

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為臣宿

事左右執說以進不斬亡已執彼說以進於君專遂

進不退所謂知進而不知退假寵鬻貴假因也尊其貨

賄學其爵位未必能貴其爵位進曰輔之退曰不可

進於君則言已能為輔弼以敗其君皆曰非我由斯

退而私議則曰君不可輔小人所忌推過於君云此非我

不肖故君有敗乃更不仁羣處以攻賢者君子故

其羣處常有見賢若貨其見賢人無敬恭之心見賤

若過其見賤人無矜恤之心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

與善人唯其所事人有曲而事倨敖不恭不友善士

讒賊與鬪不彌人爭其人見乎則恣令唯趣人詔有

制命不問可不則向而順無補縫之心唯趣人詔有

之言其接諛詔一本作訟湛面於酒行義不從從順也

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令迷或其君生奪之政

葉水心評有憂臣服之干詰一德之誼

張芳評假寵鬻貴其貨

亦表和評說合列之臣難施顏面



洗得新評各  
奉其身一語  
刺心酸鼻

生猶奪政况保貴寵矜懼寵而矜誇者則保依而貴  
於死後乎遷損善士善士則遷改捕援貨人其所捕  
政柄下以保矜貴寵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其貨賄之人與之同  
引者唯財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其貨賄之人與之同  
貨之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其貨賄之人與之同  
出也又用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為君君若有過  
黨而駢益奉身自潔推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  
各奉其身過於君也  
日善哉

正言第三十四 闕

短語八

管子卷第十一終

管子卷第十二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蘆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一 蔡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侈靡第三十五 續按此篇多錯 短語九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 天地四時既無  
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 古淳而今澆古質  
誅言今雖不同古可為 借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  
政誅其不法以復古 借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

道非獨出人也 俱在下其能若此亦言非有出人之  
則小 借帝借也言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

本長春評選  
節生核剪段  
雜珍瑣瑣玉  
聖金豆耳文  
不論奇正大  
雅則大小巧  
則小  
法物評奇語



送也

張嶷評枝庶之遺

趨用賢評一足有履一足無履以耻辱可以當外也

治也今人法之不

趙用賢評大昏謂甚昏昧也博夜後夜也謂長不明也所以甚言今人之昏昧

管子

卷十二

在齊藏林

道修古而山不重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

山無草木日童弊竭

也。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

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故

天下平有時牛馬之牧不相及

各自足則不相及也

不相知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

行者不出百里而來

者所求故鄉而不理靜也

雖立公卿不理其事以人靜故

胼一踣履而當死

諸侯犯罪者令著一隻履以耻之可以當死刑續按踣音奇物體不

具也春通一踣

胼一踣履承象刑之化也易加于諸侯大夫不上諸侯安可施刑刑則貶削六師耳已

今周公斷指滿

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

非人性也敝也

今周公謂時所用法也稽考也罪滿而斷則從而考之首稽其罪者亦從

而考之應斷足

所罪滿者又從而考之凡此欲以為慎審也罪定者死之然人尚不服其罪豈人性之然

乎時爽

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未作而民興之故也

載生也今地利既重人之生殖穀物君則從而毀奪

弊盡之所以養有不足人既惰於本業故競起而事

作是以下名而上實也

謂下但有農作之名不得自用而實皆歸於上也

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

聖人察人之本游之於富壽之域則倍堯以前為然也

大昏也博夜也

夜謂暗昧之行也今人主至於大昏者則以博為夜事故也春演昏昧也

夜息也上皇之世大合明以上晦廣靜晏以下息晦

上何滿稽之庸息下何毀敝之不足經曰俗人昭昭

我獨若昏谷人察察我獨悶悶又曰其政悶悶其民

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此大昏博夜出於道家之

說也其倍堯之世混吾之美之象乎是以易用勝而

明君北極而嚮明萬物負陰而抱陽君子闇然而日

二 七齊藏反



沈氏新評  
莫善於侈靡

朱長春評禮  
樂好故上用  
幣而珍玉敬  
事業賤故家  
力農而粟米  
賤故事業乃

自秉之反

章所以至道之極昏然而平且之存夜氣也故曰省  
 本而游樂昏夜本也亥子之交天地一元之復爰歷  
 萬古之祖乎是除昏無日問曰興時化若何興也其  
 除夜無日猶除日無歲問曰興時化若何興也其  
 理若莫善於侈靡侈靡謂珠玉之用也管氏以為珠  
 何也君若不重則強者守之以為招人賤有實敬無用  
 貴之君若不重則強者守之以為招人賤有實敬無用  
 故度時興化莫若重珠玉以為侈靡賤有實敬無用  
 則人可刑也有實謂穀帛可貴而賤之無用謂珠玉  
 也春通刑法也侈乃上之務儉是下之本秉尊者得  
 博奉以侈無用處卑者取勤本以豐有實上隆下齊  
 上隆以化下齊以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  
 儲此所為人法也如賤事業本之始也言粟常人賤之賢者貴之如常  
 人賤之今則賢者之好禮樂如常人貴末業若此者  
 可謂務本之始春演貴五穀而賤珠玉明君之德所

自秉以風儉乎以易世而鈞化則無若反之使上貴  
 王而下賤穀穀而如珠大詘矣國亦無利焉故輕  
 重國軌諸篇皆以幣調穀操上重以衡下輕故曰穀  
 貴則萬物賤穀賤則萬物貴人君御穀物之相勝而  
 操事於不平故託用於其重以三幣守財物御民事  
 而平天下然則輕重所以衡流而調其用也侈靡所  
 以導源而握其本也以上侈靡易下儉實而後軌可  
 得而設也故天子至百姓所藏物不同所貴賤相乘  
 法使反上下交貴賤而用侈之為儉之也珠者陰之  
 此化術也君失術而強豪術盜之則國困珠者陰之  
 陽也故勝火珠生于水而有光鑒故勝火王者陰之  
 陰也故勝水玉生于山而藏於山故勝水其化如神  
 言珠玉能致水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  
 火故曰如神也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  
 狗馬百姓藏布帛不然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

敬政評四  
管以爲



士享評曲  
善教之妙

賤所貴而貴所賤。粟米可貴而賤之，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雖務鰥寡獨老，無所與之。今藏

之者，所以賑貧乏，故為均之始。春通四藏皆國蓄，以待穀之貴賤，而權之者無減，則入強智道能矣。則粟

米反貴，珠玉反賤。賤貴相反，百姓救生不給，又安四窮得與五穀之分乎？故敬無用而賤有實上，侈而下

殷則百姓勤於本，而贈於義。義於分無告有給，天下蕩平。此大同之化，均之始也。謂始於與時易化，上下以不同為同，操不均成均也。此結語總結一段，不與教孰急，誘以感心，用二者何先也。管子曰：夫政教

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標，高舉貌。秋雲，悽慘，有愁悴之容。高置且遠，能生人之悲心。喻教者憂人之不令，見其威容，人亦為

之傷。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鵬然若藹之靜，油潤貌。鵬然，和順貌。夏雲之起，油然含閭，將降其澤，及人之體，去除熱氣，而和順。雖有諠噪之人，亦皆恬靜。喻教者灑之溫辭，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者

矣。艾深而思，若秋雲之動人意，既動則自然，而使人思之。人父若流水之蕩搖，自然而蕩搖，則從教若流水也。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春通四若，四人分喻四教。秋雲夏雲，藹靜流

所自生者而思生，教之始也。身必備之。教者若夏雲之順適，故其往也。教之入而往，生其善心。教人之始，必牌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句人心若然非，備此二者，然後可也。牌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句曰：真者諱靜，又曰：人所真，不肖者化焉。教者既若秋雲，始見而哀憐之，又若夏

之始也。無不化焉。春通以言教格，以身教從上者，下之表也。焉，立三年，而百姓盡仁，身備之也。士有百行，于已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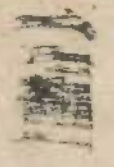
管子 卷十二 四



是一見使賢全。教人未有不備備而一闕于身。此闕不行矣。故貴身久一日以備焉。備身如坊表。昭揭而行。天下儀之。若皎然秋雲。身見若秋雲。在空人見而化矣。雲至秋而昊天高氣清。人所喜敬也。人至賢而端視身律物而有所治也。斯其比矣。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祭神。山祭之。而從聖化。人則敬尊衛其君。若祭落神。山設祭而祈福者也。春通敬待愛使屬賢者。夫祭神所以威民也。尊賢所以勸民也。故曰。祭神。山祭。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使其賢不肖。化。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賢與不肖皆教而使。今夫政則少則。即皆從教。犯。故於為政。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少用為則也。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欲成太平之形。以知其徵驗者。全能去則而使人斯。太平之先兆也。春演則法也。教以身備所則也。非為則者也。故儀行祝化。不使而眾。則政陳常樹軌。設一切以示人。則究其身于為所則少矣。是教曰。內心之

微而政曰。外形之徵也。人之從上。以象德。不以象形。上之化人。以冥神。不以徵貌。故用回心。不用帶而用耻格。不用苟免。其所使備。而神斯為使。眾而諭耳。中主之憲。未嘗不肅。不如賢主之無憲。而肅為則多。而取則少。辟不辟之謂也。天下人心最神。能知吾之神。又能知吾之不神。唯無不神為全神。全已之神。斯通人之神。故曰。若祭神。山用貧與富。何如而可。問貧富祭。祭不言而則者也。曰。甚富不可使。甚貧不可使。曰。甚富不可使。甚貧不可使。故不可使。甚富則驕。甚貧則監竊。曰。甚富不可使。甚貧不可使。故不可使。甚富則驕。甚貧則監竊。水平而不流。無源則竭。水而不流。謂水也。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遯已。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下有。政平而無威。則不行。威以爲本也。愛而無親。則比例。政平而無威。則不行。威以爲本也。愛而無親。則流。但行汎愛。無所偏親。則親左有用無用。則辟。句之其愛流漫。賢智不盡力。親左有用無用。則辟。句之

未養純評見  
或不可弛



微而政曰。外形之徵也。人之從上。以象德。不以象形。上之化人。以冥神。不以徵貌。故用回心。不用帶而用耻格。不用苟免。其所使備。而神斯為使。眾而諭耳。中主之憲。未嘗不肅。不如賢主之無憲。而肅為則多。而取則少。辟不辟之謂也。天下人心最神。能知吾之神。又能知吾之不神。唯無不神為全神。全已之神。斯通人之神。故曰。若祭神。山用貧與富。何如而可。問貧富祭。祭不言而則者也。曰。甚富不可使。甚貧不可使。曰。甚富不可使。甚貧不可使。故不可使。甚富則驕。甚貧則監竊。曰。甚富不可使。甚貧不可使。故不可使。甚富則驕。甚貧則監竊。水平而不流。無源則竭。水而不流。謂水也。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遯已。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下有。政平而無威。則不行。威以爲本也。愛而無親。則比例。政平而無威。則不行。威以爲本也。愛而無親。則流。但行汎愛。無所偏親。則親左有用無用。則辟。句之其愛流漫。賢智不盡力。親左有用無用。則辟。句之

卷之二  
五  
七



水養純評見  
魏不可僻

大長春評天  
地之理陰陽  
生殺而已  
之是為德威  
惟威生殺天  
之威靈則賞  
皆囊而藏之  
故有敗亾之  
禍必因成形  
而論於人比

君之威權

孔穎達評有  
必有恩威成  
之門

若相為有非怨。雖曰當有所親而用親之理僻左。則  
中此但為怨非而。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  
已親之無益也。或復上得短而下持長共殺用之不度如此者或  
能懷怨以敗國故曰危本不稱也。春通曰常子罕之  
擅刑施上無度以制而下長為用終以危君篡國而  
此上短下長危本不稱也。兩承無威無親二者而  
祀譚次祖犯詛渝盟傷言。譚延也。國敗絕祀之事。延  
言之敬祖禰尊始也。祖禰大齊約之信論行也。詛盟  
罪。齊要束之信。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天地以秋  
整齊要束之信。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冬肅殺雷  
所以論行也。震電耀為威為政者所薄德之君之府囊也。凡尊始  
取則故威不可弛之也。薄德之君之府囊也。論行論  
威為政者所當行德薄之君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比  
皆囊而藏之故有敗亾之禍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比

政行也可以王乎。必因王事之成形。考於人事此  
也。春演盟必質於大神。要於先祖。而後詛言。君政不  
靖。國秉倒持。于是危本而託齊盟。然而無益也。犯者  
渝者傷者接至矣。不知神以國為依。盟以行為信。兩  
者輔政之用。非捏政之本。君自強威。而假神威命。與  
幾何其必法天地刑德之理。以論威乎。不讀不苛。如  
雷震尊如四時信上。司無刑之政。為契而下券矣。此  
惟威惟明。盛德皇極之也。非論於薄德之因形者  
也。然則教神也。政亦神也。在無際有際之微。而非化  
用形用之判。資效以入人。則賢鑄天下之不肖。資政  
以律人。則威懾羣下之不逞。德引於先。刑隨於後。故  
政大行而請問用之若何。問用也。必辨於天地之道  
王可成也。請問用之若何。問用也。必辨於天地之道  
然後功名可以殖。天地有尊卑。藏威之序。故辨於地  
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士可戚。威親也。貴珠玉以  
賞士。故士可親也。

管子

卷十二

六

管子



楊慎評君以政為年以政

沈氏評應上其言富息

孔義生于富

君親自好事謂好為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仁以好任

所謂悅人君壽以政年君所以壽者由為政以順年

命不中道天也莊百姓不厲厲發六畜遮育五穀

遮熟遮猶兼也春通遮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

也春通親事則杜上短下長之危強斷仁任則遠無

威無親之故故君得久長壽考民得恬阜物得蕃穰

然後既富之穀可用民也是以政先養而後教百姓

行禽矣此謂自因也不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

可勝以待人之可勝也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

若俱賢則不可得俱賢若何曰忽然易卿而侈不

而制難以王矣去故而取新春演俱賢如雨晷

仁賢忽然易事而化關定將勇者勝蓋既無後以行

魯之評最得機要

衰必先而奪人故用人行政忽而變以吾之變勝其

所不變而後能加之如兩驅齊駕加鞭者起之矣故

晉方盛而楚莊反轉孫叔勝變而足以成名革變昔

趙方強而秦昭潛易武安勝變而足以成名弊故成

名承弊而民勸之承先代之弊而成能名故民勸勉

起衰故上得幹蠱之慈種而民富流慈以勉言待

沈氏評不有

感與物俱長應物而後言待感而後動所謂故日月

之明所謂與日月齊其明春通應風雨而種風時雨

君禮不故猶效也如故事之故應風雨而種若則以

失故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民之良也君人者德

出度物有生莫能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不

上事而又醜惡天地之化此非天子之事春通醜類

也不有上事而欲類合天地非天子之事天子配天

不齊疏林

老齊疏林



越馬賢者  
化可以用人  
則必死于化  
矣  
朱長春評  
許也計國者  
以家君操因  
重而行之稱  
計家起化而  
下之通于流  
水是君有邦  
欲之術長來

葉水心評  
欲瞻願正行  
民所重

趙馬賢許  
雞是之卵卵

者政。民變而不能變是稅。傅華。稅柱也。革皮也。也。華而內不革也。今人變而君不能變。有革而不能革。亦外革而內不革之類。故取喻焉。不可服。輕君之心。故不服也。民死信。人無信不立。諸侯死化。變通之以盡利。不化則利竭。故死春通革。主必革而變之。可服。故土與下。請問諸侯之化弊。弊。謂無。而無。弊也者家也。言國之弊則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非人所重。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及。君虎豹皮。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君上用金玉為好職。故來獵。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幣。故用功力。好職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有田宅然後可。

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瞻其所願。則能用之耳。君之於欲。瞻願。然後可用也。春。通行民之所重。一旬。應上。衣皮。以下。民窮。草食如獸也。衣食之輕。不足。民生。而用其重。于死。不得矣。故。道主於後。靡。以通。民化。時。故。必有富。之用。有商賈之行。而後能通。分。之。振。管。氏。乘。馬。輕。重。之。本。指。要。歸。成。化。而。富。不。侈。矣。今。使。衣。皮。而。冠。角。貧。力。本。則。反。手。上。古。不。童。不。弊。矣。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言。上。既。乏。於。衣。食。傷。心。者。不。可。以。致。功。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者。窘。悴。而。不。足。致。故。普。至。味。而。罷。至。樂。謂。富。者。先。奏。至。樂。及。食。至。味。功。故。普。至。味。而。罷。至。樂。謂。富。者。先。奏。至。樂。及。食。至。味。也。絲。竹。而。雕。卵。然。後。瀚。以。灼。之。雕。棟。力。道。然。後。爨。之。皆。富。也。

管子

卷十二

八



必難飾太潔  
而後論以食  
之薪必離琢  
而后以炊也

者所為也。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趨丹穴而求

富者靡之貧者為之。富者所以得成此侈靡也。此百姓

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百姓既為富者所兼

此富者之廉富成此侈靡亦以百姓振起之故也。豈

富者能自為乎。春通凡富者之所靡皆貧者之所為

一人而百工之為備力不相兼故以彼之所怠借此

之所振化居而相為然後得生非以自為也。俱自為

則無為之畜化用。今欲為此畜貧富之法。其臣者予

而奪之。謂臣富者。今欲化之使貧。使而輟之。既使之

用。然後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今得父繫而伏

成其功。徒以而富之。富且取其物終之也。父繫而伏

之。或加父罪而繫之子。必予虛爵而驕之。或空與爵

位以驕此人。令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者先財物

有所貴用也。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以射春秋之

利。今則官自。有襍禮我而居之。於我若此者。順其意

而居。時舉其強者以譽之。富而又強。則為之作聲譽

強。即勝。下強。而使服事。服行也。強者。辯以辯辭。其有

強是勇。強可使服事。服事必成。辯以辯辭。其有

者。則令智以招請。富而多智。則使招來而請謁也。春

廉以標人。使為人標式。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

位。君能堅意強力。以乘上之六者。可以廣。不能使之

其德。又。可以分其上之任。故位輕者也。不能使之

必評改行

能使。皆亡之却也。堅強而乘。固為亢以矯。令不受祿

爵之廉。廣德隱脩。立名之士。流徙遁思。以逃祿之士

宋長春評畜  
化為句用字  
屬下徒以以  
下六者予奪  
使極之變化  
也富從以財  
祿貧士伏父  
擊詩用罪辭  
予虛爵貴其  
體貌而無其

春秋考議  
以時而消也  
予有各德德  
也以時齊而  
起之功能盛  
者強也時與  
舉以名勸之

卷十二

七卷載友



謂非強人

沈惟河評真性者順習性

沈惟河評成文之信斯成變化以妙合陰陽

謂良評厚意開國即從造惠迪之後

此謂國亡之郊。若不能使任上之六者，乃流故法而

守常。謂古法得其法者，則尊禮而變俗。流遁之俗，上

信而賤文。文虛而寡，好緣而好。駟，子朗反。緣，即捐也。

惡者必亂，故棄之。喻姦人之雄，亦亂國當絕。春通好

緣，緣附上也。臣媚結以求寵，好駟，駟市僧也。大賈曰

駟，臣以功力市上祿爵者，一日緣人情而制法，修其

教，不易俗，齊其政，不易宜。豈爵祿以酬能，不使大言

受小祿，小言受大祿，駟主市，其此謂成國之法也。為

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戚，親也。反者，真也。順

反之，然後有成。民欲佚而教以勞，勞致於耕，民欲坐

而教以死，死致於寇難，勞教定而國富，積財，死教定

而威行。致死則莫敢當，聖人者陰陽理。言法陰陽之理，故平

外而險中。此則含陰於外，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

者傷其文。情盛則化之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變其

美者應其時。事應其時，故變矣也。春通，君司變者，不

化，故神運而情不可示。文昭而質不可表，反此兩傷

故善化變之主，藏其而應名，移事而應時，名以人化

時以天變，其此端微妙而起用，不能兆其端者，苗及

大，此所謂陰陽之理，陰陽易也。不能兆其端者，苗及

之，常失於幾，故災及之也。故緣地之利，緣順承從，丙

之，指順天之意也。當承厚舉其死，以舉事則死也。開國

閉辱，若能開國以納善，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天



禮與評玩善  
言則國門焉  
經后承明祝  
所謂開國閉  
辱卑爵也年  
辱論辱與也  
非舉則辱焉  
一知人序以  
耳明祝知神  
序故年無辱  
舉

未長春評寒  
與開國閉  
辱一正一反  
此為不能開

地之吉綱也。能參天地之利則承從天之指者動必

明。句。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逆天舉事故公事則

道必行。公事則無擁故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善

言可玩故開國以納之也。春演地利有定定緣其定

以參吉綱天道昭變化承其化以明動指此效天法

道之道也失人以下則用人進善之權陽明為榮陰

汗為辱老子曰辱為下陽榮為生陰汗為死舉一善

人榮進而生舉一不肖辱進而死凡舉人于朝與眾

公之也書曰開四門公則國門開道進行而善言玩

私則奈其辱辱亦既有辱常奈之何唯知神次者

反是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犖當令巫祝知神之次秩

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犖者操牲及珪璧執犖爵

以禱神而謝家小害以小勝大祭祀之費家雖有小

逆舉之罪也損因此小損以勝大

員其中辰其外既以謝過又當員中心無所專回

而復畏強長其虛其有強大於已者則當長而物

正以視其中情其於物也雖見外正猶六可信又當

下難解臆之犖薦神也且薦善於君如視薦犖於神

神者必可以定國然而國之利害常相衡也安能必

利而無害但使大小利害相準取小以勝大如擇禍

從輕是也此妙智圓干中而善時應干外也又強諫

者畏而受之逆志求道畏強臣儼一敵國所以開門

而來善也唯我內長虛其心而外正物以視其情則

善不榮辱瞭然中見所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

以閉辱而無失人也

胡以備之謂寇有至國門以塞百姓警衛而可擇天下

誰敢敖者事至于此如何救而可擇天下

管子

卷十二

十一

管子

卷十二

十一

管子

卷十二

十一

管子

卷十二

十一

管子

卷十二

十一

管子

卷十二

十一

管子

卷十二

十一

管子

卷十二

十一

管子

卷十二

十一

管子

卷十二

十一

管子

卷十二

十一

管子

卷十二

十一

管子

卷十二

十一



西臣有以自  
樹者

朱長春評強  
與短是人之  
則明與短劣  
不齊而欲立  
齊之唯舉賢  
以風故下俱  
應

柯香評處大  
臣亦深思

朱長春評國  
事毋入言彼  
勢方固我無  
天挾之

之所者。謂不為天下擇鬼之所當。謂為神所擇。人天

之所戴。戴仰者也。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得此

之人。付其身而任之。雖有寇賊。無若我何。故安。春通

君明。何嘗不啓國門。何嘗不闕。忽有塞。則大奸煬。而

而擅權。當戶而拒賢也。能為大封。非大德不足以勝

能為大塞。非大通不足以招。故三擇而一付。所以安

身。而利國家也。不如是。門塞且主。壘百姓。強與短而

無救。且眾附無以備之。田常六卿且作。立齊國之若何。

謂寇賊既持強弓。又執短兵。列陣而

立。齊國之名而舉之。則歡悅也。重予之官而危之。與

辭。高子之名而舉之。則歡悅也。重予之官而危之。與

重官。則不。因責其能以隨之。猶儼則踈之。毋使人圖

避危也。責知其能隨而任之。則自謀厲而猶踈則數之。毋

之。無所領望。啓寵納侮。使人圖之也。猶踈則數之。毋

使人曲之。因不寵任而求已者。則數加惡義以悅之

之官。皆民譽危之。任艱圖大。踈之數。此所以為之也

之。旄不測之進退。杜無形之伺怨。大有臣甚大將反為害。謂大臣

撫人。皆此可以禦上。大有臣甚大將反為害。謂大臣  
臣且甚大甚大則。吾欲優患除害。將小能祭大為之  
通君。故將反為害。言我且欲寬優此患。漸除其害。毋見其小能。潭  
奈何。則察知其大欲。為此事如何。亦公之問辭也。潭  
根之。毋伐。根不可伐。此以大樹喻惡也。譬若大樹深固。  
事之。毋入。既未能誅。且回事之。深繫之。毋澗。其深情  
寄令。見之。毋不儀之。毋助。儀善也。彼為不善。章明之  
使涸竭也。當發明不善。令人皆生榮之。毋失。謂生篡殺之  
毋滅。當發明不善。令人皆生榮之。毋失。謂生篡殺之



生榮。此其可誅之時。必不得失之。十言者不勝此。一謂令他事有十

也。雖凶必吉。忍而容之。屈而事之。凶也。惡稔易誅

而已。不儀也。上杜其奸也。以下結其恩也。有善章明

無滅無惡。生榮毋失。知結不知杜。大臣挾竊柄而上

陵。知杜不知結。勢家耦猜孽而下叛矣。持故平以滿

此一權。不惑眾口。狼化而羊。凶弭而吉。故平以滿

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為之若何。總謂收積也。故使

時滿積其財。以無事之時收積。至時散其積而用也。

春通無事之待。即國家閒暇。總修其政。理財用八。無

事之大政。積者立餘日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

也。下兩分。積者立餘日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

靡。積謂富而積財者。富而侈食美車。千歲毋出食。

不外此謂本事。雖復千歲。常令自食其財。無使他外

市。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

縣。春通。人有主。縣謂縣屬也。言欲繫屬人。此治用

積財人。則於官取之。以理其器用也。春通。國

無異人。皆主於縣。人無異用。皆統於上之治。然而不

治積之市。謂不取官財。以埋其用。翻乃一人積之下

一人積之上。此謂利無常。財既入市。則公私共積之

可謂利。百姓無寶。以利為首。百姓無他寶。唯

也。市數十里。列作天下。物各以類。居其俗。信傳游。方准會。九其。風被。皆。之。餘。又。擇。任。以。重。士。



趙鼎賢好  
名之人必盡  
知竭能以干  
虛譽政使為  
民之長也

宋養和評不  
自犯自贖則  
于君民兩利

人。以上言化利。二者無事之待。本力者使耕而食。未  
業者使化而居。民唯三農。商之外則士也。差異其等  
以為民首。因官擇其使以長民。舉擇其好名。因使長民。  
之。使為與利者之長。春通欲任賢去不肖。好而不已。  
故簡視其不可任。以為筭而擇任其好名。好而不已。  
是以為國紀。好名不巳財乃。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  
積財之功未成。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  
以獨名。眾共言此。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  
致醉。既有獨名。又有言名。然後先其士者之為自犯  
人有士行。當推以為先。今反。後其民者之為自贖。能  
自先之。是為自犯其過也。與利亦當先之。充國。今乃後之。是自為其贖不憂國  
也。春通士以道民。寧有自犯民以養君。豈專自贖。兩

高元會評用  
天律率之戒

密正評三走  
諸德而中

者皆法所誅。先士後民。責賢者重。輕國位者固必敗。  
教化也。此節主任官義。故首士。輕國位。則有敬居之心。故國敗也。春  
通。爵位輕校。并用非人。國空政亂。疎貴戚者謀將  
泄。疎貴戚。則有外。毋仕異國之人。是為失經。異國之  
非我族類者也。今而在之。毋數變易。是為敗成。數變  
其心異。此謂失國之經也。事繁而無功。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為漏情。毋數據  
故曰敗成。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為漏情。毋數據

大臣之家而飲酒。是為使國大消。飲酒於臣家。則威  
故臣強。則國消也。春通。懸怒不斷。三堯在臧於懸返。  
作讐內泄。君臣為讐。損體大消。三堯在臧於懸返。  
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器。凶乎。雖使三堯在臧。但懸  
亦不能守其物。之必不返於連比之臣。臣既得之。自  
用樹福。則國從是器。敗而凶乎。器。即奠字也。春通。連



揚沈評曰云  
致悔

此比伍連帥。縣都縣言雖三堯在里并之中。我不  
 得用而任之。人之云。公邦之殄瘁也。故用人者本也。  
 政令者所流而治下也。記曰。上酌民言。下天上施。至  
 尊譚議無賢本不正而下流。沮故令不酌平。苟下不  
 治。夫高下法天地。所以定君臣而待貴賤。以杜爭殺  
 也。高下不相待。則君子小人紛處。旁維倒廷。而國且  
 有篡殺叛。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公流而下。雖堯守  
 亂之禍。藏不施必凶。猶如尊位將反。而未能勝。不平令苟下  
 其本。此位既不可得。自然流而下者也。不平令苟下  
 不治。凡始理下者。必先能平令。令高下者不足以相  
 待。自處其高。欲下待。此謂殺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  
 上。必不待之也。此謂殺君之事。其既立而後壞。民已聚而  
 畏何也。如此者。何也。即以德不素積故也。功成而  
 散何也。無道故輟安而危何也。昔謂善哉。功成而

趙用賢評宗  
 族國之藩屏  
 若毀之則國  
 強兵寇遠而  
 不畏也

蘇軾評力不  
 可聚強不可  
 兼

不信者殆。兵強而無義者殘。不謹於附近。而欲來遠  
 者。兵不信。欲來遠者。必謹於附近。略近。臣合於其遠者  
 立。略禮謂不繁也。言於近則略之。於遠則合之。若此  
 者。則可以立功。春通略。謀略也。近臣一心。謀合於  
 遠。所謂制勝于朝廷。不下堂。而天下服。公國之起。毀  
 一曰。如略地之略。臣近合遠。兵出功立。公國之起。毀  
 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先自疎國之宗族。漸以至三  
 威息。故不畏也。春通。始祖建國。必有法度。世臣所由  
 起也。公則不啻廢宗族。屏輔毀。則不啻疏。此孤國也。  
 遠兵且至。國小而修大仁。而不利。猶有爭名者。累哉。  
 不畏而侮。國小好修遠大。雖復行仁。不遇。樂聚之  
 是也。不量國之小。好修遠大。雖復行仁。不遇。樂聚之  
 其利。而猶與他國爭名。是必自累者也。好自勉以聚力。  
 力以兼人之強。以待其害。雖聚必散。欲兼他人之強。



通鑑評此之  
自恃非高亢  
也故無害

沈開新評  
與陽便非謀  
泄好大

用此以禦危害。如是者先雖聚後必散。大玉不恃眾而自恃。百姓自聚

供而後利之成而無害。大王宣父為狄所攻乃去。陳

也。不可失。扶老攜幼而從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

年五倍其初。言太王雖有眾不恃。但自恃其德。故百

姓隨而聚之。供其所須而利之。疎戚而好外。企以仁

而謀泄。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言自疎已親。好交外

謀多泄。漏既賤且寡。好為眾而約。謂與眾為實取而

迂人。凡此皆危敗之道也。衆而約。約與眾為實取而

言讓。謂實取彼物於行陰而言陽。於行實為陰密。利

人之有禍。謂因禍言人之無患。人雖實禍於吾欲獨

有是若何。凡此獨君之事也。問獨有之何。是故之時

陳財之道可以行。此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

後行。管氏言此。乃古之陳設。致財之道。亦可行。求於

下知。然後可以行。放置之言也。泰通古時。民生養未

遂。而俗淳樸。乃以道陳財。利之下利而上。亦利。是故

名實兼收。無患世衰。利之途散而民之知察。以道。陳

以法。令民將不奉約。必以身而行。所謂輕重轉化之

術。君所獨操而密移之也。族身作而民效之。謂何。以

下政言其行術。政與篇後。靡相合。蓋實取行。陰利禍

皆富。國強兵。內外擅利之事。必先富而後強。先自利

而乘人利。先上筦利而下贍利。是以曰放身。然後行

公曰。謂何。問所以長喪。以豐其時。豐。豐也。居喪者。毀

曾彥評。因重  
張而葬。自不  
可動。

居喪之禮。使人重送葬。以起身財。重送葬。則費用廣

皆盟。黯之敗也。重送葬。以起身財。重送葬。則費用廣



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

謂一親往死一親來生此

謂眾約

人皆親教之重葬可以起財故曰眾要之也

時此重喪禮也重喪因以重葬附身附棺廣費較心

約象本先王緣人情制禮廣孝今乃以陽禮為借陰

術則絕聖大盜之問用之若何眾要巨瘞培所以使

貧民也瘞培謂瘞中埋藏處深培也貧人雖無美壘

墓所以文明也壘墓高美文巨棺槨所以起木玉也

人習為棺槨則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習為衣衾則

猶不盡故有次浮也謂上之理猶有不盡也次浮有

差樊樊蕃也謂壘墓之外樹以蕃其有瘞藏謂古之

藏以金玉或以器物作此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

備合矣方喪之時孝子荒迷或不舉火鄰里為食以

之不能誠力齊敵鄉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流移

禮殊異則人各得其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

觀誅流散則人不眺丘大也夫老者各足於其所不

其親見如此則人安其本不眺望他所而歸之春通

喪葬貧用通工易事日和食相利利之所趨安居樂

業睦里親上可守可戰而民不流殊俗異禮尊卑貴

賤之等也隆殺不同故民不困鄉丘老不通死徒無

山有流散則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

誅故不眺

程敘政評詳  
列眾要財無  
所不用

朱養純評  
然周恤親睦  
之風



姚樞評井田  
丘甸之法極  
括盡

以留民俗也

皆令安樂鄉宅享祭先祖其有誦吟思於他所者則誅之或有稱舉號詠於他

鄉者皆誅之

凡此皆欲斷方井田之數

而立之日數

屋三為井乘馬甸之衆每甸之衆數賦長穀一乘馬

也春通留俗

莫如井田制之陵谿立鬼神而謹祭

非日丘四丘為甸

十六制之陵谿立鬼神而謹祭

谿皆有靈馬立鬼

皆以能別以為食數示重本也

神之祠使人祭之

皆以能別以為食數示重本也

大小皆各有材能

多者食衆能少者食寡故曰以能

別為食數凡此皆

重人木之事也春通喪葬以厚死

內之鬼神也陵谿

以謹祭外之鬼神也唯神道之設

足以約衆唯吉凶

之用最以靡財此治幽者也

為食數則治明者

乃王人奠祿之制從下上視農以

上皆因能詔食者

也食於官出於農農穀有所靡用

則本業不故地廣

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

損而重

言

張際評受地  
之制井然

修祭以餘地與制也春通祿祭承上謹祭食數二者

重而尊之其用豐則國之所入厘供神人之用而君

無餘地與他若一者從而艾之從謂次當受封者艾

矣謂減削也言修祭之

君受地與他同故曰若一者則君始者謂始為

削滅其地與次受封之君也君始者君者也艾若

一者從乎殺與于殺若一者言始受封之君本既無

不與從而殺之彼或自取與受而殺之彼自從者艾

取與于始封者今與先受封者地均若一也

艾若一者從于殺與于殺若一者從無封始句王事

者上句王者言從者先無封今始王事故艾取上事

句霸者生功言重本諸侯既受地分則上事霸主隨

本是為十畝分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也十畝



朱長春評官  
司昭穆承上  
祭神祿臣二  
項以器事尊  
鬼以戰事酬  
功然而宗廟  
之供與朝廷  
之役官不同  
等云云故去  
之上祖之尊  
兩修無害是  
以廟中之序  
川聚以聯宗  
姓胡中之任

用殺以等賢  
勞國體各有  
辨君道各有  
通則為主之  
不可輕也

趙用賢評此  
以下至雖有  
聖人惡用之  
皆錯簡也

謂十里之地每里為一畝故曰十畝若他國來分明  
勸勉而與之不敢交爭如此者所以先他人自取其  
後春通艾治田也殺什一也寬之也從者艾是首與  
功後相率而從辟治者亦從子殺什一所以廣勸耕  
而盡地政也當從無封始為句王事者上為句王官  
者上事為句此制從無封而始王道以此為上事官  
禮之司各言國官禮昭穆之離離謂次位先後功器事  
之治功有大小器有精麤尊鬼而守尊鬼謂謹其故  
句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句本事戰士雖有高下之  
也食功而省利勸臣無功則臣勸也上義而不能與  
小利上當操大義而主斷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  
聞官爭理職則國治祭之時上賢者也賢者居上為

謂十里之地每里為一畝故曰十畝若他國來分明  
勸勉而與之不敢交爭如此者所以先他人自取其  
後春通艾治田也殺什一也寬之也從者艾是首與  
功後相率而從辟治者亦從子殺什一所以廣勸耕  
而盡地政也當從無封始為句王事者上為句王官  
者上事為句此制從無封而始王道以此為上事官  
禮之司各言國官禮昭穆之離離謂次位先後功器事  
之治功有大小器有精麤尊鬼而守尊鬼謂謹其故  
句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句本事戰士雖有高下之  
也食功而省利勸臣無功則臣勸也上義而不能與  
小利上當操大義而主斷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  
聞官爭理職則國治祭之時上賢者也賢者居上為

儀而已非故君臣掌故君臣掌則上下均故君臣掌則上下均  
能有所益故君臣掌或君有故使臣攝之事亦無曠  
故曰君君臣掌則上下均臣能行君事故此以知上

賢無益也其亾茲適能行君之事無損於令主人雖  
云上賢而不用其智謀與祭時適故曰上賢者亾  
無益既不賢則動皆違理故茲適於危上賢者亾

上之而已不而役賢者亾成故國昌上義以禁暴者  
能用之也所以除去不尊祖以敬祖祖始也尊立祖廟所  
所以除暴也尊祖以敬祖祖始也尊立祖廟所聚宗

以朝殺示不輕為主也謂聚會也小之封宗以朝於  
之重載祭明置載行也言公將為行祭至高子聞之

者也載祭明置明而置之欲人不知也高子聞之  
以告中寢諸子高子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中

皆錯簡也

皆錯簡也

皆錯簡也

皆錯簡也



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昺饋。常禮退朝當昺饋而中食。今不然。故致恠之。

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何故不送公也。

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中寢諸

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句諸侯

舍於朝不昺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

與汝及若。若不欲與汝論此言也。女言至焉不得毋與女及若

言。至謂盡理。吾欲致諸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辯於

致諸侯。婦人無豫於外政。故自吾不為汚殺之事人

布織不可得而衣。所以伏遠而來近。今既為人。雖織

不為已用故有布不得而衣。言此者欲桓公立威以服諸侯也。故雖有聖人惡用之

服者寡也后不用威聖人亦何能用之堯為匹夫不

能服三家即其事也。春通中寢諸子一段前後不相

屬後靡不相聞所以乾入為取意證耳曰不為汚殺

布織不得衣聖人無用之不為後靡變化財不得富

伯王無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摩謂新

用之故道為先王之典刑新道謂度時而制法言能

摩故道以成新道定國家然後可以化時也。國貧

而鄙富直美於朝市國者邊鄙之邑必苞直財貨好

遺朝以市國富而鄙貧莫如市。國富財故富鄙輸

也其物莫如盡入於市以市人市也者勸也勸者所

角  
正評鬼斧  
劈空山崩其

趙用賢評按

汚殺之事人

猶言屈已下

人也雖有聖

人惡用

不下人則

疾不至路聖

人亦無用也

永長春河國

貧而利專富

于鄙商賈乘

上之而直市

其美如此則

上困國富而

下無居息鄙

邑爾然則市

不通而人貧

盡如也如此



則下困而先  
上亦困此先  
論富國然後  
下及強兵

季泌評節下  
無築無社意

曾彥評民心  
從好若此

修。本事不得立。後謂饒多也。未事不饒。多農事不給。故本事不得立。春通本善為句。主欲與本之善。借未修以起之。未貨。選賢舉能不可得惡。不流。農穀無所易滯。賤本傷。選賢舉能不可得惡。得伐不服用。而後可選賢。用必待賢能。春通財富祿充。亦兩。百夫無長不可臨也。若無賢。雖百夫。千乘有道。承上。百夫無長不可臨也。之長無人為之。千乘有道。不可修也。雖千乘之國。有以用之。則不可修。營。夫。紂在止惡得伐不得。雖其旅若林。莫不倒于自伐。故。無有伐而。鈞則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鈞則與之。野。鈞則戰。是泛言兵事。力敵則。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兩戰不敵。則弱守而強攻。則。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言紂人苟且。難。有千聚之夫。不。

立一社以統之。如此者。為政之陋也。故武王一舉。取。天下而有之。此萬代一時之事也。春通有時與上。然。後化時。應國自伐。而人伐之。無築無社。則與紂之。萬。前徒倒戈。同一陋耳。故乘此時。一舉而有天下。萬。諸侯鈞。萬民無聽。此三言者。貴春通。萬諸侯鈞。地醜。德齊。故七雄二百餘年。不能統。一。民無聽也。民去暴而歸仁也。上位不能為功。更制。其能王乎。居上位不獨立其功。不更共制之。若此者。我。有勝人。緣故。修法以政治道。則約殺子吾君。故取。然後能王。緣故。修法以政治道。則約殺子吾君。故取。夷吾謂替。政不違於道。若此者。可共謀要殺君子之。不。當立者。吾君所以取夷吾為替者。為此道也。春。通。數言難解。按上言更制能王。此修法政治意。在緣。故。而更制以修總。應上摩。故道新道。定國然後化。時。以此有道約諸侯。殺無道。如武之伐紂。一舉取天下。



楊慎評以同  
而久其口之  
化立而弄非  
無所服

之時也。子字不解。王制雖大曰子。夷之也。有道王之  
無道夷之。或是與一曰。有道治國。民所望而歸也。相  
約殺其君而子於吾。如紂何。戈然替獻替也。更替也。  
謂取夷吾獻替之謀。改紀新故。以定國家。而成王業。  
也。一日桓之意主循。故仲之政主更新。公曰何若。問  
故曰君取故而夷吾謂替更之謂也。公曰何若。問  
以獨取對曰以同。以其德也。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  
夷吾也。對曰以同。以其德也。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  
神不明。謂君子不當立者。雖久臨具位。危亡可  
之食無報明厚德也。此論桓公之隱。雖以囊索之食  
沈浮示輕財也。其散施於人。不顧其沈。所以示輕財  
用曰沈。先立法象。與人定期。則民從之。先立法象。與人定  
浮也。先立法象。與人定期。則民從之。先立法象。與人定  
從也。故為禱。謂先人禱。朝。春通祭祀。縷綿明輕財而重  
也。故為禱。謂先人禱。朝。春通祭祀。縷綿明輕財而重

沈博新評人  
心推戴至手  
不識則更臨  
神矣

名。縷綿也。言每於朝置綿以賞。公曰同臨。所謂同者。  
其以先後智渝者也。所謂臣德同君者。能先後於君  
所謂予曰有鈞同財爭依則說。假令財與人鈞同。人  
先後者也。鈞同財爭依則說。假令財與人鈞同。人  
十則從服。若財十倍多。彼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若  
萬倍多。彼則變化而無不如意。而民期然後成形。而  
故可以成功。而觀者莫能識之。相與樂推。然後成形。  
更名則臨矣。於以名。前所服之人。則臨之以為君矣。  
春通民期成形。而更名則臨。即其日久臨之說也。由  
同而十而萬。由依而服。而化不識。則胥天下之人心。  
同於我而孚我。一人之心。同於天下。過則化。存則神。  
如風雨寒暑變於前。而民不知。出入作息。順於上。而  
民不識。何不可更。而臨之。故由於同之本。其以先。由  
於同之更。其以後。在知臨大君之方。化而調之曰識。

卷十二  
三十一



宋義和評交  
不可先圖

朱長春評語  
問非問辭參

亂與自亂相  
承言人君訪

詢邊情而為  
之事謀

孔頴達評不  
重候人不私  
行人斯可以  
內事

揚雄評天地  
之道內以運

管子

卷十二

禮記卷十二

先後用耳。不識先後，不謂智。不請問為邊若何，以防

禦邊。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智觀也。邊者，兩國交

日有變，當應機而動。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未

故不可以常智觀。當循常而伺之。令人未當變而輒請

者，應機未發，且當循常而伺之。令人未當變而輒請

為變，此謂先時也。更益其亂，故曰是為自亂也。請

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謂參驗知其委

變之亂，然後以事任之。因其所。方百里之地，樹表相

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謂百里之國，自國都至邊

表，使遞相望，其有寇賊之禍，丈夫則走而奔命，婦人

則備食以給之也。春通樹表，如後世烽火，從邊外以

傳內外赴警而內。內外相備，以給外，故曰相備也。

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春秋種獲九為農要，

一日敗費千金，故為國。候人不可重也，唯交於上能

者，必當稱本而動也。候人不可重也，唯交於上能

必於邊之辭。候人，謂謁候之來入國者。候人入國，或

能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春

通周禮有候人，即候吏偵騎邊之交，與辭主之能同

交無攜貳，能必辭無溢言，其人貴選不貴濫，得則成

羊陸之陸，失起吳楚之爭，故不可重也。與不可重

同。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為內因也。行人使

何而可，唯不有私耳。無私則意成，故能為國內成事

者也。春通可不有私，為句，即不可有私，行人兩國疆

場往來，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所主者，欲成內國

之事，春通使能起下，上察邊防外之事，萬世之國，必

下使能固內之事，安內攘外，備邊盡矣。

管子

卷十二

二十三

禮記卷十二







得之上稱量  
但以輕則可  
便耳重則極  
而不可起輕  
善能劑之則  
重以全衡而  
托國輕以得  
寔而樂死

攝載評客賞  
寬罰與帝王  
信必迥別

葉水心評強  
弱兩可恃

楊慎評外衡  
意兩言廣邪  
之意

張榜評與私  
則小與公則  
大

乎春通輕重。即申大小使能之權。不別輕重而全祿  
之。國貧用乏。全賞之。善變為惡。以常。輕重因  
其人。或前輕而重。或前重而輕。非我有私愛也。故曰  
前後不慈。輕者在下。進希爵祿。我操實而使之。必  
奮于功。重者在上。名位已極。席寵滿志。我無從而起  
輕使之矣。故輕重必有齊。大賢重之上位。論道以經  
邦。小材輕之下秩。慕實而樂死。是以凡輕者操實也。  
用人無全祿。全賞以輕重。前後而已。重不可起。輕  
臣須君食。故以輕則可使。輕而操實。重不可起。輕  
必操君實也。以輕則可使。則輕而操實。重不可起。輕  
實。則輕。輕重有齊。重以為國。則以為國。輕以為死。道以  
不可起。輕重有齊。重以為國。則以為國。輕以為死。道以  
使輕。可致死。毋全祿。貧國而用不足。則賢去而人散。故國  
逾貧而用。毋全賞。好德惡。句。使常。雖曰好德。全賞  
逾不足也。所使者乃常人。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謂與  
若此者。敗亡之道。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天下

合。同人皆樂推。犯強而無私害。雖犯於強。乃以公義  
故無私怨也。犯強而無私害。故無私害。謂楚貢苞  
茅之。為之若何。對曰。國雖強。令必忠。以義。令忠以義。  
比也。國雖弱。令必敬。以哀。弱必免也。強弱不犯。則人  
也。國雖弱。令必敬。以哀。弱必免也。強弱不犯。則人  
欲聽矣。犯雖輕弱。則人違之。春通忠義。敬。先人而自  
後。而無以為仁也。先人自後。大國禮。加功於人而勿  
得。施功而不所。稟者遠矣。稟者遠而置民。所爭者外矣。  
交爭無禮者。當遣之外也。春通先人而不以為仁。加  
功人而不自得。則其量所。稟遠而所爭外矣。外則不  
爭功名之內。遠。明無私交。則無內怨。私交。則不公而  
則囊括四海。能親與大私交。眾則怨殺夷吾也。使君私  
與大則勝。國故得勝。私交。眾則怨殺夷吾也。使君私  
交者夷



楊院評開無私處錄葉

程敏政評小惠何如因民

范新評事石如親則非在際以義矣

吾之由。故恐衆怨而殺之。春通有德必有怨。私交之衆。不勝怨家之多。則羣殺。春演殺不怨。利不庸。王者之所以同天下。惟無私也。私出一人之欲。無私合天下之欲。為欲。臧孫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故人欲聽者。我無欲。以聽人欲者。也。凡人有私有欲。一日先已。而後人。一日施人。而求報。兩者所索。所爭。狹而無遠。內而無外。於天下。何嘗無交。無合而我私。於內。比天下。亦且知吾之私。而內怨矣。是以與小。不如與大之勝也。大心者外。公而無內私也。故不令人喜。不令人怒。亦不可得親。不可得疏。天下忘其德。安生其怨。惟有欲而私交者。交雖衆。其遺于交之外者。更衆矣。天下各逞其欲。以攻吾之私。是以朋家讐而亂賊起。故曰。怨殺夷吾何也。君相持天下之怨者。也。可畏也。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春通。予則私。毋奪則公。此謂無外內之患事。

故也。財食足則外內之患忘也。君臣之際也。君臣非有骨肉之親。但以禮義相接也。

禮義者人君之神也。禮義在則君尊臣卑。萬人以寧。故曰神。且君臣之

屬也。以義相屬。親戚之愛性也。相親相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

屬故也。索求也。君親之於臣。子同求其愛敬矣。使人故事也。臣雖屬君。當以事親之故事。君使人

君不安者屬際也。使君不安其位者。則臣但不可不君不安者。屬際也。以義際君。無愛敬故也。不可不

謹也。臣無愛敬。或化為仇敵。故不可不謹之也。春通君臣義合。非可私也。其際交必以禮義為人君

之神。而後其聯屬。如親戚之愛。出于性然。此謂審大

同之。公為求聯屬之道。故也。苟無禮義之紀。君失其

神。而與臣下比。則屬不以禮。而以際。際者。上下相與。但。以位分之交。而情義不孚也。陵偏黨。將起。君將。不賢。不可威。威賢。則邦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不。安。賢。不可威。威賢。則邦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不。安。賢。不可威。威賢。則邦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不。



曠慎評鼎水  
方沮而人聚  
之地美即茲  
乏矣若江湖  
則有不令之  
來皆利前之  
也人皆在吾  
前而復有何  
慮欲防患于  
吾後則難矣  
社事者無事  
可杜也

通尊賢使能故坐論在朝廷君有禮接而  
無威凌宜力在邦國士有效才而無留良  
前易也水鼎之汨也則甚易猶水之在鼎以烹之食杜事之於  
事亦不人聚之壤地之美也由是地美故人死之通  
擾也熟鼎相食而樂聚若江湖之大也人所以為君致死  
樂土安居而老死若江湖之大也者則君量若湖水  
之大無不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簡擇若  
容納故也求珠貝者不令也求珠貝之為也人必去  
而不令之春通求珠貝屬上句江湖之大不令而求  
珠貝者至君澤之大不令而下就養者歸祭祀饋熟  
割烹皆熟祭畢旅酬政此時若遠熱則交解不處矣  
為不可食而利之况又遺其利乎利在來求不須教  
令逐神而遠熱交解者不處見春通古遺利君之於  
敬之若逐神長之若遠熱其逐神者交解祭祀不敢  
留處其遠熱也雖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之尊

重震評事左  
則拂民未有  
危過而不殆

趙用賢評天  
地變息生成  
不息不可流  
祥云

嚴莫與大誰敢窺覲之哉夫事左謂人君行事不得正春中國之

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土哉中國之

謂得禮義之中國也弋取也中國之人見危國過君

不能得禮義之中國也弋取也中國之人見危國過君

春通中國即國中必與之養而其情合失利則左矣

凡立君以安人也與王之主無不同民危亂之主無

不拂民合其同而左之是觀危國過君而弋利不可

之也弋謂取其能而法之如此必危社土

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神亦不得其法不知神  
謂陰陽不測之者也春通利人之所欲不可法而禁  
故民趨如流水神無形與聲不可法而求故敬事之  
如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天地施化日夜不息  
地變不可留停故動化其故以就其新是故得天  
亦循故之四時周而復始無所易之也



朱長春評得  
天化故而從  
新得人敬和  
以同民大道  
仁化而青常  
故高不崩入  
心剛利而介  
衆故卑不可  
勝聖人人君  
一也以其化  
情身而躬  
治國則其  
卑結民而高  
守位神天之  
用也利民之  
趨也唯不可  
習乃不可法

者高而不崩。謂得天變化日新之理。故能得人者卑。常保其尊高而不崩壞者也。而不可勝。得人則衆歸之。故雖卑不可勝。是故聖人重之。謂重人君。謂重君也。故至貞生至信。貞正也。謂正心生。則至信生而應之也。言往至綏。綏謂念言私已。今空以言往而無其實。則至綏已言生而應。至自有道。正生則信至。言往則綏來。皆不務以文勝情。以有因而然。故曰至自有道。不務以文勝情。文勝情。情不務以多勝少。少是能正衆非。故多不能勝。彌虛也。生至合下為句。君心正莫不正。而天下信之。此中孚之化。徒以至言為膠。紛約束。民且苦操切。故生至有道。不以文勝情。主中孚。不動則望有厲。君子儼然也。不以多勝少。術終也。不勳則望有厲。君子儼然也。不以多勝少。術終也。者如旬身行。必令均平正直。法制度量王者典器

柯潛評仲神  
化故不可以  
道

朱長春評非  
右智不能用  
神神將流散  
而往

也。謂國之常器也。執故義道畏變也。君子執守故義以尊於道者畏懼躁之人。妄有所變。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而動化變流弊天地之極理。善莫大焉。能與化起而王用。則不可以道之極理。善莫大焉。能與化起而王用。則不可以道也。若常道格之。其富饒取類於山也。春通典器執山也。以常道格之。其富饒取類於山也。春通典器執故者。畏變而合天地神化者。變與天地同極。極則變變則通。通則王。用之道不可以止。山。艮止之義也。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其人。則與神往矣。非其人。尚明無不用。如此者可謂通靈合契。與神往來也。春通務文多勝人者。動於外者也。用情少孚人者。處於內者也。主心無為。百物自刑。如天極不動。衆星自共。是以天下之人。儀而望之。有厝可依。其表正也。行而則之。句均可象其過化也。然後以法制典器執故而更新之。變化通於鬼神。而動靜合於天地。經萬世而王

管子

卷之二十二

二十八

管子



化不可止。以王道之原無止也。此為兼仁智而妙道用。其聖人乎。非其人化。不流而神與往矣。衣食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或幾乎不全也。親戚

可以時大也。謂時大聚會之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

立焉。人者難靜而易擾。故聖人處立人死則易云。死

無所為。不憂其生則難合也。生者有利欲之心。合而

為亂。故易云也。無防盛生姦謀。故難合

故一為賞。再為常。三為國。然謂一時行其賜。人則欣

人以為常。謂至此時。必當有賞。類三為之。則以為理

固當然。無懷愧之心。春通此。又申私交。屬際歸禮義

應上。其小行之則俗也。若小行其賞。則人習之久之

則禮義。入而一行厚賞。則人荷德故無使下當上必

行之。無使下人。每至時承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

也。下既不希上賞。則專意於市。故商人皆移來入國

也。春通無使下為固然。必行。則下必盡功能。以市

上賞。故曰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人自來市。非我用

之。此等秦末之談。春秋所不道。一日衣食之於人

以下。皆承上神。用動變歸上。下市交以應侈靡之化

從其衣食之忌。而時為親戚之大。以習俗之小。而扶

禮義之久。則上可以祿賞。市羣臣之用。而下即可以

豐。後通商人之利。所謂移商於國。用人理財。兼利之

法也。借財以鼓人。能即借人。以通國布。故不擇鄉以

下。皆言商人貨殖處。使出入。唯利無常。內發山林之

榮養純評生

之一字便生

列生欲生許

注好

楊慎評三賞

而固然若衣

食之待矣衣

食燕會小行

則命久即禮

義賞不狗春

秋而別有神

用則民喜生

而又不致費

必行則各

而與

沈維垣評借  
財借人二語  
鑿國遠謨



楊忱評描盡  
商情

宋長春評極  
言商入之于  
利以此君臣  
應上言利又  
蓋本為俗弊

劉繩評能口  
得師

朱養和評取  
人心以非  
虛心折節不  
能

管子 卷十二

花齋藏板

文義指歸盡此。大略借在術。主在利。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商人常  
 來。故不擇鄉。出則從利。入則不守。商人出國。唯從利  
 又不擇君。則慙怯而苟免。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商人雖不為  
 不為君城守也。隨取而得其利也。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  
 於國猶山林也。隨取而得其利也。今使工商二族。依之以為  
 利。則當容受而取其利也。春通不申。什二者。非吾時也。故  
 市則家聚喧器。尤多塵埃。故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上下  
 本。此亦處物之宜也。春通不申。什二者。非吾時也。故  
 曰。二依。故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上下。情公故  
 其木。得商工之用。故依。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情公故  
 利以此君臣。應上言利又。蓋本為俗弊。積寒其幸者。但得貪  
 之章著上下之儀。徒邑移市亦為數一。其有田邑  
 不私。然則貪動枳而得食矣。枳棘者。所為擁塞也。農  
 藏財。積寒其幸者。但得貪。徒邑移市亦為數一。其有田邑  
 食而已。無餘利也。

於市。此亦為費數而得一耳也。春通。貪人必求利于  
 而故不敢妄動。如積藩守而化居。各得其食。若輕移  
 從必失利。向之什。問曰。多賢可云。問多賢之。對曰。魚  
 二。止得數一耳。問曰。多賢可云。問多賢之。對曰。魚  
 鼈之不食。叫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  
 天。霜雪不能殺。是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則有餘。不  
 從聖人。而豈云哉。外。何可云者。春通。王制。司馬辨論  
 求之也。官材云。之為夷。吾之聞也。不欲強能。材能之士。心不  
 也。春通。強。不服。智而不牧。士之材。智。上。不服。則勿養  
 人。以不能。強。不服。智而不牧。士之材。智。上。不服。則勿養  
 智。不為役。一曰。強官。人。能。不。服。若。旬。虛。期。於。月。津。若  
 其。心。智。不。為。我。使。牧。臣。牧。也。若。旬。虛。期。於。月。津。若  
 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矣。人。之。道。當。若。每。旬。之。虛。而

管子 卷十二

三十

花齋藏板



楊慎評此欲  
管于八者必  
多自云士豈  
云哉然其能  
霜雪而存信  
虛不強收而  
月津明也則  
類于其道矣

任數自期以來日既至津然後出一明矣如此虛而  
任數理足自明人但虛懷接物賢才自至亦猶是也  
春通旬虛即朔虛天以寅申為天津首尾月死於甲  
生於庚政以朔虛參用而後明於如一以喻士不為  
用則虛名日而虛之即下既而薄之也然後士習可  
一矣。○一日日為君月為臣君道亢制臣道卑服故  
月常以朔虛為氣盈之用盈則饒也虛則詘也詘月  
以應日然後明生如一比于詘臣以服君上下之交  
一如此故月可虛而成歲臣可服  
而成治不可虛乃用下之既薄  
所予則士云矣士之道藝則能既而服之至人所與  
言也春通高賢道廣則爵從崇  
小才道阨則任從薄政論材也  
不擇人而予之謂之  
好人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  
遇人則與無所簡擇  
可謂多所愛所愛多  
當審此兩者以為處行則云矣  
擇而取寧不擇而與

而養博則士  
云矣

姚樞評總之  
節時于政一  
言苞盡政之  
大小

姚樞評總之  
節時于政一  
言苞盡政之  
大小

用此以為處身之行則其理可云矣春通  
好人好利非好賢也審為處行賢可論矣不方之政  
不可以為國不方之政  
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  
靜謀

節時於政與時往矣凡為節度當合於時  
不動以為  
道齊以為行守正不動以為道齊  
避世之道不可以  
進取無所能故不可進取  
陽者進謀幾者應感顯

其事者欲進而為謀幾再殺則齊  
再殺然後可齊  
再殺然後可齊  
再殺然後可齊

王再為伐崇武然後逆可請也  
既齊則天下服故請  
位也陽者進謀以下公問之辭也春通方正蕩平王  
道也曲為偏靜為無用世安賴之政必法天隨時而  
節如生殺刑賞其大者主不動為道齊不一為行去  
其避世之尤要于經世之務謀進顯之幾感應之猶

卷十二  
三十一  
七



恐世之不齊其再殺乎。即誰能去兵。齊之以刑也。如此後可回世運而應天運。前段云矣。已完。不方以下皆問辭。下曰時。曰不殺。皆與此應。○一日。曲者拘于隅而不通。靜者安於常而不動。變化不神。與道相違。道因時者也。以逆合時。以時節政。是以靜為逆。根動為道。行專主不動。以齊行。則避世之為非。進取之權也。偏於陰也。守陰乘陽。進謀而用幾。時生則生。時殺則殺。以殺為生。而後齊。此天地之運。而節時者之所請法也。殺之齊。與不動之齊。懸矣。陽進幾。應再殺。皆運也。所謂節時于政。與時往也。故下對運謀一取之時。對曰。夫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離也。言歷運之謀。崇管相

因。若天地之有滿虛合離。乃理之。春秋冬夏之勝也。不可已者也。春夏為合。秋冬為虛。然有知強弱之所。若無春秋冬夏之變。則不能相勝。然有知強弱之所。而成歲。有道之伐。無道亦猶是也。尤然後應。諸侯取交。尤。殊絕也。謂應運而王者必有智而強。殊絕於眾。然後應諸侯。

兼水心評智  
謀而又成以  
威是敬仲本  
色

可以取天。故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謂以神。以神事鬼。謂依時而。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禮事也。享鬼也。

不殺智運。謀而雜。彙刃焉。雖用智運謀。亦須威以成之。故曰雜彙。雜也。

滿為感。感則物應。其虛為亾。亾則物散。滿虛之合。有時而為實。實滿時為。時而為動。虛時為。地陽時。貸。地在假貸萬物。精。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厚謂過氣以長養也。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於寒熱。冬有極寒。夏有極熱。是故王者謹於日至。謂冬夏至。夏有極熱。冬有極寒。是故王者謹於日至。謂冬夏至。至之寒。故知虛滿之所在。以為政令。知其寒熱之虛。已殺生。句。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時冬時。既有肅殺其萌芽。內發。欲生。



沈鼎新評  
寢于冬而成  
行于秋精心  
于虛滿者

也。然其時方寒。合而未將。合可以異。其隨行以為

時。可以決斷。罰罪之事也。將合可以異。其隨行以為

兵。將凝合。初見其異。隨此時而行。可以為兵威也。分

其多少以為曲政。曲為政。春通運謀。節時於政也。運

時在天地。謀政在人。以人合天。必通於時之化為化

中則守之。偏則調之。極則應而動之。精以治身。宿以

治國。謀于此矣。虛滿也。合離也。孤虛旺相。分至之候

也。強弱也。多少也。陰陽進退。長短之度也。皆天見其

時。君應其政。故觀于天地四時。陰陽之所尤。則外以

應邦交。而內以安存國。天人神鬼交感之數。盡于此

時矣。所以君民因三壽者。乘時而得天也。安危定傾

與天與人之說也。以智運謀。合時之變。以雜糅刃。用

時之殺。滿為感之。虛為亾之。合為實之。動之。其上則

二至陰陽。進退之極。物盛則衰也。其下則二分合散

動靜之中。氣長則消也。其元則一陽乎。陽出于地。以

時善養生。殺萬物。進存極至。而運相變通。是以天道

聖人常守其中。偏則冬厚。夏熱。陽厚。陰寒。起于二

之極。不測。而二氣之錯。相過矣。是唯王者謹于日至

以察天運。而知虛滿之在。因布政令。而調生殺之謀

用其中。則合而未散。以決德刑之事。相其偏。則將合

以陽為春首憲。隨行為兵。為秋肅殺。皆從時運多少

之分。應之委曲。之政其生也。殺也。非我。也。虛滿合離

何從其評  
色其味俱與  
時通

之所運。則時乎。此謂政與時。往陽進。謀幾應感。是故

殺不害生。而殺以為生。再殺則齊道。如是。爾云。再殺

者。運從陰。殺起陽。生。又因陽。生。歸陰。殺。則萬物齊。請

天之神用。道之秘符。亦國之時。政難言哉。難言哉。請

問形有時而變乎。謂歲年多吉。對曰。陰陽之分。定則

甘苦之草生也。陰陽之分。定於吉。則有甘草生。齊從

其宜。則酸醎和焉。謂從四時之宜。以酸醎之味。和而

形色定焉。以為聲樂。酸。色青。醎。色黑。青。聲魚。夫陰陽

黑。聲羽。言定色而生聲。夫陰陽



柯潛評惟聖  
人能補洩陰  
陽

進退滿虛亾時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為歲陰言

陽滿虛散合可視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善識滿虛

之所在故奪有以通政事以瞻民常或滿與虛萬人

政事瞻足於地之變氣應其所出謂地見災變之處設

法以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水見災變之氣

誠其祥不弭當受之者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災

須預有所防備之也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為沮謂五行之

應之也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為沮謂五行之

則為沮敗也其亟而反其重咳必為句動毀之進退者或遲重滯疑久而不去者或

即此數之難得者也其為沮敗也或纔有形而違反

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乍進乍退者此形之時變也

凡此皆災敗之數難得而知之者謂歲年之形有變也春通王代天也天時王政之所

節也不日時有變而不常必循常以膠合天人形幾不應符而坐視以行盡聖人為無權矣安云造命

不言命也故曰唯聖人不為歲奪餘滿補不足夫二至變遷甘苦草生此陰陽之相乘代而氣變極於斯

矣從而布五行於四時則五味五色五聲之空迭竭還生其滿虛散合之進退乎亡時者于觀歲變焉而

變之亡時未嘗不時于觀歲通焉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之道不外於定而能相分以神其定則應之疏

為轉之也故曰通政事以瞻民常醫用之九承以療民疾而相運王用之奪補以回民經而相變也變之

氣三虛之通三地有形也救之其出天無形也弭之以正水無形而有形也感之零鼓坊之腐堤五氣之

在天地得常斯平失常斯異異邪氣也注焉忽焉勃焉始奮以孟盛盈以重終陵以隄其奮也少之氣不

黃震評數敗  
災敗則忽察  
常如此



宋養純評形  
客氣極微極

之運不可人爭而可。以大挽此動毀之功。以銷進退之應也。洪範時恒在皇極之克繁露日月水旱勝救在陰陽之縱數之難得。形之時變而聖人不任數。不逐形以通其變。此為奪補政事故。兩儀倚聖人之調為災。而六合恃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言欲沮敗平至無形聲。如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哀。胡辭言之靜者。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哀。胡得而治動。災之餘氣潛然發動。愛憐之氣已潛然而動。自沮平已下。公問之辭。春通沮止也。靜也。不必其亟。則當沮其平。陽動陰靜。沮動以靜然而餘氣愛氣之潛而動。潛而哀。則皆陽候也。胡治之氣。母子相生。我生日餘氣生我。曰愛氣。孤虛旺相之相乘。相乘未來者進而將。則過去者空而衰矣。治動者于此迎其生而毓之。即葆其元而含之。所以培上下相生之符。而制先後相克之害也。太史之占歲運。以啟王者之調。贊以示道者之煉修。不過五德四序之還宮。善

極敏以評形  
懼修者何患  
存焉

持其靜以治其動耳。已微乎。對曰。得之衰時。位而觀之。得其沮氣。立分位而。怡美然後有輝。怡深思貌。謂深得其美。理觀察之。修之心。其殺以相待。既知災氣之所色。則修德於心。之。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當察火而德禳。或滿。故書之。帝入神農。不與存。為其無位。不能相用。春演滿虛。即孤虛王相之位。其衰也。生也。其生也。代也。交迭而勝迭。而用也。是故。一歲之紀。貞而元。一月之周。晦而朔。一甲之候。亥而子。陰符曰。天地殺機。以其殺而為生乎。上之常之。為歲。虛盈虛。下之變之。為反。重補奪。修之心。其精治也。修之心。而應其緒治也。是以恩愛交生。聖功出焉。觀于殺而得其氣。得其機。得其待。待之始。含章為怡美。待之積。發光為有輝。易曰。美在其中。而暢四支。發事業。此之謂也。天地之一氣。分為兩。



廣評卷  
火不可分

孔穎達評合  
滿則散處隨  
之然終以人  
制天

列為四。位為八。八風從律。八卦相生。一令當位。而泰  
交為用。三分隔八。損益之變。造化故以生為用。爾不  
生。幾于毀矣。八帝。八位也。一日四帝四神。夫五行之  
數十。而布于四時。則八。四時之序。母生子。而火于金。  
則殺矣。炎帝。火位也。火不能生金。而待上以生火。無  
也。無形亦無位。是以退火而進上。離曰畜牲生吉。其  
象也。且夫火土同生。而位內經二火。與土而中。然  
則天地之不盈于火。可識矣。火之不能為有。可識矣。  
用火之不效。其有。又可識矣。微乎神乎。斯以殺為問。  
生以無出。有之道乎。可與道者。通難為俗儒解也。  
問  
運之合滿安滅。易之所序。五帝。謂伏羲神農黃帝堯  
之中。神農所存。事迹獨少。則以不為位。以觀災處氣  
又不用公問。自今之後。運之合滿。何所藏隱。可得知  
之乎。春通無有合而不散。滿而不虛者。天地之運。有  
所相人。有所聽人。有所不制於人。故王者之政。有為  
運謀。有為應變。有為變之所不得回。則人代之數。不  
得不尸於天。而王無術矣。詩書所載。聖人之遠計。良

來長春評世  
數未來之別  
非運氣歲周  
之說

沈鼎新評禮  
移律廢則禮  
傷氣亂漸且  
臣富而權歸  
野后退衰寧  
忍言耶

法于世何下周。而世卒無有不移。天常善而人無常  
善也。故安滅之問。所以極變也。變氣之數。三王不能  
回。是以屋社更祭。無時。誰逃于陰陽之患乎。圖二十  
樹物觀風氣。以修省而弭穰。或祈永之道耶。二十  
歲而可廣。十二歲而聶廣。百歲傷神。管氏對曰。從今  
下安寧。德義可廣。又十二歲。代將亂。而攝其  
廣。又百歲之後。天下分崩。鬼神之祀絕矣。周鄭之  
禮移矣。禮移則則周律之廢矣。周之法。則壞矣。春通  
伯之終。三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既  
家之命。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既  
廢於農事。稼穡之地。荆棘生焉。故草之屬。移變於不  
通之野。春通。攘胡滅越。移中國之植於朔漠。南交之  
野。然則人君聲服變矣。聲謂樂聲。象亂則聲服俱變。  
服騎。則臣有依駟之祿。春通前之桑間。濮上。後之胡  
射。則臣有依駟之祿。依。稱也。代衰則臣富。故臣多  
養駟馬。及其受祿。又以稱之。

管子

卷十二

三六



春通三晉。婦人為政。春通七國。鐵之重反旅金。君幼

后為政。鐵者所以為兵器。常重之。謂下流卑。誠不重

鐵反旅。陳於金而玩之也。春通兵甲戰爭。鐵重放金

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謂齋之下而悲者。食多鹹苦

而鹹苦。皆水。春以水德代周。歷三代。則人君日退。亟

之王。皆于其勝。下言祭時其事也。則裕陵山谷之神之祭

既使婦人為政。則百度昏人。則裕陵山谷之神之祭

君之退衰也。豈不亟急哉。更。改也。國衰則神之祀改。其

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所應祭國之稱號亦更矣。布

朝既變。後聖既作。故改其國號。春通。視之亦變。旌。塵

秦巡遊。勒石之祀。郡縣天下之號。視之亦變。旌。塵

日視而取。觀之風氣。春通。占風望氣。古之祭有時而

節今變矣。觀之風氣。春通。占風望氣。古之祭有時而

星。或祭星以祈風。有時而星熿。熿。星之明。或。有時而

星。或祭星以祈風。有時而星熿。熿。星之明。或。有時而

星。或祭星以祈風。有時而星熿。熿。星之明。或。有時而

星。或祭星以祈風。有時而星熿。熿。星之明。或。有時而

星。或祭星以祈風。有時而星熿。熿。星之明。或。有時而

星。或祭星以祈風。有時而星熿。熿。星之明。或。有時而

星。或祭星以祈風。有時而星熿。熿。星之明。或。有時而

星。或祭星以祈風。有時而星熿。熿。星之明。或。有時而

星。或祭星以祈風。有時而星熿。熿。星之明。或。有時而

朱養和評說

至更祀更號

怡覺春滿可

危

揚實評明視

麻趾之類使

其物藉美下

亦也有若花

落又曰花祭

于鳥祭其殺

于刑數與亡

在罰

煇。煇。熱甚也。謂。有時而胸。胸。遠也。或遠而為求。鼠。應

廣之實。陰陽之數也。鼠。憂也。凡此皆君之憂。人故。病

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言祭時為物作美號。若。是

故天子之為國。圖具其樹物也。春通。術。故。悠。恥。其。夫

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以神事鬼。故歲。數

後。廢聲服。變。神。祭。更。國。號。更。皆。主。運。氣。安。危。以。應。虛

滿。離。合。時。變。之。務。下。言。祭。變。則。事。天。事。神。事。鬼。之。說

也。周。分。野。午。陽。極。也。過。此。變。則。為。陰。故。臣。過。上。婦。擯

主。兵。戈。起。而。鐵。重。於。金。聲。下。曲。食。鹹。苦。皆。陰。位。氣。味

之。變。運。變。而。國。隨。之。矣。祭。有。的。星。云。云。舉。三。代。之。變

祭。以。表。世。運。夏。祭。閏。日。星。殷。祭。陽。日。煇。周。祭。日。以。朝



不能勝天。天子合天道，調陰陽，弭時變，其謹祭祈天，永命乎。天命衰去之，則移矣。故後世盡人事以轉下之俗，尤必運謀參天化以持國之衰。○陰陽之數窮於亥而始於子，子鼠也。一周天為一元，當王者革命之正朔，樹木生為華而殺為落落而更生，則一歲之帝神更矣。當王者易世之建祀，即所云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也。圖具樹物，樹是山川，壇墀封樹之變。三社松栢栗之類，物是文章，服色之易，三代青白赤之尚，此皆世代之更，改步改物之謂也。

朱長春評：此後世識教緯符之說，推青代運之圖，加倍後天之法乎。恐五德所不談，洪範志所不載，陰陽家所不識，九流六儒又其誦矣。意未必管氏之書，其周秦之間，游士歷世運而託為神說，夫談駢于事後，發微於占前，術同懸矣。管氏雖智，論訣之言不能占三，筮人之必亂王公，子之必爭其又迂而及王命革興之數耶。按古大人之器，惟卜筮年入百世，二十周公定洛之符，未聞決於數數之

顯自亡秦者，胡而後始紛紛新漢之交，其最著者周室尚文之後，天地之秘壹開，奇說異人，幻術鬼神，盜起，別有一家數學流傳，密授為後代緯書符命之宗，奉為靈寶，當仲之世，或已有遇之。如石室蘆灰之傳，得于秘藏，采本因自神其業，然而左氏至好奇也。後怪迂微，應前定之談，不過曰卜曰夢曰史曰巫曰妖曰神，見神馮未有及進數之計，則此必春秋之後，之國游客，其端方士占候之家，鑿空依神以動世主，而自見奇，內為神仙方術，外為風角望氣，又怪為九章五運，筭推緯驗，至此廣乃有不得知者耶。聖不語神，理不及數，所謂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可也。夢之中又占夢以求甚，解則惑矣。

又評：後靡大奇矣。時出危言，曼衍動人，又時與言吊詭，欺人不欲人旦暮，如神偈秘密耳，其連休儻，頗似莊子。宿儒難解，免亦作者，故為方駕兩行之。彼談道，此談法，故異彼負而神博，此方而詭而細，其才亦異。政天地之間耶。







沈氏新評聖  
人不禁動猶  
物不禁飛走  
但先之則代  
復離靜體

揚慎靜虛即  
舍之矣潔能  
留之矣造語  
有淺深然由  
致齋而合道  
語何存故

余可以人地  
德評並故  
生求則有

所不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上順道則毋代馬走  
聞也下事得  
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  
則看道今天下之為道皆有心者不知道之以無心  
役于哉走者走無心道役我有心我役道道而可以我  
神完則著故靜為動根不失位乃自得矣動則失  
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鳥能走者馬也今不任鳥馬之  
飛走而欲以人代之雖盡力樊翼而終竟不能盡與  
以喻君代臣亦然故曰不遠而不得故曰難極也與  
人竝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但能空虛心之  
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不潔亦人皆欲智而莫索其  
所以智乎所以智者虛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

但能虛心循理其智雖復遠投海求之者不得處之  
外虛心用之他毋從而奪之也求之者不得處之  
者將欲求之智終不夫正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  
而求之春演智乎通于神舍于心且不得與何外  
求之而能奪凡能奪能求皆有形者物也心之智物  
物其藏也淵而不測其來也孔而不兩其發也源而  
不涸其用也決而不過故聖人者不思而得不求而  
獲神哉智乎有所以為智乎智心也所以為智神也  
故曰昨者神入之今不神入之欲不神之無人而神  
其虛乎欲虛其除不潔乎天下之不潔者欲也神  
不自許也故生而神靈無欲也用志不分神凝無分  
欲也是以聖如赤子神舍而處唯處得處唯無求自  
求曰至無而供其求唯無內無外唯無予無奪無奪  
人舍留處不故能虛無虛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  
出戶知天下故能虛無虛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  
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人事各登降揖



初慎評直人  
合道之人以  
直應物者也  
其言不設義  
不預傾不出  
口不見色斯  
何言乎解者  
知之

與廣評言事  
無此是何  
缺

木養純評有  
好惡因有得  
喪心

讓貴賤有等親疎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六字一句

殺戮禁誅謂之法謂簡擇於物未有能與道為

道可安而不可說夫道無形無聲者也體神而安之

直人之言不義不願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

又孰知其則謂安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驚然不

既絕四海之人誰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言能體天

有能知其則義哉猶靈臺也開其門門謂口也

而靜則道德全潔其宮宮心之宅也

備故不可代也猶靈臺也開其門門謂口也

理而言下解也去私毋言謂毋神明若存則神存

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雖紛然而亂但靜而順之則

開惟清而後開不然目不見耳不聞上失道而下離

事也從解為得無言若存又塞兌鎮樸之川本在云

私去私則靜靜強不能偏立智不能盡謀然後所謀

而紛乎自治強不能偏立智不能盡謀

立能備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立名當

而盡物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

稱故必知不言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道以不言

殊形異執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為天下始君人者

異執與物同理故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若不惡死

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若不好利雖不利之亦無惡

之孽也可殺之生而之死也不可不利多藏而厚亡也

是以吾所大是以君子不怵乎好怵止也

患為吾有身利之情下解中作

言下

松齋藏板



試評真遊  
德園

張榜評難解  
而能其疏宥  
不作訓詁態  
朱長春評此  
心術解與版  
法學不同往  
仕微中道中  
人之言非道  
如者所解

易慎評與下  
誠大是天經  
理味不薄人  
君可與誠而  
不可與誠汝  
其與誠也誠  
與誠也

卷二

卷十三

林齋藏板

休。不迫乎惡。不迫。移人惡死之意。恬愉無為。去智與故。其應也。

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故事也。既忘智。則事自去。過在自用。

自用不順。罪在變化。小聰明。變舊章。則成罪也。是故有道之君。其

處也。若無知。家泊其應物也。若偶之。然若符契自靜。因

之道也。凡此皆虛靜之至。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

職官之分也。此已下。上章之解也。然非管氏之辭。皆

皆不然矣。凡此書之解。乃有數篇。版法勢之屬。皆間

錯不倫。處非其第。據此則劉向編按之由。曰謂為管

氏之辭。故使然也。今究尋文理。觀其體勢。一韓耳目

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

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

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為而制竅

者也。心無嗜欲之為。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

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於下之誠。毋

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起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

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靜為躁君。故

於陰。故曰動則失位。大君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

動矣。君亦能制臣矣。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

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不包。細無不入也。故曰不遠而難極也。

卷二

卷十三

四

林齋藏板



楊慎評形位  
有間及有焉  
得道並無間  
反有難得

朱長泰評黃  
庭曰神虛之  
中常修治種  
精香潔下女  
春

趙用賢評言  
人求知彼必

其修已設心  
以待人一設  
心則非虛矣  
謂之虛者以  
其無藏也必  
去知無藏然  
後不求不設  
心無慮而虛  
矣注非

沈鼎新評離  
理則無舍

虛之與人也無間虛能貫穿人唯聖人得虛道故曰

竝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職主也言所稟去

欲則宜宜則靜矣宜通也去欲則虛靜則精精則獨

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

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

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有此然後不修之

此焉能知彼無此其具則修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

藏也此既修則彼不能虛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率

也無知則循無藏則奚設矣既不能隱藏則無求

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虛

則不屈屈竭無形則無所位趨逆無所位趨故篇

流萬物而不變無物與之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謂

因德以生物故德為道舍積按生知得以職道之精

無形謂道寓于物有形謂德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

得其生者生也稟道之精也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

也得道之精以無為之謂道無為自然舍之之謂德

道之所舍故道之與德無間道德同體而無外內故

言之者不別也同體故閒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

之理可閒者則有所舍所以舍之異也春通閒之理



周元會評兩  
理及出義禮  
唯法來

虛用賢評事  
至則應非先  
設故曰不宐  
言宐即前義

也法非  
楊氏評書中  
直人之言解  
曰莫人言至  
也或疑其字  
誤其意謂直  
人言至人也  
或疑以莫人  
言解直人之  
言謂無言也  
不宐即不宐  
不宐不顧皆  
為何以不宐  
言為句大誤  
解白明

予人間倫敘之外。雖以無為之。必以理舍之。舍者德而所以舍。則人間之理。義者謂各處

其宐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

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

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宐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

得不然者也。有禮則有法。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故

事督乎法。督。察也。謂以法察事。法出乎權。權出乎道。權。道者。事

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

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人無

者。望之。不宐言應也。有時宐言。則應物故。應也者。非吾所設。故

能無宐也。不顧言因也。無所顧思。因也者。非吾所顧

故無顧也。因。舊也。非吾所為。故無顧。續按此節解上

能言。乃為至也。不宐。即上不義。言人心不先裁制其

事物。來順應也。故曰非吾所設。言不預設也。不顧者

因物而動。非吾所顧。慮也。春。通。道。不可言。莫人言至

矣。言之。不如行之。故聖曰。耻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

之。不出。所謂行非我也。迫而後應。因而後起。應非

吾設。彼唱此和。如影之副。形相從也。何宜言。言則應

已後矣。因非吾顧。隨物轉移。如鑑之付形。變。不出於

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圍

也。不知深淺。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

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潔。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



乘養和評惟  
因是以應

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去欲好之

過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無實。姑形

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者以其形也。故曰聖人

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耳於我無言。應也者。以其為之人者

也。人有所為。故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聖人得不應。

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無為之道。因也。因也者。則所務自成。斯應物之道。

無益無損也。損益者。生有為。以其形。因為之名。此因之術也。

見形而後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非因而可。立名以紀。

本長春評無  
則虛又加與  
物與目異則  
虛明乎虛而  
後不物也不  
物而為萬物  
聲

也。人者。立於強。必強。然後務於善。必善。然後未於能

能未成者。動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循於故。致也。聖人無之。謂無

習而成之。無之。則與物異矣。物有我無。異則虛。異於有。虛

也。之心。者。萬物之始也。有形生於故。曰。可以為天下始。聖人

故為天。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迫人於惡。休於好。則

下始也。為好所惕。非道也。故曰。不休乎好。不

忘其所惡。故忘其惡。非道也。二者。故曰。不休乎好。不

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

為。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凡知與言。習從虛。其應非所

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物



朱養和評心  
是佛佛見法  
佛法無三  
哈為僧

舍已而隨  
為法者也  
春通連上  
舍已一句  
感而後應  
非所設也

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

虛。不虛則作於物矣。變化則為生。謂有為為生。則亂

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故曰因也。君

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

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

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未長春評。古之言道術。無有不本于心。心神乎微

乎。道之舍。人之元。天地之委命也。以神而縮形。役

形者。神不居。以神而養神。真神者。道不載。故一無

而神道備矣。天之虛。地之虛。天地故常無為而起

化。人之所不合。天者。膠膠擾擾。虛靜喪而有累。無

也。道將不舍。身將不修。人又將焉治。天地將焉贊

讀管子心術。而知古之道術。昭昭揭日月也。其文

約。其旨精。其義微。四百言。即五千文之要宗。而三

乘之秘藏也。儒者展之以持世。為王為伯。二氏葆

之以善身。曰虛。曰空。虛空者。無有而無。不有也。是

以知心神。而道大也。莊子曰。心養曰無。櫻人心曰

大宗師曰。應帝王。天地以來。有失其宗。而應帝王

哉。無有。

又評道家借君術。譚道術。此又借心術。譚君術。微

言密藏。直是登假說法。不啻微心。往往印心。心宗

鏡也。功到地到者。類了之。太公道。隱人所傳。丹書

陰符。其核必有所自。踰峯而鷹揚。望期而剖封。過

二歷而化。其進于道矣。應石室中秘册。府遺在焉。

或國中元獻。世家宿業。有淵源。敬仲有所本耶。計

時亦與柱下相接。而桓文前之春秋。非穆莊後之

春秋。天下之治道術者。尚多與。宜聖已生。末光之

入



運。至老窮於轍。而益非矣。泣麟騎牛之隱。而術遂為天下裂。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者內若形於外。故德來居中。外

中不精者。心不治。精誠至之謂也。中。正形飾德。萬物

畢得翼然自來。績按後內業作正形攝德。神莫知其

極。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觀而昭知天下。通於四極。物

之義。可以逆順。故能昭知天。是故曰無以物亂官。官

則官毋以官亂心。則心亂也。此之謂內德。官貨兩忘。

春通南華經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又曰。正女形。一

楊士享評前篇言心體。此篇言心不可不治。樂理。敬。所以治心。而友其性者也。

沈鼎新評物言易搖毋亂。則仍歸于定。

楊慎評形正而德來充美。而心得皆。以華言非言。以擬道也。

者。虛其宰而神入。舍也。神吾神也。從外來乎哉。以其外而內集。若翼然來云耳。已來則神通定慧。不出戶。知天下矣。知天下。然後可以治天下。治天下。必先于治吾身。精緒之說也。是謂心術。謂內德。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氣者身之充也。以實身。故曰行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

不得。充不美。則氣邪。故行不正。則民不服。邪。杜。故。人

不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

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

下治。實不傷。因名而財。則物宜之不爽。故天

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及萬物。皆有理存。專於意。一

馬直莫之亂。則是理矣。



朱水心評明  
不權

管子

卷十三

九

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心則耳目自端證知遠事也。能專乎。

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惠迪吉從逆凶豈勞卜筮而後知乎。能

止乎。能已乎。謂能止於已分續按能毋問於人而自

得之於已乎。誠已自通問人致惑也。故曰思之思之不

得鬼神教之。誠已思而不得。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

之極也。鬼神雖能教不精極者。令有精極唯思之極

其得乃非鬼神教之。豈鬼神能致其力也。績按言

自覺此語極精。學者宜深味之。一氣能變曰精。謂

神來教。謂之精。一事能變曰智。能專一其事能變

選者所以等事也。人之來助或占慕之。或選擇之。欲

擇而不濶。故事無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變

消而等之不亂。慕選而不亂。慕選則齊極變而不

之理。應物者也。潔故不亂。極變而不

煩。極變以順物。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

一。謂精專也。既精且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

所謂與天地合其明。聖人裁物不為物使。聖人者裁斷

不為裁而心安是國安也。聖心安。心治是國治也。聖

使已也。心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理與安一在於治心

在於中。理心在於適中也。治言出於口。則無治事加於民。則

枉。故事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功成人服。所以操者

亦不能變

孔穎達評執  
一故不為物

朱卷純評安  
治俱由心則  
精智宜一

管子

卷十三

十

九



其評至非

極致政評華  
德相從空  
堪結成

何後長評  
人處正不可  
區

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

刑雖能操。怒雖能危。比之於道。猶為末功。物不能離。

道無不操。違道必危。是無不危也。

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每

操道。然後百姓理。如此則道為入本。不至哉。

至不至無。無虛也。所謂至非

所人而亂。

天下主必亂。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

也。有司執制。常奔本逐末。滯於刑政。非道也。

也。有司執制。常奔本逐末。滯於刑政。非道也。

聖人之道。若存若亡。見其首

隨之不見其後。援而用之。歿世不亾。

道無形也。無形故曰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歿世不亾。則無盡時。故歿

世不亾。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

無形也。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則無變。人能正靜者。筋肋而骨強。能靜則和氣全。能

則無變。人能正靜者。筋肋而骨強。能靜則和氣全。能

移之時。人能正靜者。筋肋而骨強。能靜則和氣全。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必體大方。然鏡大清者。視乎大

戴大圓者。體乎大方。必體大方。然鏡大清者。視乎大

後能戴大圓。鏡大清者。視乎大

明。必視大明。然後能鏡大清。春通虛而用實。清以生

明。必視大明。然後能鏡大清。春通虛而用實。清以生

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正靜者。則理順而昭。知天下通

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正靜者。則理順而昭。知天下通

於四極。既知天下。則金心在中。不可匿。金之為物。彌

於四極。既知天下。則金心在中。不可匿。金之為物。彌

彌明。故比心於金中。苟有如金之心。則微見於外。外

不可匿。匿之也。春通聖人之心。若鏡。金心在中也。外

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顏色。善氣迎人。親

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顏色。善氣迎人。親

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至

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至

之君。常言之言。則人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

之君。常言之言。則人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

無不聞。故同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

無不聞。故同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

於父母。知子無若於父母。故以言焉。昔者明王之愛

於父母。知子無若於父母。故以言焉。昔者明王之愛

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

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

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

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



姚樞評說列  
禮察性便及  
必有歸者

揚慎評形以  
是知如鏡起

之精也過即  
之精也過即  
折傷

居正評不竭  
不酒以絕水  
心治也

之不足以為愛。刑之不足以為惡。貨者愛之末也。刑

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為心本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

平。正平則能保全其生。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喜樂哀怒過常則失

其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樂主和。故守禮莫若敬。

禮者敬而已矣。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外敬則合禮內靜則

循察。故能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

反其性。亦既反性。則忘其利安。雖心之中又有心。動亂

安。心有利事安處。蔑不足資也。春通心官。思所以為思。非心也。

其神乎。心神舍也。舍虛而神中。居心之中。又有心也。

即性。意以先言。意感而得言。意然後形。意感其事。形然後

宗是。意以先言。得言。意然後形。然後呈形。形然後

思。有形則理可。思然後知。思然後得理。故能知也。凡心之形過

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為原泉之不竭。內聚思慮則用之不窮。猶泉之

有源其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內和則外道表裏無礙。故

可竭哉。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表裏無礙。故

若泉之不涸。而四支堅固也。春通長桑之上池。黃庭

之玉池。道德之甘露。還丹之金液。意其不竭不涸之

原泉。與迫似聚而後流也。因因虛能令用之。被服四

而為凝也。是以誠則明。神攝形。固。但能用此道者。則四

支堅固。被及其身也。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

天下。察於地。故能窮於上下。朱長春評。心術是合道言。上為宗。下為支矣。語繁

于前。而旨略寡。往往得珠于象罔。削玉于棘猴。亦

玄笈秘符。說林珍海。足賞詣矣。



沈得新評請  
時政和總以  
成其建當立  
政利不得奪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建當立凡所建必其當立者有以請為宗靜則思慮審以時  
為寶建事非時雖盡善不成時為事寶也以政為儀取者所以節制和  
則能又必當和同然後能久也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當雖利  
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曰有利非吾儀也  
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順人也人不倡不和人倡而和  
也天不始不隨後天而奉天時則舉無不遠也故其言也不廢其事  
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謂君  
言人乃順而不廢其行事則有不隨若此者當原其  
初始計其理實尋本其所生則其象可知象既可知

物一物是以為

則其形緣其理則知其情順理則情自見索其端則知其名

可索也緣其理則知其情索其端則知其名

名自形故苞物象者莫大於天地萬物共在天地之中化物多

者莫多於日月日陽也月陰也物皆稟陰陽之氣然後化之也民之所急莫

急於水火一日無水火則生理或有不全然而天不為一物枉其時

冬不為松柏不凋松柏生理或有不全然而天不為一物枉其時

不為薺麥枯死止其雨露也明君聖人亦不為一

人枉其法周公不以管蔡之親休其誅放也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

其利冬行霜雪夏行雨露故萬物利也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

其利行賞於善人行罰於凶人是故萬物均既誇眾矣證大也天與聖人無私故萬物均蒙其利既大而且眾也是以聖人之治也靜

沈得新評請  
時政和總以  
成其建當立  
政利不得奪



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循名責實則下無隱情故理。正名自

治之。奇身名廢。奇謂邪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正名

法備則事無闕滯。不可常居也。居必有時而遷。不可廢舍也。

故聖人無事也。廢舍則百度弛。秦也。春。隨變斷事也。居變則不知時。

通二句即無適無莫。以為度。則不成也。大者寬小者局。寬則有餘。局則不足。物有所

餘有所不足。以有餘補不足。則事平理均也。春。演人

之穿之。日夜無降。吾有待耶。台所待又有待者耶。此

中天地日月水火靜身以待。物至自治。知時以為度。

物有所餘有所不足。皆微言也。兵之出出於人。人為人入於身。

兵而有功入其兵之勝從於適。適和也。所謂德之來

賞賜必反於身。兵之勝從於適。適和也。所謂德之來

從於身。修身則德立也。春。通。天道好還。人心善反。涼

人身。故聖人戡兵而耀德。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義

兵從敵而勝。德從身而來。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義

人者則鬼祐。兵不義不可。春。通。不得已而用。恬淡為

之以福祥也。兵不義不可。春。通。不得已而用。恬淡為

上。聖人之用兵。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亡

也。不失人心。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亡

遠禮而驕。無禮而可。弱而驕者。強而卑義信其強。信

則又其戾焉。死之速。不亦宜乎。強而卑義信其強。信

弱而卑義免於罪。春。通。剛強者死之。是故驕之餘

卑。於驕有餘則卑。卑之餘驕。於卑有餘則驕。道者一人用

身評即最其所行

樞評清氣

李池評詳於

其不詳如此則皆和風甘

管子 卷十三

十四



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

賊。殊無取焉。則動皆違道。故人反背之而賊害也。春

通歸兵于道。福服天下。違道無取。反身而賊。所謂

其人入。入左者。出者也。左為陽。陽主出也。右者。入者也。右

於身也。陰主死。故為人。春通左。右陰陽。生殺刑德之義

也。天傾地缺。出入之象矣。四時寒暑。出入之紀矣。始

終。終始。得中之衷矣。遠人同反。無出者而不傷人。入

成。盛衰。循而已。無已。人而天地矣。出者而不傷人。入

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不日不月。而事以

從。但循道而往。不計日。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順道

違道。則凶。豈須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守道者靜

卜。進而知乎。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守道者靜

其身。寬閑。徒然去善之言。為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

而居。能致令名。去善之言。為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

名。若能去言善。直能為善事。其事之成。顧人之者。然

然無名也。績按去。乃云字。該言云。善言。為善事。反

無名。即下文能者無名也。春通去善言。為能者無名。

善事不言。而躬行。反無名。不自矜其能。能者無名。

從事無事。深能其事者。必不求名。然其從事安然。閒

善事不審量。出人而觀物。所載。謂凡出命令。當觀物

累事。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

之也。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

朱襄和評天  
地解廿六合  
開句想此意

程敘政評無  
能無事即下  
有中者

揚慎評人以  
中為衷衷失  
而難衷故即  
其衷而與之  
與尚書原維  
衷之意及切



場頓評有無  
成故成可貴  
有成故無成  
貴無而有貴  
有適以貴無  
文特有新貴  
非徒直無成  
而已

故曰功成者曠名成者虧故曰孰能弃名與功而  
還與眾人同君弃功名則與眾不異孰能弃功名與名

而還反無成弃功名則無成存貴其成也孰能弃功與名

有成貴其無成也若其貴成乃是無成春通未有成

成而不居是以不去無生日極則反月滿則虧極之

徒及滿之徒虧巨之徒滅謂能立大功也春通日大

巨者為滅如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天地忘

日月之紀紀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譽之不

其唯忘已乎不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則

自清也春通西以靜徐清至無以功言為事或察而

人用心若鏡也道在虛一無以功譽之言以為事成功萬物歸之

徵之無聽辯無聽其利口之辯言悅之也美惡乃自見萬物之歸當順而容之其天或維之地

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

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天張於上

自古及今而不沈墜者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

必有神靈維載之故又況於人夫不能自搖者人或搖之不能自搖有

夫雷鼓之動也必有以而動也春通莊子天其運乎

以雷鼓乎吾夫不能自搖者人或搖之不能自搖有

宋長春評天  
維地載一段  
言至微功至  
微老之靈  
莊之扶搖  
之直養

應用野評或  
者指言或搖

管子 卷十三 十六 莊子



之或言天地  
尚有所以滿  
載之者况人  
官無治之者  
政問治之者  
狀下遂詳無  
聲無臭之如  
而口耳目手  
足本之注非

時搖動誰  
使然也。視則不見。聽則不聞。謂  
滿天不見其塞。風無壅。集於顏色。寒者遇風則色慘  
下也。不見其塞。塞時也。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責問其往來  
知於肌膚。雖肌膚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責問其往來  
薄乎其方也。則謂遇方。韓乎其圓也。韓復貌謂遇  
乎莫得其門。雖復圓轉終不見其門也。故曰為聲也耳為聽也日  
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今天口  
各有其倪非徒然也。必精神之比。夫事物之動搖則  
風使之然。然求風則不得。語神亦不見之也。春演或  
之為言。至妙也。生天生地生人。天地且不能達。而况  
人乎。妙于有妙于無。以清以寧以靈。太極也。或維。或  
載。或搖。太極本無極也不見不聞。灑滿天下。無而有  
矣。顏色肌膚往來莫知時有又無矣。有無合一聽之

難經評書優  
常事富有  
官之迹

冠用賢評耳  
一讀屬上句  
為是

于或。故以乍方乍圓。而五體萬事。物各自司其用。我  
無為焉矣。此謂若然。若然者。自然也。將名之神名之  
氣。不得強而。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或生。亦  
名之曰道。當生者生。當死者死。神為之主。言有  
西有東各死其鄉。雖其所居有東西之異。至  
儀能守貞乎。人人理則置之常法立之。常事通道能  
官人乎。有能守其常事。隨時變通。不故書其惡者。言  
其薄者。上聖之人。之。猶有意薄而不化者。則書而陳  
之。居上者。然後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  
化而通之也。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  
之。口之習也。手之指也。終不徒然。必以耳發於名聲  
。事物之至。或以手指之。或以口命之。耳發於名聲  
。凝於體色。此其可論者也。心外凝結於體色。如此者

管子  
卷十三  
十七



沈維垣評巧  
下論一句可  
看全文

性之敏惠故可。不發於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  
論者也。不發不凝。所謂頑鄙者也。故不可告論也。春  
非其至也。可書與言。皆其鬼鬼惡薄也。上聖之人。思  
以言哉。死者為生乎。生者為死乎。死生存鄉而無鄉  
神矣。微乎。故有可因者。口乎之。至于物。則神命之。百  
所謂發名聲。凝體色者。也。大匠之規矩。而巧不論也。  
然而論不存。不論不亡。懸以待人。存亦可。亡亦可。人  
亦自具。兩至之。至于百世而聖同。且慕而知解。何待  
顧問哉。善濟者。水自和。善宜者。神自祥。舟筏所濟。而  
非所以濟也。無適而往耳。彼之解。象之不解也。而解象  
舍筏行。遺履直而往耳。彼之解。象之不解也。而解象  
之不解。然後明。解之利。至則至。人獨解。故遺諭教矣。  
遺諭不可論。兩過則相視而笑。莫逆于心。人也。安知  
其笑之莫逆哉。見堯于羨。見文于琴。至于至常。且至  
無日。與其入往矣。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  
吾有不亡者存。

魏評不可  
言指是一是

黃評遊平  
無方

謂人可誘令。至於所欲。至如此者。故曰。濟於舟者。和  
存。亡教。故教存亦可。教亡亦可也。故曰。濟於舟者。和  
於水矣。水和則能濟舟。義於人者。祥其神矣。與人理  
神與之。福祥也。績技言聖。人口不先言。手不先指。俟  
物至而後應之耳。蓋可言可指者。易知而不可言不  
可指者。難知。其所以然。難知。於不係教否。故能濟舟  
者。必得載舟。水之理。能應物者。必得寓物。神之妙。神  
即所以。事有適而無適。非雖有所適。可。若有適。解  
然也。不可解而後解。雖時有適。潛默周密。人莫知其由。然  
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用密若結。故為善乎。毋  
提提為不善乎。將陷於刑。提提謂有所揚舉也。欲為  
舉。欲為不善。又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是以  
恐陷於刑。罰也。善不善。取信而止矣。為物所信。則止



何後良評高  
言一何綺

矣。此言可以為。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懸乎日月無  
善不善之取也。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懸乎日月無  
已也。其正而止。若能常得中。則名與日月俱懸而無  
已時。愕愕者。身以天下為憂。愕愕守正者。忘  
也。不以萬物為策。刺刺操求。甘謂智謀之士。能忘智。當  
天下于天下。因物付物。故有愕愕之虞。無刺刺之執。  
切刺刺。物有刺心也。為策。因物以應災。我無心也。孰  
能弃刺刺而為愕愕乎。智者勞而失惠。忘難言。憲術  
須同而出。凡為法術。必重難。須同眾心。然後出之矣。  
下何思慮。知者失之。謀者敗之。去知遺謀。成。然人無  
已交適。內固一而外同出。可以盡年。可以應王。無  
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損益之事。當潛而為之。又曰  
何謀。此慎密之至。春通難言。

如何謝然  
張矣。近。庶也。

之。心。言。而。議。之。前。謀。僉。同。而。後。出。出。而。一。定。無。益。無  
損。可。免。于。更。故。曰。知。何。知。乎。謀。何。謀。乎。雖。知。之。常。曰  
慎。密。之。至。審。而。出。者。彼。自。來。於。彼。故。自。來。目。且

曰。稽。自。知。則。能。知。人。曰。濟。知。人。則。能。以。濟。同。不。以  
人。稽。考。彼。矣。知。人。曰。濟。知。人。則。能。以。濟。同。不。以  
乃。濟。知。苟。適。可。為。天。下。周。道。也。若。此。可。為。天。下。之。周  
也。內。固。之。一。可。為。長。久。固。之。則。長。久。論。而。用。之。可

以。為。天。下。王。既。固。於。心。度。時。論。用。天。之。視。而。精。既。可

下。則。於。天。道。改。四。壁。而。知。請。四。壁。周。禮。所。謂。四。珪。有  
祝。天。能。精。之。也。四。壁。而。知。請。四。壁。周。禮。所。謂。四。珪。有  
祭。以。四。璧。而。祈。請。其。福。祥。也。則。壤。土。而。與。生。天。既。降  
祭。以。四。璧。而。祈。請。其。福。祥。也。則。壤。土。而。與。生。天。既。降

管子

卷十三

十九



楊慎評其可  
歌衆人之心  
可知新不可  
天揚雄則幾  
于巧辨

天期前衆  
於養神評惟

士為之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風動波應大小唯所  
欲適。天地之應。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  
曰篡也。臣代於君必是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武王以  
則非篡也。謂之篡之。豈能使紂之衆。前  
歌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故曰孰能去  
辯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為篡者則以紂恃其辯巧自異於  
物。逆天絕理。毒流四海。故也。向能去其辯巧。與衆同  
道。何武王之敢窺哉。雖欲代之。故得篡名。春通天於  
穆而視精能知。請能與生。知以無知。與以無與。風遂  
水湧。莫知然而然。扶搖朝宗其所適如是。自如是而  
已矣。常曰父子世變。曰君臣革。革之順天應人太矣。  
哉。物運之自然。其皆不可知乎。不可辯巧謀乎。同道  
于衆。合道于天。曰吾何以  
知道之不肯人哉。以天  
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

樂水心評世  
人於名利既  
遂及是醒眼

沈博新評正  
是所為高者

行修者王道狹。思索太精則於卧名利者寫生危。猶

息也。為猶除也。能息名利則除身之危。春通明歸于  
思。太精則神苦而衰。王道本于行。太修則德孤而狹。  
名利生之所不得免也。而不可久。狗也。宿而臥。則  
盡于物而危于生。寫盡也。下數句皆申承上意。知  
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為阻也。周其智於六

故於其生。持而滿之。乃其始也。持滿者善名滿于天  
有阻難也。持而滿之。乃其始也。持滿者善名滿于天  
下。不若其已也。名滿于天下。則名進而身退。天之道

也。未有能名。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則敗。故  
身俱進者。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則敗。故  
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嫁子於滿盛之驕倨傲暴之

人。不可與交。交於驕暴。則道之大如天。無不其廣如

管子 卷十三 二十



梅士亭評以  
此考身則身  
大以此行情  
動其真君子  
及身而誠聖  
八形如踐性  
只緣灼見生

地無不其重如石萬人之力不能舉也其輕如羽一人載之不  
天如地如石如羽所謂變動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  
不居周流六虛其為道屢遷服行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也棄近而就遠何以  
費力也道近在身不能求之於已而望故曰欲愛吾  
身其文瀾先知吾情知已情則能君親六合以考內身適六  
種一考之於身身皆備之則何須奔身而遠以此  
之也春通即克已復禮歸仁修其身而天下平以  
知象乃知行情於身知象乃既知行情乃知養生知  
情則不違理不違理則全故曰乃知養生春通情  
乃知養生莊子曰左右削後周而復所行身之道或  
以恬養生知養生恬左右削後周而復所

和  
後乃學也

復本所也執儀服象敬迎來者執常儀行常象  
迎之今夫來者必道其道而上道從也將來之理必道  
乎何來平有來者有所為來者來者吾敬儀象以迎  
而所來自各道其道若有所為使而莫得其朕左右前  
後因時也時乎時乎時行物生而無遷無衍命乃長  
大道周而復矣吾何以迎天日敬無遷無衍命乃長  
矣理既從道而來但道而行之無遷和以反中形性  
相移無寬衍而為之則命久長也以無貳是謂知道  
相葆則形全性順故能相保也一以無貳是謂知道  
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固守則道自行春  
約情引而漫也命本貞一攝于情則不固必無遷衍  
而已發之和反于未發之中則情歸于道形保于性  
命乃長人道之一而無貳者無遷責其往來莫知其  
無衍之謂故曰得一為天下貞

管子

卷之三

二十一

管子



楊忱評守一  
則期不失人  
期天矣

時若責生之往。索之於天與之為期。求性命之理於  
也。則期不定。索之於天與之為期。求性命之理於  
也。則期不定。索之於天與之為期。求性命之理於

行時以天期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春河一其端。固其守。無遷無  
其道也。一可為也。時不可為也。守可為也。以待不可為  
之。自合于為念。一何以哉。一則天。二則人。天無時不  
通人。而人自隔之也。故曰。穿人日夜。人顧自塞其竅

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女也。大明之明非愛  
之極。謂天也。大明之明非愛

人不子也。愛惜也。非有所隱情。同則相從。反則相距  
也。與天同則從。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

也。與天同則從。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  
也。與天同則從。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

蔡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春虛昧道  
謂之不明。知道謂之大明。大明。天明也。吾無自用明

而以從天之明者也。是以人而同天也。同而從其一  
乎古之人。模而一。今之人。點而二。是以古知不神之

沈維垣評有  
入于無身依  
然道

為神而今以神之為不神也。故曰。聖人不能違時。不  
失時。天下之萬物。皆無之生。存及存之。人于無  
兩者。同出而異名。道無也。身有也。道不可有。知身不  
可以無。知相終始。相生。成。和。未往。未來。如有逆。既來  
如有。葆。葆與逆。二而非二也。一之而已矣。唯一能時  
准時能天。唯天能道。字由人乎手。萬化生乎身。知此  
謂之大明。大明有知無知  
也。從之耳。司之耳。同則一。

楊慎評。白心。文至高。無一駁語。首忽起。建當立三  
字。便絕。纖。塵。露。其妙矣。然却有。事以為。白心。獨  
言道妙者。單識也。通篇無事不舉。終無一事出于  
虛。無歸于和同。洋洋。海。止。眾奇。瀾。舞。幾欲。獨。移。文  
苑。

又誣言者。倡和之聲。何可廢。廢則無隨。人一事矣  
天之隨。則非有隨也。事隨則失。上故不可。

朱長春評。口心是道中。神物妙門。文亦是管子妙  
請神品。書中如此者。不數。白心。即金心。素心。胸中  
絕白是也。純白而後神生。全神靈通。此必有本之



言。古奧權奇。疑非管氏之作。春秋戰國。未曾見此等文字。  
又評。一。幸總以歸任。隨天為道。絕不談政術。言言皆治人事。天養生之經。命曰曰心。心為真君。天與人之交。獨此曰神。案。白者。虛曰純白也。天之所以遊。道之所以集也。陰符之觀。天執天。聖功神明。老子早眼。與天無極。莊子天門開。天光發。尺於非人。人見其人。時人合人。都此道古。至人之所修。神人之所通。術豈他乎哉。一天而已矣。于管氏書為最精。于道藏為羽翼。大傳須功地門裏堂上。種種自旦暮。即解然有得力。不解人。但是夢語。浪蕩。雖然秘藏也。難言矣。鬼神呵之。

管子卷第十三終

管子卷第十四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叅評

唐

蘆泉劉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

苑園城也

美惡賢不肖

愚俊之所生也。

謂生於地

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流通。

者也。

水言材美具備。其潤澤若氣。以支持於地。若筋。分流地上。若脉也。

故曰水具材

也。言水材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

上字評此  
水如血  
水等論  
公玉為  
道之而下王  
者之器更為  
見道之註



張榜評水備  
諸美又濟詰  
生

管子 卷十四

人之惡仁也。津和也。惡。垢穢也。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雖黑及揮揚

之則白如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以意量之則多少不

可以概注於器滿則止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圓方

邪山無所不流平則止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

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以道以卑為室。王而水以為

都居都聚也水聚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水可為平準五量取則焉

故為五量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

為五色淡也者五味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

五味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萬物取平焉。諸生之燦

也。能濟諸生以適。違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夫亦自水生焉。

故為得。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而亦有河

於天地。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皆含液也。產於金石。棟金於

之穴。或有集於諸生。諸舍生類。皆得水而長之。故曰水神。莫不有

溜泉焉。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華得其數。其

茂。文理明者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從無。及其常者。

常謂長育。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潛。夫玉之所貴者。

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也。王

覺金文本推  
厥旋翠於

材美



長短故稱度  
者有多寡故  
小故稱量皆  
得水之神也

管子 卷十四

二 花齊或反



郭正域評忽  
然出玉一段  
奇突

宋長春評六

入五人龜龍

蟻慶息莊子

自以為洗洋

談悠運行參

差始不至此

不至此乃以

莊子

水谷純計上

言王其言人

入生于五行

而水為之凝

可參精氣粉

物之言

文相適近理各堅而不感義也感屈聚也廉而不刺

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

取適玉病也以其茂華光澤竝通而不相陵容也叩

精神故不掩瑕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象古君子是以人

主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九德出焉人主所以

為符瑞九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陰陽交感

也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咀咀口和嚼

胚渾初凝類曰五藏五味出於五藏後也春通未有

藏之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

其而後生肉脾生脛脛在脾肺生骨腎生腦肝生華

革皮春通五藏所主與內經及他五肉已具

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

為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

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

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

察於微眦故修要之精言精思是理修是以木集於

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為人凝停也言精液而九竅

五慮出焉五慮謂耳目此乃其精也九竅五慮精麤



趙用賢評此  
言水之精細  
濁塞能存而  
不能亾者生  
人與王注俱  
非

紫水心誦五  
了六日護之  
真劣

之必評其神  
在妖幻

張榜評水經  
理不具非伸  
不則

濁塞能存而不能忘者也。謂人之稟氣麤濁而塞。伏

閭能存而能亾者著龜與龍是也。言龜龍稟氣微眇。悠遠而暗冥。故能

存亾而為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卜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為萬

變化也。物先為禍福正。謂龜得水火之靈。故先知。龍生於水

被五色而游。故神之靈。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蠶蠋中蠶

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隱覆天下。欲尚則凌於雲氣。尚上欲

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上下無時。謂之

神。龜與龍伏閭能存而能亾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

地。或世不見者。謂涸川水有時而絕。生螭與慶忌。世不見生螭

也。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

中有谷有水。谷不徙而水不絕也。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

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

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

螭。螭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

之。可以取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

塞能存而不能亾者。生人與玉。伏閭能存而能亾者

著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螭與慶忌。故人皆服之

謂服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人皆有之。莫不而管

管子 卷十四 四 花齊藏板



子以之。以用也。言管子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言水無理

不具也。萬物莫不以生。得水。唯知其託者能為之正具

者水是也。託依也。能知水理之所依者能巧於萬物。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

水為正。亦具而生。由取法材具之水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

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

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以

道迴復。故令人貪。以其躁速。故令人麤勇也。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

果而賊。以其淖弱。故輕。佚清。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

民愚疾而垢。洎。浸也。濁重故愚。浸則多所漸入。故疾垢也。秦之水。淠最而

積淤滯而雜。最。絕也。積。停留也。謂秦水絕甘而味停留。又泥淤沈滯。與水相雜也。故其

民貪戾。罔而好事。以其淠而積。故貪戾。以齊晉之水。其滯雜。故誣而好事。

枯旱而運於壻。而雜。齊晉。謂齊之西。而晉之東。枯旱。謂其水慘澹而無光也。故

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以其運。故諂諛。以其枯。故葆詐。以其淤。故

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萃。宋之水。輕勁

好貞。輕疾而易。沉滯而好貞。萃。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故葆詐。以其於雜。故

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邪。正當水而故。水一則知春通其解。即其說也。

人心正。不雜。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人心既一。故欲不污。

管子

卷十四 五 花齋藏板

宋長春評以

水心地應首

又起下諸國

之水此脉終

也大奇

杞慎評人水

也一段是因

經此亦可謂

水人也是水

張漢評補敘

諸國究確確

環流流浙浙

灌注半天下

宋養和評婦

根聖人化世

玄湛絕倫



民心易則行無邪。易直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

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欲轉化於人。但則水之

理。故曰其樞在水也。朱長春評管子書。全篇大文字。甚少有則。韓非呂攬之下流也。獨水地奇奇。在戰國古文之尤。莊子馬蹄諸篇。是論體有迹。可尋。燕秦六說博辨。在方之內。此絕不似人問。所有水地是志體。故與他文不同。然貨殖頗相類。却有將建旗。揮。拯乎段。又有變陣奇正。新略。

又評管子以之。管子則之明非管子著篇篇中亦只二語。名耳。他都不涉才人。立題自發其奇。而附之書者。

又評水地絕奇。百氏自火後存者。莊子一。考工二。管子三。如此篇。便直與莊配。郊但有天人之分。莊言風大奇。猶數行。考工一物一品。而博此變

化。亦未有此汎濶。如百谷注。海然極變致而無持義。所以不如逍遙齊物。

四時第四十

管子曰。令有時。無時。句。則必視順天之所

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五漫漫六惛

惛孰知之哉。政。其理曠遠。六謂陰陽四時。其理微暗。既漫且惛。故知之者少也。春通五運六氣。漫漫惛惛。天地密移。孰測之。故有時無時。唯聖來知令焉。唯

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

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也。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

之道。則而行之。四時曰正。令曰正也。其王信明聖

者。日明日聖也。

管子

卷十四

六

管子



孔穎達評臣  
正必由明聖

管子

卷十四

花齋藏板

沈新評使  
能聽信便公

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聖也春通四時效  
 信也。天懸象為明地產育為聖記曰產萬物者聖也  
 二氣推遷日往月來南至短北至長三五盈三五闕  
 信明矣九丘莫阜百昌彙生山有材澤有菡上田麥  
 下田稱信聖矣天宜其氣地消其形天發其光地宜  
 其產布五行於四時種而後物生也天地信四時亦  
 信信故四時正而天地常得其正也天地君象時臣  
 象君無為臣有為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  
 君職常臣職順賢材之人使能之謂明使任賢能  
 使能而善聽信之謂能聽信  
 聽信之謂聖既聽其言又信其事所以為聖  
 者天使不能為昏既使不能所以為昏  
 福也使不能為昏所以為昏  
 昏也則動皆違  
 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

論評源程  
莊貴

而不謀。謂君見下有成則能賞其功是上能以上  
 見功而賤則為人下者直。恃其功勞為人上者驕不

下功則以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  
 驕恃故也。

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陽更用於四  
 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

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  
 定於陰陽也春通其時曰春。春春也時物

星日生也春主生其氣曰風。春而也時物  
 陽動而陰風生木與骨。木為風而發暢其德喜贏而

寒為風也風生木與骨。骨亦木之類也  
 發出節。出也言春德喜悅時與下一例其事號

長贏為發生之節也。其德其事

東方故曰星

楊慎評古以  
日月星辰  
授人時而四  
時皆以星  
春為時首  
龍七宿見於  
東方故曰星



令修除神位。謹禱弊梗。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弊梗。

按淮南子仲春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疑此乃幣更誤。宗正陽。春陽事。故以正陽為宗。

治隄防。夏多水潦。故於耕芸樹藝。正津梁。謂正橋梁也。修

溝瀆。甃屋行水。甃者使之行水也。修屋壞解怨赦罪。

通四方。凡此皆助發生之氣。然則柔風甘雨乃至。柔，和也。百姓乃

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以和為德也。星者掌發為風。掌，主也。

以風發生。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肅殺之氣乘之。故雕落也。行秋政則霜

時也。秋霜降。行夏政則欲。續按疑煥字誤。月令行夏令煖氣早來意。是故春三

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甲乙統春。一政曰論幼孤舍

金鑑評王 政俱順春時 下三時亦以

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列，次也。三政曰凍解修溝

瀆。復亾人。人之逃亾者。還復之。四政曰端險阻。路有險阻。理修

封疆。正千伯。千伯，即阡陌也。五政曰無殺麇天母。寒華絕芋。

寒，拔也。芋之屬。其根經冬不滅。五政苟時。春雨乃來。

不絕之也。春通芋。作芋。艸生類。五政苟時。春雨乃來。

春通五政。按孟仲季三月分五侯。出五政。每政一十

八日。奈於天時。初中末而以政應之。所謂順天之所

以來。合於時。則生福也。非漫敘。南方曰日。南方太陽。故為日也。

其時曰夏。夏，假也。謂時。其氣曰陽。夏之陽。生火與氣。

陽為鬱熱。敵蒸。其德施舍修樂。施舍謂施爵祿。舍道

何俊良評言 夏氣長也

夏氣長也

輔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謹修



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故行九暑乃至

九暑謂九夏之暑也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以

為德也中央曰土上位在中央在寄王於六月承火之

也與火同土德實輔四時入出土在四時之季與之入

章也也。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德雨遍益其生植之力土生

皮膚膚土所生木實成皮與肌膚其德和平用均土

不豈無不生故中正無私位居中正實輔四時此言

和而用均也春羸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言土之四時皆

德也績按此言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言土之所輔成也

土之事也然後寒極而成此謂歲德言土能成口學賞賞為暑

歲國昌民服得賞則熱歲掌和和為雨和則陰陽夏行春政則風

然故為暑風主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霜氣肅殺是故夏三

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

舉之二政曰開九墳久墳瘞之處發故屋辟故窀以

假貸辟開也三政曰令禁扇去笠禁扇去笠者不欲母

拔免禁極在免祖者亦不除急漏田廬田中之廬欲

惡盛陽之氣也春通禁扇笠無極免止中時非通二

程欽政評政  
與頁時同開

何倭長評言  
中央溫和均

極其廣致  
之盛德



政曰令禁置設禽獸。謂設置以取禽獸也。毋殺飛鳥五政苟時。

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辰星月交會也。秋陰陽適中故為辰。其時曰秋。

秋。擊也。時物成熟。擊斂之。其氣曰陰。秋之陰生金與甲。陰氣凝結。堅實。故生

甲也。其德憂哀。靜正嚴順。秋氣悽惻。故以憂恤哀。靜正陰之性也。

嚴順謂德雖嚴然。居不敢淫佚。順秋氣而靜居。不敢為淫佚過失也。其

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時理軍旅。聚而收之也。春過旅。即聚

也。下曰順旅。農羣幹。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衆有武幹

人當聚彼羣材。材謂可以克兵器。當收聚之。百物乃收。使民毋

怠。時云。收斂出師。故聚裝人無懈怠。所惡其察所欲必得。察所惡之方而伐之。

則得其。我信則克。我既誠信。故能克敵。春通秋令。肅

所欲也。日。時察守義。察其所惡。必得其所欲。義蓋以輔仁也。非誠信行之。此謂辰德。辰以收斂

不克信實也。春舒華。秋成實。德辰掌收。收為陰。收聚冬。開藏。故為陰。秋行春政則榮。春發。行

夏政則水。夏多行水。潦也。行冬政則耗。冬肅殺。損耗也。是故秋三月

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長姦邪。故禁之。圍小

辯。闕譯蹠。小辯。則利。日覆國。及譯傳言語相。疾忌為。闕訟者。皆當禁圍之也。二政曰

毋見五兵之刃。時或出師。掩襲。故藏五兵之刃也。春

得已而用之也。故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

母見五兵之刃。師旅營農。當慎收之。秋方五政曰修牆垣。周

缺塞拆。師旅營農。當慎收之。秋方五政曰修牆垣。周

收斂之政

何俊長言秋肅然嚴慘

張長春評明  
子人口居不  
即處曰辰星  
陽辰陰星春  
辰秋



何俊良評言  
寒肅然密

門閭亦所以助五政荷時五穀皆人北方日月北方

故為其時曰冬冬中也言藏也其氣曰寒冬之氣也寒生

水與血寒釋則水流其德淳越溫怒周密

幹存焉故以淳質為德越故也冬既閉藏時則入於

法畜故令散施為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溫周密者

衆陰之閉藏也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

止地乃不泄冬令行故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

氣陰氣主殺故斷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

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以閉藏罰月掌罰罰

為寒罰則殺物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氣行夏政則露

姓極寒寒  
林息不擾

夏雷行秋政則早謂冬氣是故冬三月以壬水之目

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

肥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

謂銅銀之屬藏在山者川藏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

若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圍分異分異謂五政

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凋秋榮

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則刑德易節

失次則賊氣遯至賊氣遯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

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作教而寄武因教而作祀而

若齒  
治人舍人莫



流鼎新評五行與五事徵應原提非聖王不能正時在諸相民庶人以免天地之誅

寄德焉。謂設祭以顯德則神歆也。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

行也。此三者而行唯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

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

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當受罰故其所失各

以其所類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日惡風且熱旱災成

矣方生之物皆枯悴矣此失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

生德也故失生之國惡也。月食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

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

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亾道生天

地。道者口然能德出賢人為故能生賢也。道生德。道法

則成德生正。德修則正生事。正生事。正直則事輪。是以聖王治天

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

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刑德不失四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

鄉時乃逆行也。鄉方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三

旬政異故王事必理以為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之理然後可以長久

不中者必失理者亾。中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則無遠失其理必敗亾。國有四

時固執王事。固執四時之政。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三

政執輔。輔行已德也。

卷十四 七



朱復純評  
刑順時刑  
壽德

梅士享評古者民不知敬時故四時之政為最詳  
三代以來聯蝕於三正之迭用商以丑為正春在  
季冬周以子為正春在仲冬然則春夏秋冬之序  
移憲天之政必有移于不通之節者故古制若存  
若亡管子幼官四時五行禁藏輕重已諸篇所載  
及呂不韋身命所紀皆古制也漢仍秦敝以建亥  
之月為首去古愈遠高帝時趙堯舉春李舜舉夏  
促湯舉秋貢禹舉冬雖四人各職一時而節令愈  
謬故孝文帝時以二月施惠于天下賜孝弟力田  
及罷軍卒祠從事者太子家令晁錯以為頗非其  
時奏言其狀夫德賞非時尚于時  
合况刑殺乎益以見四時宜正也  
朱長春評古列國每月告朔而頒于民則并以月  
正時令布憲以下相民而上應天故小正幼官四  
時月令皆王公所重後世一務于刑政而君與天  
民絕不通上無裁贊下無左右而國多禮寄民乃  
天札厲疾不遂其生矣于是歲時風土田家五行  
四民月令紛紛作于下以自救也其至則陰符大

記規中衛生歌起居法則聖人神道之  
設精之可以采真粗之亦不失盡年

### 五行第四十一

###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本。農桑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桑之具也。三者克也。克。謂

人力能稱。人既務本。設治者四也。治以教者五也。人既奉

禮義。禮義守者六也。人既奉法從教。立者七也。既設官以

立。則設官以守之。前者八也。既能立功立事可與前王比隆春通萬

事。前者八也。物本乎天。一者本也。形而下為之器。二

者器也。人竝立而為三。塞乎天地之間。三者克也。天

道之始終也。上行七。稽終者九也。既能與前王比隆。可謂王道之終也。

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行之官。五聲於六

朱長春評五行篇前文如  
言教指天人  
合發之數文  
禮玄簡不易  
論響向新陰  
符不如也後  
五列列今官  
敬授之修補  
而不精然多  
可文爾雅之  
意其逸古  
耶太史公  
六家陰陽



無業籍合自

亦王以來至

寫書可彙為

一家書而後

世五行族時

壽之亦一業

也

柯潛評靜為

動根故制六

若人之符天

地也

律也。謂播五聲。六月日至。陽生至六為夏至。是故人

有六多。多也。稟陰陽之純以生。故曰人有六多。六

多所以街天地也。街猶陰陽多也。春通街往來之塗

街也。即黃天道以九制。九老陽之數。以老陽地理以

八制。入少陰之數。以少陰人道以六制。六者兼三才

地陰陽之氣以生。故以制之。春通天積陽地積陰。陽

制少之不變也。陽可過。陰不可過也。人履地而戴天

負陰而抱陽。靜為體。動為用。故制六言陰中之陽。靜

生動地法天也。故天有九重。地有八。以天為父。以地

為母。以開乎萬物。以生萬物。以總一統。統萬物也。

通乎九制六府三克而為明天子。言能總一統九制

春通此道妙之要。直苞治之至也。通與修。槩水土以

待乎天董。董誠也。言天子能以中正自反五歲以視

不親。又親反察於五藏。以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祭於

之時。於其所祭之下。貨。神。廬。春通。神曰次。是日

觀。知地位之尊卑也。貨。神。廬。所集。纏。貨物也。物集

神廬。此不易言。神合於精氣。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

合精氣。為三而一。已奠於地。復以日次。隅之。所以為精祥

也。如此者。所以招合鬼神精氣之道也。春演黃庭云。神

沈問新在  
大位之先有  
六極之下冥  
微與

楊慎評修  
者不也上  
作上以行  
天為勾章  
居下古掛  
以洞遠也



揚土享評五  
行人生以後  
之制用也天  
地一陰陽陰  
陽之生人和  
則生不和則  
不生是和也  
不可按以形  
而可調以情  
不可呼以聲  
而可迎以音  
故五音為天  
地元聲六律

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是以其鬼不崇其神不靈。筮卜何假哉。黃帝道之祖也。道無為而天下治。故上言其道。下言其治。此中曰修築水上待天。曰反視五藏不親。曰治祀下觀地位。所以為神虛之合。玄矣微矣。內者精以已合而有常。則風雨得其常也。有為緒外者不知。已合而有常。審合其聲。修十二鍾以常而有經。風雨有常。百貨成。律人情。不失其經。則庶績成。通。故可審合理世之聲。高下皆法人。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得人情。極。極於物理。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天氣以積陽成德。故通陽氣。然後能事。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地以積陰成。然後能下地。又經緯星曆。通若道。然後有行。言能通之節氣。視知其離絕也。通若道。然後有行。言能通天地之道。然後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既通天地所行。不失也。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既通天地行無不當。故龜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雖通天地筮不能為卜兆。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雖通天地。口澤以得萬靈之情。可謂理之至也。春演天積陽。陽主動。動者之生。地積陰。陰主靜。靜者之歿。一日一夜。一作一息。死生異焉。動靜分焉。離合在焉。推之月如是。歲如是。歲月日時。天合符人而神通之矣。至誠前知。卜筮云乎哉。此理陰符參同契之要。歸元于易。不知易。不知天地。不知神陰符。黃帝之遺書也。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辨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

相真上下五  
行之吏

然後能下地。又經緯星曆。通若道。然後有行。言能通之節氣。視知其離絕也。通若道。然後有行。言能通天地之道。然後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既通天地所行。不失也。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既通天地行無不當。故龜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雖通天地筮不能為卜兆。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雖通天地。口澤以得萬靈之情。可謂理之至也。春演天積陽。陽主動。動者之生。地積陰。陰主靜。靜者之歿。一日一夜。一作一息。死生異焉。動靜分焉。離合在焉。推之月如是。歲如是。歲月日時。天合符人而神通之矣。至誠前知。卜筮云乎哉。此理陰符參同契之要。歸元于易。不知易。不知天地。不知神陰符。黃帝之遺書也。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辨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







張暉評今主  
國別以迎春  
朱

楊慎評賈者  
恐瀕於焚而  
還其生非去  
也卯菱卯言

也卯菱卯言  
菱之兩芽非  
指動物也詩

通用賢詩自  
子起周一

甲子六十日  
又庚十二日

丙子故曰十  
十二日而畢

蓋五七三百  
五十日又二

五為十日一  
年之數也注

非

張暉評今主  
發揚以迎

張暉評今主  
靜養以迎中

張暉評今主  
大工

管子

卷十四

花齋藏板

而王者為調之。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之官也

總別列爵謂總別等列之爵也論賢不肖士吏論士吏之賢與不肖當有所甄

也。賦秘賜秘賜之物出而賦賜之也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

數故粟陳也。以田數多少。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

所以愛艸木也。然則冰解而凍釋艸木區萌萌牙區

也。贖蟄蟲卵菱贖猶去也。卵鼻菱芡也。皆早春而生也。春辟勿時春當耕闢

無得不及時也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苗當以土擁其本。不癘雛穀癘殺也。雛隨母

者食不天麋麀母傳速麋鹿子也。言天傷之春通春日遲遲順無急令

禠禠無得傷損也。時則不凋。若能行上事春則繁茂而不凋枯也。七十二

日而畢春當九十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睹丙子火

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行人行使之官也。合掘溝澮津

舊塗舊塗謂先時濟水處當設其津梁也。發臧任君賜賞任委也。臧中委積物當發

用之即以克君子修游馳游馳謂游戲馳馬也。春通陰從

動靜相乘人道合天出皮弊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

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春秋三時聘問之禮然則天無疾

風艸木發奮鬱氣息謂鬱蒸之氣止息也。民不疾而榮華蕃七

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

內御命司徒御理夏政也。不誅不貞貞正也。大陽用事時方長育故無所誅戮無責正以

管子

卷十四

花齋藏板



助養夏時農事尤盛農事為敬順而敬之也大揚惠言言大舉仁惠之事也

寬刑死皆所以助緩罪人養氣也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

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故而農夫修其

功力極然則天為粵宛厚順也宛順也天為艸木養

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

詔戾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

祝宗選禽獸之禁禁謂牢圍圃所五穀之先熟者先

則黍稷也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謂門行鬼神饗其氣

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

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組甲謂以合什為伍謂立十

伍為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

殺斂也諛悅順貌有事謂出師以然則晝炙陽夕下

露地競環環炙實貌方秋之時晝則暴炙夕則下寒

五穀鄰熟鄰緊也陰陽氣足故緊熟春通地質堅剛

比艸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

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

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閉藏其氣不足則發擗瀆盜

賊擗謂遮禁也羣聚之謂其閉藏之氣數剝竹箭言

張點經分世  
休藏以迎冬

張嶠評令主  
欽息以迎秋

沈鼎新評上  
以成四氣猶  
之信以貫四



剝削竹箭。伐檀栢。伐檀栢。所以為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

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貴天地閉藏。故

也。春演生氣泄。殺氣藏。泄盛虛。藏實乏。驗之不足

者。驗天地之氣藏也。藏足者。來復歸根。所謂暢月是

也。陽氣生而止。不助以殺。不足者。陰內疏而不塞。陽

外游而不反。必助陰抑陽。過使下藏閉盜賊之中。為

殺草木鳥獸之外。榮是為貴藏也。以殺得生。殺

中之生。貞下之元也。調贊氣化。以養元之道。然則

羽卵者不段。段。謂離散不成。毛胎者不臄。臄。謂胎敗潰也。雁婦不繼

弃。臄。古孕字。銷。謂散壞也。草木根本美。閉藏實堅。則根本美。此皆順冬閉藏之政所

致。七十二日而畢。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

而大斬伐傷。此已下言逆時。政所致災禍也。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

夫人死。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太不然則長子死

如無家人。夫人有死。禍也。逆氣亦畢於睹丙子

死。則長子死。七十二日而畢。七十二日也。睹丙子

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早札。苗死。民厲。札。天死也。厲

疫。死時當寬緩而乃急。故有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士行御。天子

早札。疫之災也。危。故其臣七十二日而畢。土旺在六月

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土方用事。而修宮室以動外築

城郭。臣死。築城郭。動土七十二日而畢。土旺在六月

日者。則每季。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

戰而敗。士死。喪執政。時方收斂。而乃攻山擊七十二

葉心評送  
氣不祥

崇養和評段  
與上出合  
相反則政失  
而災至



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未長春評。幼官。四時五行。三篇。皆小政之演。王者時政之餘。其言幼官。瞻而宏。五行嚴而精。都問用奇。似勝呂攬。呂攬大而詳。為正耳。○立天之道。以定人也。精治身。緒為國。故先言道。後言政。又評。月令中央土。寄於夏季。上無定位。又從土。故也。天地為陰陽之根。分之四時。列之五行。然而土即地也。以氣無質。形有質。有質即有位。而四氣又各成於土。是以配列為五子。不離母耳。必別土與四氣分位。母子反相離。而春夏秋冬。元亨利貞之候。運皆符。豈造化所以成歲哉。四時屬四象。而土居中。中以合四。不以四分相分。不為中也。七十二日。五分五行。理數之不可信。天地不可紀。而曆象不可推。乾坤幾于毀矣。何也。有乾無坤。兩儀不立。西象何生。禮運曰。布五行于四時。和而後月生。不

布不和。則十二月不序。而四時外。故知母受氣于父。地受氣于天。受而布四時。一母生四子之說也。母以生而配父者也。



管子卷第十四





管子卷第十五

臨菑房玄齡

註釋

周元會環生

唐

盧泉劉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蔡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

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為水所澹。而滅也。春通戰。危事也。

臨懼好謀。不然哉。戎昭果毅。處女脫兔。懼其于養全。勇必勝之。非遺其勇者也。過而沉溺。將神不揚。

日懼水。水克火。則澹滅。過而難阻。憂小事不從。大事

虞。將神不夷。日懼險。險多謀。則迷中。小事不從。大事

不吉。苟懼水禍。則事無戰而懼險。此謂迷中。方戰之時。懼有

迷中。因懼而

莫與評澹滅  
迷中因懼而

花齋藏板



險礙。進退莫知所從。故分其師衆人既迷。世必其將日迷中。言在迷惑之中。其所從則無所用其力。是以滅

亡之道。人既迷惑。不知所從。則無所用其力。是以滅衆凡此二事。皆動靜者比於死。動而敵靜者。則靜者勝矣。故我近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敵反作應者。我於死亡也。動作者比於醜。我無功。故近於醜。春通彼作。即動也。與動靜對。我動而動。信者比於距。彼能自申以敵我如此。動詘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夫靜者近於見距也。動詘者比於避。服者近於見避。夫靜與作時以爲主人。時以爲客。貴得度。靜作得度。則爲則爲。知靜之修。居而自利。既多智而又安靜。二者能容也。知靜之修。居而自利。修則居然自獲其利也。知作之從。每動有功。必其所作。常能從理。如此者。動

不以天合之。待彼作而從。期如山而如風。故守則利。戰則功。所以陰符合于兵。鈴陰節勝于爲主。故曰無爲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爲。在理之自。春通文順道也。武逆道也。道而順用之。是以貴因天。貴從時下。所謂人先生。天地刑。聖人成也。不刑則無成。不從天。則守地。守地。天地未形。先爲之政。其事乃所以候天。靜所以待動。天地未形。先爲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言將爲篡殺。凶逆之節。雖萌芽而生。此則先天而政。天乃進之。故其事不成。則被誅。戮受其刑。罪也。續按。別本註。天因人。事而生。變而天。因人。天。天時不作。與也。天因人。聖人因天。天時不作。勿爲客。不因人。天時而動。人事不起。勿爲始。不因人。事爲始。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

命於氣數。大略以參伴造。化調變。幾原爲主。楊慎評以逸待勞。不得已而應。靜與作俱可爲主。俱可爲主。貴。可爲客。唯貴。度之得。故居。則利。動則有。功。貴。知靜作之修。從。

待彼作而從。期如山而如風。故守則利。戰則功。所以陰符合于兵。鈴陰節勝于爲主。故曰無爲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爲。在理之自。春通文順道也。武逆道也。道而順用之。是以貴因天。貴從時下。所謂人先生。天地刑。聖人成也。不刑則無成。不從天。則守地。守地。天地未形。先爲之政。其事乃所以候天。靜所以待動。天地未形。先爲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言將爲篡殺。凶逆之節。雖萌芽而生。此則先天而政。天乃進之。故其事不成。則被誅。戮受其刑。罪也。續按。別本註。天因人。事而生。變而天。因人。天。天時不作。與也。天因人。聖人因天。天時不作。勿爲客。不因人。天時而動。人事不起。勿爲始。不因人。事爲始。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



皆言評才戰  
其列意端

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將建大事。必慕和其眾。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人先

生是心。天地又見其修意。有從順之形。聖人則發動而成。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正靜不爭。

動作不貳。素質不留。全其素質。與地同極。能行正靜。無所留者。與地同極。已得天

與地同。未得天極。則隱於德。未得與天同極。已得天極也。則當致力而成之。既成其功。

極。則致其力。若湯之升。而武王牧野是也。既成其功。

順守其從。人不能代。所謂逆取順守者也。則人何能代之。成功之道。贏縮為寶。則行時止則止。其道乃著。

故以。毋亾天極。究數而止。但盡天之數。則止而勿為。身退也。故窮寇勿追。蹟武必敗。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

河濬評動九  
大勝九淵是  
此意

也。守常修始。靜民觀時待令而起。言事未成之時。但事終有成也。安靜其人。謹候其

時待天命令。然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後起而應也。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也。贏贏縮縮。因而為當。必行藏順時。然後事當。成。成。

生生。因天地之形。成生。猶隱顯也。聖人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則無不成也。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

大小無。盡行之者有天下。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不利。盡行之者有天下。春通湯武之革命。順天而

應。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

先人。常執謙。中靜不留。中心安靜。裕德無求。道德無求。於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而不先求者。春通。狀兵以

人形於女色。女志曰。始若處女。敵人開戶。故女從人。

朱善純評不  
得已而後應  
此兵家上著

管子  
卷十五  
三



洗滌新評兵  
弱而曰柔弱  
陰節也

者也。不敢以先人。男先而女應。待其潰作。

因而成敗。無不勝矣。陰節勝陽。後起者王。其所處者。

柔安靜樂。能復隱處。常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清。

作也。雖復為政行德。常能謙。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

先定。先定謙柔之節。然行於不敢。則人不能。而立於。

不能。則人莫與。守弱節而堅處之。守柔弱之節。而故。

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謙順故無。秉時養人。持四時之。

其先德後刑。賞以春夏。順於天。微度人。既順於天。又。

宜以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於周。周則極也。萬物無。

之人不能盡矣。春通。月陰節。明善明者。周不能蔽也。

善於明明則極也。如此者則雖善周之。大明勝大周。

則民無大周也。明勝大周。則人。大周勝大明。則民無。

大明也。周勝大明。則人無能為大明。凡大周之先可。

以奪信。在物之先。則可以振起。而有大周之德。大明之祖可。

以代天下。可代天下。無道。取其位。而君之也。索而不。

得求之。招搖之下。招搖之。風隨斗杓。順時而建者也。

求之。招搖之下。順時而取。則可也。春通。招搖。隨帝車。

運。若四時定昏且。一歲。一日。陰陽動靜。晦明出入之。

候。出故以承大周大明。天不能違時。而況人乎。行前。

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于。

李必評倭回  
門後八卦圖  
編列于陣圖

大將。將為心。獸厭走。而有伏網罟。獸所以憎。厭其。

走者。恐前有伏。



果長春評

管子其神也

文主常武士

變常極而常

不極

物與評會即

首三會等而

陰之也

網罟。或聖人不敢以直道取天下者，恐力大禍故也。  
春通厥走其陽，節盡之時也。而我以陰勝之，故有伏。  
網罟方其伏陰，為大一。偃一側，不然不得。伏也。聖人  
 周其得，賦為大明。之取天下，知云云。文設武伏。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  
 如其不然，則天位不可得也。大武三曾，則文道行也。故能  
 行也。故能偃其武力。春通上言先德而後刑，此以武  
 而歸文。兵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故好戰必凶。  
 道守于順，春演陰符道書也。人以為談兵，管子勢權  
 書也。吾以為為談，運動靜以時。天人相因，贏縮灰生。一  
 相天地，常居陰以待陽，居靜以待作，以弱而伏強。先  
 德而後刑，故大周極于冬，冬至大明極于夏，夏至總  
 歸于招搖，居中運天，而乘時焉。時有偃側倚伏，而德  
 力文武，交三運之。運之既成，偃武修文。天下太平矣。  
 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時乘六龍以御天。各正保  
 合。萬國咸寧，其道與經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法自然故天包乎地而依于地始乎地而生于地  
 之上龍血玄黃則潛始之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治心  
 欲其靜地道也動則天矣萬物之動皆生於靜動乘  
 平天而靜不離地故曰常動常靜常靜靜矣戰危道  
 也唯安能制危唯靜能善動故首言懼水懼險神哉  
 人之心乎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曰無擾人心擾之  
 下則滑上則震溺則如水震則如險溺而沉則澹滅  
 險而湧或則迷中已心之不能勝而何以勝人此皆  
 強為而不得其時不合于天地以動而傷靜者也傷  
 則懼懼則滅則迷則昏

法自然故天包乎地而依于地始乎地而生于地。冲  
 之上。龍血玄黃。則潛始之。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治心  
 欲其靜。地道也。動則天矣。萬物之動。皆生於靜。動乘  
 平天。而靜不離地。故曰常動常靜。常靜靜矣。戰危道  
 也。唯安能制危。唯靜能善動。故首言懼水懼險。神哉  
 人之心。乎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曰無擾人心。擾之  
 下則滑。上則震。溺則如水。震則如險。溺而沉。則澹滅。  
 險而湧。或則迷。中已心之不能勝。而何以勝人。此皆  
 強為而不得其時。不合于天地。以動而傷靜者也。傷  
 則懼。懼則滅。則迷。則昏。  
 朱長春評篇中多雜越語。其古兵家流傳雜引之  
 耶。抑管子布行而蠡拾之耶。文于書中最古。談于  
 兵家最奇。最微。此兵法形勢家本論也。審勢而戰  
 戰無不勝。豈獨商周哉。漢之嚴。楚越之滅。吳都有  
 此道。魏武于吳蜀。且失  
 之。故兵危難言哉。



朱長春註  
一篇補雅似  
春秋前文  
語古而體

世正評刑法  
道德究竟必  
本于身

務士享評  
其以徑之不  
可從幸之不  
能免而身自  
先之以理自  
制之以刑是  
以身而化成  
天下者也故  
刑正而名當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善人不驚。曰

刑。刑當故不驚。如正之。所以勝服之。所以服勝之。以

刑者所謂刑也。正之。姦正也。不能也。勝之。以

勝姦。節之。身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令嚴則人

政也。如四時之不貢。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

如陽。宵晝陰陽。如日月之明。曰法。法之用。守愛之生

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利雖及人。不天下親之。曰德

德。用之恩。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

曰道。道之用。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養

之物。待德。道以明之。明是刑以弊之母。失民命。刑斷

之。養而德。道以明之。非也。刑以弊之母。失民命。刑斷

故人命。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母。徑。行命。所以終人之

不失也。遇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用法正人之志

徑也。幸也。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身惡盡。則明之以察

其生。必修其理。故以明察之。致刑其民。庸心以蔽。庸

也。不用心以斷。致政其民。服信以聽。信。聽。理。於。人。

則濫及不辜。致德其民。和平以靜。君德及人。致道其民。付而不爭。

人。被道則相付。罪人當名曰刑。罪當其名。出令時當

任而不交爭也。

曰政。令當於正。

當故不改曰法。

不改當故愛民無私

曰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眾所宜也。能立

德。

君愛無私。



程敘政評及  
重釋一翻附  
用證法

蘇軾評五岳  
四清以高深  
為威儀

劉起評此八  
字可為臣箴

張榜評風標  
連馬

宋長春評中  
言守戰至成  
之九變不言  
人之情變也  
散敘小言如  
不成章

沈鼎新評九  
變用數箇不  
然摠歸在至  
死不德必非  
二圖所能致  
朱養和評以  
張景節法道

管子

卷十五

社稷

常行政能服信乎

服信則政行常立

中和慎敬能日新乎

和敬則其德日新也

正衡一靜能守慎乎

衡平也言但能守慎則政平而靜一廢

私立公能舉火乎

但公而無私則能舉人也臨政官民能後其身

乎

後其身則能臨政官人也此謂正紀能行信正能服

日新此謂行理

謂行之日新可守慎正名偽詐自止能

則詐息也舉人無私臣德咸道

無私則不妄舉故能後其

身上佐天子

後身則先公故能上佐天子也

九變第四十四

謂人之情變有九

短語十九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

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於其間故能至成也

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

墳墓之所在也

一變也

田宅富厚足居也

二變也

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

三變也

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

君之恩厚皆在於人之致成也

他邪無所往而無得享成不往

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

利足生也

五變也

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

六變也

然則罰嚴而可畏也

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

則有深怨於敵人也

八變也

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

則祿

多故亦自為戰而不德於君九變

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

管子

卷十五

七

社稷



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闕也。

梅士享評民以九變守戰至成而不德其上，是至變而不失其至常也。君人者必兼修九者以備其民，然後民歷艱難險阻而不離其上。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

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

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

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琴瑟宮中

之樂，無禁圍也。宮中之樂所以悅體安性，故不禁禦之也。不思不慮，不憂

不圖。但在法數，故無所慮也。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

下治。但在法數，則事簡，故身不勞，壽命長。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

者，數公正，大道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

囷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強，羣臣無詐偽，百官無

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

其主矣。孟大也，遇待也，不敢以謬妄姦言，妄行以待其主也。昔者堯之治天下

采長春  
評是  
文未之國

君理者位終  
橫



何良俊評陶  
治亦有未盡  
美者必如堯  
後可

楊慎評管仲  
不改曰法典  
常而更不當  
半在民之

也此句當仍  
云不祥或脫  
商耳觀前云  
置法而不變  
法云法古之  
法知不貴在  
私智勞意勤  
力矣其云不  
可恒亦反言  
之也故下文  
云明王之所  
恒

葉水心評堯  
法如無不祥

也猶埴之在埴也埴和也音類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

鑪恣治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

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

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

不禁而止此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為而黃帝無為故黃帝之治也置法

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

法法行順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一於民也周書

曰國法有國者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亂故不祥民

不道法則不祥道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改也典

觀立改法以主於人則國理故祥也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

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服行故曰法者不可恒也

法做則當存法順則存治聖君所

變故不恒君為天下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

以為天下大儀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

莫不取法於君臣發行之也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

君臣發行之也任保也以法取人無問識博學辯說之士雜

舉之人則無請謁之舉無問識博學辯說之士雜

亂也法行則博學辯說無律服無奇行過越法制者

今止息者皆囊於法以事其主囊者所以歛藏也謂

於法上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



曰禁民私而收使之謂以法收此二者主之所恒也

廢此二者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

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

謀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毀碎於

識謂多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真能亂也衆彊

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

珍性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

動也珍性奇物此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無越

君之實用也用法為理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

不能守也然故謀杵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

亂法惑上衆彊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謂

陵於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鄰國恃權能廢

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請用私恩誘剪公財以祿

私士謂剪公財以祿私士此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

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大法之後聖君則不然卿相不

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

固守之羣臣修逼輻輳謂各得自通於以事其主百

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道從故曰有生法有守

河海評推私  
最善注

沈氏新評法  
守則亂侵離  
或自不能動  
但患君不能  
用



周元會評只  
一法言君臣  
民亦不能易

沈鼎新評主  
之危生于無  
斷則象無  
猶指同矣

曾彥評六  
柄奪是以  
四位失

管子 卷十五

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君始制法。守法者臣也。故曰生法。

臣則守法而行。法。於。法。者。民。也。人則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君之法。

法。此。謂。為。大。治。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危主也。夫。愛。人。不。私。

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

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

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

為。私。罰。之。為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政教。

正。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不。

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於臣。故曰。

失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三。之。所。操。者。六。生。之。殺。

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

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

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稟。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

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既至於奪

柄失位之後。欲求令行不可得。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

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故有為枉法。有為毀

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貴不

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

管子 卷十五 七



事解見 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若

下文。奇邪則敗。故

音羈。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故

心而從。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則

善也。置儀法以改也。如列星之固

失字當作以謂聖君如天地之堅。聖謂

以度量置儀法也。尊勝。如列星之固

自左至今不見。如日月之明。無私。如四時之信。寒暑

天星有虧敗也。君能苞上之四事。而失君

來必。然故令往而民從之。故令往人從也。

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

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

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身不能是以

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長布非彼幸而得之

則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

若不得所幸則怨。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

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願臣而行。凡有所行

楊慎言五  
考證奪和  
夫位之道

管子 卷十五 法法



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

言近者特親以要君則君從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

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君亦聽之治

世則不然不知親疎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

殺戮人者不怨也殺當其罪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功

受賞故不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

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句以聽於上句恐

績拔句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胸臆也

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

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凡私則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

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

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讞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

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

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

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

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

罰遵令而行故非已致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成失

張煥評虛  
何法上非  
守法不能

宋義和評詞  
理俱好悅  
私說益公法  
損言之骨



魏權評趙州  
取友光音照

有功法所不  
茲。故罪厥。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  
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  
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效矣。  
舉也。賞不從令。是  
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  
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  
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梅士亨評國必法於法。而後其國正。臣必能守法。  
而後其法行。君必為法主。而後其法尊。夫法雖自  
君生而君不可意為生也。故法頗令虧。敝與失位  
奪柄者等。而有私。即壅蔽不行。夫君臣天地。以為  
位。小民衆物。以為象。可私乎哉。審於道教之間。而  
公以行之。豈以私之任法以國治者也。

郭正域評不  
自法斷難以  
法人列刑以  
弊更甚于法

朱長春評。嗚呼。公素者。此言乎。有本標。有表景。曰  
任法以法下也。法于何舉。下于何憲。其言置儀設  
守。檢六處。四我無離而下無奪。乃以不自法。法而  
法人乎。當其失之便之離之矣。上離之。下收之。矣  
禍甚哉。非與斯所同學同術。而壞古叛教。以禍天  
下者。以故書焚儒坑。一棄先王之則。仲尼之誦。而  
付天下於法吏。以愚天子於恣睢。主胤桎梏監門。  
而竟莫為。薛屋之匹夫哀哉。天如是乎。則斬艾萬  
民以騷一人。而為君生民。不為民作君也。法士當  
七國之末波。七王之廢。自欲行其說。而度世主  
必不能行其說。則以其便樂逢其心中之。而後在  
吾法。以畢行吾意。所謂務人而不務矯。務苟且而  
不務衡。務取一時自計。而不顧人國久遠也。卑哉。  
張痔恩鼠之最下流矣。幸而天不終禍世。以借秦  
為鑑。猶且後世之與王出入不免焉。故立論者。可  
正勿偏。可拂世。勿阿世。可以演卯先王之道。而不  
可亂也。道萬世不可易者也。觀于亂。而識宋  
儒之反。亂正心誠意一時之迂。萬古之式。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不齊辨

宋其春評文  
與任法相似

中不至私人

之門不一至

庭百慮其家

不一國國又

忠臣死于非

罪邪臣起于

死易美言可

市他日出言

可耳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法明故國治所謂亂國者臣

術勝也臣術勝則私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

也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百官識非惠也刑罰

必也必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又知刑罰必

門行無妄求免罪也故曰共道專授則失若君有所

衆心而專之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

無所稟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留下情求不上通

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下

政評法  
立則四亡百

楊悅評不兩  
不二惟法之

雖欲上通中道為左右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

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

也不為惠於法之內也不屈法以動無非法者所以

禁過而外私也外遺威不兩錯臣行君威政不二門

臣出政是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巳言能以法理國但

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則詐偽何施有

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以權衡稱之有尋丈之

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

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下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



用矣。交合則自進。官何須求用。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

賞以毀為罰也。以毀譽為賞罰。則官自然失理。然則喜賞惡罰之人

離公道而行私術矣。行私術自然得賞。安用就公道而求乎。比周以相

為匿是。比周者凡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忘主成交以進其譽故

交眾者譽多。為交友致成。其譽自進。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

主多矣。是以忠臣成於非罪。朋黨共毀之故。忠臣非罪而成。而邪臣

起於非功。朋黨共譽之故。邪臣非功而起。所成者非罪所起者非功

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而致禍故重私而輕公。

矣。十至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交私為朋黨者也。不一至於庭

君  
百慮其家不一圖  
重私輕公故也  
屬數雖眾非以尊君

也。所屬之數雖曰眾多無不黨私故非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各

任國事。私故不任國事。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

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

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能。官各失能則與無人

同。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

功不自度也。設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條故不勞自舉度也。故能匿而不可

蔽。苟有材能則法自舉之不可隱蔽也。敗而不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之故不可虛

季必評明別  
著法之為也

飾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之而不能進也。而誹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誹



之而不  
能退也  
然則君臣之間明別  
謂賢不肖有功者  
明別  
各明白而分別也

則易治也  
明別則無偽  
主雖不身下為  
謂不身  
而守  
為其事

法為之可也  
但守法則法自  
為之不勞身也

梅士享評言人君當顯明其道以為法擇人也夫  
舉錯者治世之大權也舉錯一不正而有譽者進  
有黨者庸則臣民徑實以成風由是權出于下君  
臣之間不明別而法亂矣夫先王以法擇人不  
舉况以譽舉乎以法量功不自度况以黨進  
此法之所以明而臣民無重私以輕公者也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  
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  
從故法可

聖王享壽言  
為君者必擇  
關於道與法  
者必毋擾民

以所惡為民  
以所不欲民

既心服體從  
然後亂義之

教可興故曰  
正世調天下

言必民情謂  
然後法立而

國正也

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  
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歛竭

民財急使令罷民力  
使令急故財竭則不能無侵奪

人財竭則侵奪力罷則不能毋墮倪  
倪傲也謂疲民

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

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

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

政寬百姓薄賦歛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

飾智在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

管子

卷十五  
十七  
管子



沈維垣評人君觀人皆勝予而立法則要勝人

何濬評頓跌動極處處生

養水心評陳法須從民欲長上著精神

黃震評與民自利害故法

而變也。也。麻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

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者莫貴於

勝所謂勝者決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

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

謂廉蓄而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威必足以勝謂勝

勤力也。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五帝三

日非一。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

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

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僻則難化須厚賞

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

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

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

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為

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

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

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強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

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

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



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爲天下致

剷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貪行

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

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也。多反傷人也。

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民

危。良人爲盜所害故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

每事當其務則理也。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

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恃爲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

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

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

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

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至於利人則止而勿理也。

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

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勝則無不服。故君道立也。君

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

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

不察也。

朱長春評又  
回顧貴勝法

制後良評  
聖民情

朱長春評。此等文。浸易濡下。世運三代之末。其文  
運亦然。天所貴法古。法其盛。不法其衰。周秦之文

管子 卷十一 不齊



衰矣。不善法者。從其易而溺之。同日先秦而不知  
微齋亢宗。不可同年而語也。漢之賦文。六朝唐之  
詩。皆然。以東京進西以宮體雜齊梁。以晚當盛。人  
皆笑之矣。惜乎唐宋之反古者。不辨於此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梅士李評富  
國必本于農  
事未作文巧  
禁則民自趨  
農此過流以  
歸其源也民  
歸農當軫念  
其苦毋橫征  
以困之民粟  
多毋坐聽其  
流當有術以  
均之此先王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年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

所以成王業之本也

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國富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未作文。巧未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

謂必務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

疆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未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未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

可供五日。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

本事而事未作。舍本事而事未作。則田荒而國貧矣。

朱長春評禁  
未止奇不與  
後靡才盾乎  
一國何以行  
之故管子雜  
家蔡登之書



張榜評論  
四倍而列三  
年前帶一子  
後布置之法  
甚奇

沈鼎新評有  
此四主民如  
何表則因貧  
之病更倍于  
宋巧

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

稅不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

時而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

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秋糴以五春糴以束是

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工糴之。至春出糴便收。故

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

也。下開市府。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生一。斯輿之事

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

之什一。計四時常丁所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即大

故逃徙者刑。謂有刑罰而土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

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

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獲。中年畝二石一

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

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

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雖農亦通於事業也。終歲之利無道相過

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

故日民作二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

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

劉勰評此又  
一法



朱長春評霸  
不務德而務  
于兵故粟生  
之而隨在之

朱養和評粟  
閔三歸宜得  
不重農

朱養苑評地  
歸本農事上  
面或恤或均  
皆富以儲強  
之術

之國以粟生而歿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粟生  
 而不成者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粟也者民之所  
 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粟也者地之所歸  
 也積粟既多或有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  
 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  
 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皆舜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  
 為民除害與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與利者利農  
 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人粟多入  
 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

易習謂改易其常習歐眾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

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  
 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  
 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  
 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  
 之曰寄生之君謂斃寄為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  
 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生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  
 塗因治國之道也

朱長春評凡言富皆書中精言此管氏本術也至  
 者必其遺書不亦去管未遠治其家學而善子計



在春秋之末戰國之首耶戰國之主主富國而黜  
富民一概急之以法死之而以生之亂之而以治  
之國可  
莫乎

管子卷第十六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唐

蘆泉劉績

續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一

叅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楊慎評其精  
氣人微莊生  
繪風風斯下  
矣

朱長春評內  
業玄所謂內

丹釋所謂內  
典也專主謂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也精謂神之至靈者下生五穀上  
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  
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杲乎如登於天杲明杳平

如入於淵女教乎如在於海溟也卒乎如在於已



道  
梅士評此  
篇論理有精  
妙處錄其佳  
者

人有氣則存故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以力止之氣愈去  
如在於已也靜心念德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其  
而可安以德氣自來也  
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春通敬守勿失是謂成德  
有為不如無為調息不如自息敬守勿失  
不失氣德成而智出  
德自成德成而智出  
定慧得果春演果乎如登杲乎如入溲乎如海卒乎  
如在已四言馮道業節侯狀丹功進退終始後世道  
訣無以及也此理至微此言亦至微不可言顯可神  
會會之字字皆丹下承不可止以力四語并作法備  
矣且暮解在能者此處政不容力也知出其定之慧  
乎果得其証之成乎西方秘密具矣大學能慮能得  
其是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自充自盈而無虧也自  
耶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自充自盈而無虧也自  
生自成凡此皆得安心法故也  
其所以失之必以

李泌評神因  
無方

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能去憂樂喜怒欲利  
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守其所而能濟成也  
見可欲使心不亂欲既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  
已去餘情何處嘗脚折折乎如在於側  
利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折折乎如在於側  
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折折乎如在於側  
忽忽乎如將不得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若在其側如  
渺乎如窮無極遠如欲窮之則無其極此稽不遠日  
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之則日有所用也春通若  
春演心為神室言心神已具矣養氣之後只當養神  
反濟而安和稽之不遠日用皆是物也如在側如將  
不得如窮無極狀神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自形內而  
之妙亦稽神之法取



孔頴達評不復不舍精微

沈氏所評與我俱生我亦是神月耶指耶從何處區別

張嶠評心靜理氣得養氣

宋慈通評曰從纜開落二乘可徵會此

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虛。其往不復。其來不舍。

既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不復。雖其有來。無處可舍。

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於極。則方寸虛。道淫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

之君子。淫淫乎與我俱生。道故曰與我俱生也。

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常

謂之道也。春演氣合神。神合道。道固而形充。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道之舍也。不見希

不聞。夷希夷而道成。成而序。其有序耶。無序耶。業者內知。春演無音。卒乎無形。淫淫乎在於心。即與我生

矣。神之來也。妙如是乎。有見有聞。何以得是。日卒在。心曰淫淫。生登彼岸。在舟不知。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音。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

止。若靜心。則氣自調。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之以

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則道在

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及。

穿之則眇。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所以亂。修心

靜音道乃可得。春通多言。數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

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

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修心。則外形自正。也。春通惟玄。惟默。無視無聽。形將自正。道將

來。人之所失以成。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

以成也。



菴賦評起語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生。

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命之曰道。

天主正。平分四時。天之正也。地主平。均生萬物。地之平也。人主安靜。無為而無

不為人之。安靜也。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

為地之枝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故聖人與時

變而不化。時自變耳。聖本不化。行物而不移。物遷而從之。聖本不移。能正

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

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自可以為精舍。心者精之所舍。精

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光精者為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能生。生乃

思。生則有心。思乃知。思則知。知乃止矣。成智則知是

日無思慮營營日不可以思。日多知為敗。日無知無

得。此言思知何也。形成神生。心成心生。孰知生之子

死乎。成之為主乎。止而無思。無知道生。生而有思。有

知道止。定慧相生。知止能得聖。如是佛如是。心之思

知天也。道之思知天也。人人無。凡心之形過知失生

天入天無人。無人人亦天矣。凡心之形過知失生

安心之法。智遊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

其度。則失其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

一。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

物事自變化。以為神智也。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

棄水心評無  
翁有君故不  
易而神智生

一云矣  
道入

郭正誠評不  
文不移定  
之示



身和語  
五無非  
身

事加於人。則無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

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之謂形不正。德不來。中不

靜。心不治。正形謂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

德也。春演淫然自至。至者知不至。不知自至者有強

至者神明之極。照乎知。照智者神萬物中義守不惑。

若常守中。不以物亂官。官亂不以官亂心。食官則

是謂中得。能忘官貨則有神自在身。中得則神一往

一來。莫之能思。神不測者也。故失之必亂。得之必治。

謂神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寧念

治之。寧靜思念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得

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

慮也。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則無過道滿天

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一言之解

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踏滿九州。若能解道之一言。則

於九州。蟠何謂解之。在於心。解道者在我心治。官

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言官之治安。治之者。心也。安之

者。心也。治之與安。心以藏心。言心亦藏心之中。又有

心焉。以心藏心。故心中又有心。春通心一而道與人

二道之生於心。二。人之生於心。亦二。二之皆又

慎評除乃  
深除義即所  
謂虛其胸也

淨正評以心  
治有者虛解

在齋莊極

五



有心也。心以藏心。以彼心之心。謂心中所藏之心。音以先言

我之神。定其元神。言從音生。音然後形。有音然後見也。形然後言。有形則言然

故音先言。音然後形。有音然後見也。形然後言。有形則言然

後使。有言則出命。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使而達亂。亂乃

死。亂則凶禍。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

而笑。內藏以為泉原。內藏於精。則無浩然和平。以為

氣淵。言精既浩然和平。則淵之不涸。四體乃固。生氣

不有竭涸。故泉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竭。乃

能窮天地。被四海。體固竅通。故能壽。中無惑意外。無

邪蓄。邪蓄生於惑意。故內無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中

則外不逢天。蓄不遇人。害。天蓄人。善能神不全者。而

秋水非其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

筋信而骨強。但能正靜。則皮膚自裕寬。耳目自聰明

深于道。所以充形也。根心生色。德符養徵。神藏其中。

非形何驗乎。形非舉肥之謂也。神有居其形者也。皮

膚裕寬。此理諸家少發。面如鼓。頭餘皮。項有乃能戴

大園。天而履大方。地鑑於大清。道視於大明。日月敬

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充

道。是謂內德。發行於道。然而不及。此生之忒。忒。差也。不反守

朱長春評使  
然後治不同  
有為之學也  
經曰心使氣  
曰強益生曰  
評  
沈鼎新評精  
氣生故體  
固而邪惑銷  
此中消息

純樸謂形充  
經道深



朱長春評凡  
道此下語精  
理真是經言  
然大約管子  
中論道時抱  
雜不一且精  
于微未妙于  
化猶以識人  
非以神解有  
之無非無之  
無

凡道必周必密周密則必寬必舒必堅必固寬舒則必堅必固

堅固則守善勿舍勿舍則逐淫澤薄既知

其極反於道德知極反德則全心中不可蔽匿有

於外也。和於形容容和者見於膚色善氣迎

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

鼓謂全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心氣之形明

於日月察於父母全氣發形於外則無不耀無

乃能比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懲過刑畏

本無過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自慕賞不異刑意氣內

心意定而天下聽心意定則理明搏氣如神萬物備

存搏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能搏乎能一乎搏

一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吉凶在於逆順故能止

乎能已乎謂正而求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求者

自得者明春通逐逐役不休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

人者也能止能已舍人而得已思之思之又重思之

求已者必須再三思之也春演思之重思與思誠理

合若說何思何慮解心釋神則此墮有彼入無耶即

沈維垣評氣  
能結聚則家  
花不窮

齊自至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不通則或致鬼



曾彥評精氣  
之通天地一  
體何況于鬼  
神

何俊良評  
忘樂忘心  
布然穆然

神為通。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能致鬼神  
 其力。蓋由思之不。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心。耳  
 目不淫。雖遠若。言既體正。氣靜。意一心搏。耳目之  
 而成也。春通鬼。思。索。生。知。近而遇。思。索。其。知。台。生  
 通之。萬物備存也。慢。易。生。憂。疎。慢。故。生。憂。暴。傲。生。怨。殘。暴。傲。虐。傷  
 也。憂鬱生疾。憂。鬱。故。生。疾。疾。困。乃。死。既。疾。而。困。可  
 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藏。困。不。蚤。為  
 圖。生。將。異。舍。既。已。內。困。外。薄。尚。不。圖。之。如。此。則。食。其  
 若無飽。飽。食。者。善。閉。塞。思。莫。若。勿。致。致。思。者。多。困。竭。春。演。善

外長者評道。家三要。精化為氣。氣化為神。神不可  
 言也。故以精氣為業首。人以精生。既生有氣。氣神  
 相依。人乃長生。養氣政以養神也。孟子不動之學  
 理。與此合。此言內業。便具許作用節候。頗與廣成  
 陰符相參。後丹經火  
 記。則此業之支流也。

封禪第五十 元篇。今以司馬遷封禪  
 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禘篇一

趙用管評  
篇已下多非  
管子書語意  
大不類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

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梁父東。處義

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

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



岳正評封禪  
諸山敘列周

崇水心評  
之三六

管子 卷十六

管子 卷十六

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在牟陰。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縣或云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將上山縛束其馬懸鈞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窺以辭因

此篇新評  
和法真若  
五卷四

善力者無傷故思之重思之而勿致勿致思者可以思矣節適之齊彼將自至也言能節食適思常莫過中則生將自至地出其形以合此以為人。言合天地精氣以成人。和乃生。二氣和乃成其生也春溥和乃生天之為也。知養其所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微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見至於微驗又不知其類也此以長壽。和之情類雖不可知見但能平而正則和氣獨植於凶中論其適理又不離心如此。可以益算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若忿怒過度則當圖而去之。節其五欲去其二凶。喜怒過度皆能為害故曰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

管子

卷十六

管子 卷十六



安正評詩樂  
禮敬非耳非  
指

胸。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既平且正。獨擅於胸中。  
也。春通精不見。微不類。冥而內養。一而外通。和之道也。論治于心。所以察和而平正也。節五欲。去二胸。所以守和而平正也。凡人之生也。

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

詩。詩有清風之。慰故能止怒。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

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

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充謂過於飽。大攝骨枯而血涸。大攝謂過於飢。

謂過於飢。血涸謂血銷滅而凝滯。充攝之間。此謂和成。攝得中也。和暢而有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舍於和成。飢飽之失

度。乃為之圖。圖之令合於度。飽則疾動。飽而疾動。則食氣銷。飢則廣思。

飢而廣思。則忘其飢。老則長慮。老而長慮。則遺其老。飽不疾動。氣不通於

四末。四末。四支。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老不長慮。困乃

遯竭。令老則益困。而遯竭。春通虛能靈。飢則虛矣。思廣以通之。廣故能容虛。故能化。故其飽可消。定

生慧。老則定矣。長慮以生之。慮故神來。長故神遠。故其困不竭。大心而敢。心既浩大。故神來。長故神遠。故其困不竭。大心而敢。又能勇敢。

寬氣而廣。當寬舒其氣。其形安而不移。固故不移。能守一而弃萬苛。能弃萬苛也。見利不誘。見害不懼。

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比於雲。

意之。行氣似天。之布雲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和。故生也。憂則

失紀。怒則失端。憂怒過常。則失其端紀。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

和潛評度處  
慮長正以  
共神

沈萬新評太  
和委和必此  
一脈便不生  
故言憂怒悲



而歡先之

則害道。故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道無所處。若遇廢亂則當正之。

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但任平而往。福則自歸也。彼道自

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之謀。則意動而

謀謀則道來也。養生曰為。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

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在心一來一逝。靜則來。躁則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

之以躁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

屯泄。句中無敗。謂勝理丞達。屯聚泄散。故句中無敗。春通得和。則理平。而丞之。不和則此

動而泄之。有道却走馬以糞。無道戎馬生於郊也。理丞飲和也。屯泄發陳也。敵不難威。故句中無敗。節

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場與評內著  
數章恭同道  
慈無以過之

沈問辨評無  
祥瑞而欲封  
禪則後心空  
奕

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鄗上。也。鄗音

臚。鄗上。北里。皆地名。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靈茅。所以

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鱧。西海致比

翼之鳥。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鵜。鵜。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

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

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梅士亭。諱不受命。不得封禪。此管仲匡君之正也。

乃桓公自矜無異。三代之受命。則君心侈。侈則不

可復約也。因設為地。瑞天祥可致。而不可致之物。

彼桓公者。寧不愧于蒿藜之不可為嘉穀。鴟梟之不可為麟鳳。七十二代之事。兩效而不可效也。族不爭。封禪而封禪。自止。易曰。納約自牖。終無咎。仲



之謂也可為師  
臣大臣事君師

小問第五十一

稷篇二

宋長春評小  
問小史也內  
外傳時有諸  
子亦時有此  
中佳者人古  
浸者不足損

宋長春評小  
義大所以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  
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

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謂勤力於地種

其所動作必合於天時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

奚為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義也存亾繼絕而救

無罪此廣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

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

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

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

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

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其城不固此謂攻也

公曰然則取之若何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假借

之厚而勿欺厚謂重之以德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

之精材若何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

而十之不可為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貴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

十常令貴其一分不可為定數如此則天下精材可致也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

戰勝評戰勝  
攻取無如得  
小全守

何俊良評  
管有勇夫何  
說精材



曰三倍不遠千里酬工匠之庸直常三倍他處則桓

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

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

用貨為反間則知其先後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

對曰以奇奇謂權譎以勝敵也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

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聞多見齊其所不識則

知天下過矣吾之所識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春運不出戶知天下自性具萬性一徹則俱徹非天下不

可識吾有不識也語無公曰守戰遠見有患為國者必入守

出戰今吾於此二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

之難守戰之難必致死然後為君視聽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誠信

然後為君視聽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

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闇也苟不灰不信則守闇戰闇外闇故曰

三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

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愛公曰

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國也人既

而哀墳墓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

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不我欺桓公問

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苦也

詞濟評觀三  
爾益知民不  
阿無死信

湯侯評以不  
識自小則識  
下進以戒字  
通



行參評四者  
與子民之道

管子

卷十六

在齊諸君

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煩力從則止而不來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賭其善也何為其寡也

謂四言雖善然以之理國恐其太患在不分行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

不在寡少也該備也謂四言足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

何為其寡也備千里之化不為夫牧民不知其疾

則民疾疾謂憎嫌之也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

多詐設詐以避罪也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創其力來者驚

距驚疑也距止也聞其後煩則疑而止也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

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既善雖然不但如是而已

更有何事以行此四言也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也謂主能得信又極忠也嚴

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說管

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

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謂恩澤之命不有渝變如

此者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仁者忠於人也堅中外正嚴

也質信以讓禮也主行於信又能遜讓如此有禮也桓公曰善哉牧

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

時先恕飄風暴雨不為人害涸旱不為民患百川道

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

程敏政評傳  
靈華百英粉

梅士亨評政  
造時易是謂  
救時之相

管子

卷十六

十四

在齊諸君



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

善歲以充倉廩。善歲謂有年。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

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振正也。禮樂者所以止人淫放。此謂先

之以政。飄風暴雨為民患。涸旱為民患。年穀不熟。歲

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

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

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也。其施之

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

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

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

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難以實對。故推令問叔牙。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

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

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豐臣教。則君能制臣。故可以

王。今君之臣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

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通繆。無所比。可謂遠於二三子也。皆塗而漸以取進耳。欲

王天下。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

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且輔成王而治天下。僅

古証今公始

黃帝評轉移  
變稱以教也

梅士京評桓  
公不能上管

子豈下知而  
待鮑叔牙鮑

叔牙又豈不  
知而待賓胥

無特以桓公  
九合諸侯之

後念頗自矜  
而空下道諫

猶恐意瀾故  
管子不自言

而管召鮑叔  
牙鮑叔牙又

不自言而敢  
召賓胥無符

琴賢至而後  
古証今公始



不能不祿于  
世澤之薄而  
主之難也此  
善引君子道  
也

沈氏新評孰  
和親中自有

宋長春評傳  
馬棧工于後  
粟末工于前  
美浩浩乎工  
于下上此小  
問之為言與  
濟滄古音語  
口謂芳芳不  
也

劉總評先愛  
先定諸前源

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

若二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吾欲勝民。言欲勝為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

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勝民為易。夫勝民

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

而謁有罪者償。謂疏錄獄囚謁告數省而嚴誅。數省

嚴其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

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禍亟及於身。二世嚴

望雖能不久。雖能勝人則人持莫之弑也。危哉。持謂

執也君之國岌乎。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亦對管仲

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圉養傅馬棧最難。謂編次之

也。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曲

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

則君子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

無所施矣。喻君子用

相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

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意外之不善者。四封

之內



見愛則人致死。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

鄰之敵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是故先王必有置也。

然後有廢也。巴國有危然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

巴國然後可以害他國也。利能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殺生以血澆落祝鳧已疵獻

昨。祝祝史鳧疵其祝曰除君苛疾。禱令除君與若之

多虛而少實。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桓公不說

瞑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

君之若賢。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

尤凶新評君  
好善名方能  
除苛疾去虛  
實祝鳧言謂  
善導

仲復猶告也管仲以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祝史誣君之

謀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惡君怒而將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

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

者君乘駁馬而泐桓。迎日而馳乎。泐古公曰然。管仲

對曰此駁象也。駁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

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

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耻也臣使官無滿其禮

士善許善

公為欲

八外殺食其

肉而舍其肝

其臣私演出

使還報命于



原自朝腹實  
而納靈公之  
肝於是桓公  
聞而存衛使  
管有若臣管  
仲得不救乎

朱長春評粟  
未兩喻即  
管之品也  
之粟利馬守  
禾之和利用  
合故九合一  
匡中能之仲  
死而齊戎車  
不駕會擅不  
乘則隰之林

短耳為死血  
二陸也  
子年四而  
遂衰然則守  
亦何容易乎

周元會評事  
亦奇詭

三。三加其禮。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識不滿之意。纔皆不滿足。

死是。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知其君小人也。桓公果不

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秦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

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

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卷者城。苗之纖芒在外有兵刃。未敢自恃

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故曰名曰粟。粟則謹促之名也。此其可比

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駒駒。胡絹切。目搖也。乎

何其孺子也。駒駒。柔順貌。穀苗始至其壯也。莊莊乎。

何其士也。壯。謂苗轉長大。莊莊。矜直貌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

其君子也。由由。悅也。實貌。茲勉謂益。有謹厲。茲免。與滋勉同。天下得之則安

人以殺。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此其可比為命。

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闕然止。瞠然視

圖。住立貌。瞠。驚視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

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

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其焉。冠右祛衣走馬

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

管子 卷十六 十八 花齋藏版



惟垣評仲  
知果神

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心。桓公使管仲來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

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

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于戰。于汪邊地

未亂不得入軍門。觀也國子摘其齒遂入為于國

多。戰功曰多言於于百里後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

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

哉管子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

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水浩浩然盛大魚育

育然相與而遊其中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未有室

家而安召我居。言誰當召我授之配甯子其鈔室乎。

張橫譯欲在  
初後有以云

梅士亭評以  
管子之才而

不難師管子  
神詩曰未詩

矣若無以下  
管仲之謂乎



季必誦書于  
其事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

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

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

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公

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私於是乃令

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君今不令相代彼亦知君覺已必

也當未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饋者延而止饋謂贊引賓客者也

與之分級而上公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級而上謂使之就賓階也問焉曰子

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

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

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度之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

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

清靜者纒經之色也溲然豐滿心在兵武形氣盛故其貌豐滿而手

足擗動者中身外形必應故手足擗動也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

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莒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

對即知其言莒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

服者唯莒於是唯莒不服於是知之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

以微躬明此之謂乎言以形色之微知伐國之明也子其坐寡人與

揚嘆評言此  
口不擗而  
擗為見竹  
精可畏哉

或云能之

桓公與管仲

管子

卷一

二十



子同之。同伐言之謀也。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

仲。曰。君予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

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

矣。

管子卷第十六終

